

清宮三十朝演義

許嘯天先生著



第四册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1061B

建國書社出版小說如
有塗改撕毀照價賠償

清宮十三朝演義卷四

海
書
館
藏

許嘯天撰
施濟羣評

第五十一回

燕瘦環肥

國外蓮色

藏寒送暖宮內納姬

却說嘉郡王平日和那班文學大臣親近，頗懂得詩書，舉動也文雅，性情也方正；自從這一次游過喇嘛廟以後，頓時把他一點孩兒的心腸引邪了。這時大家忙着預備慶祝萬壽的典禮，也沒有人去留意他；不知怎的，他和一個漢章京姓侯的小姐好上了，兩人常常背着人幽期密約，暗去明來。後來給章京知道了，索與把他女兒悄悄的送進郡王府去，嘉郡把他藏在府裏，朝夜尋歡。合府的人都稱他侯佳氏；後來郡王娶了喜塔臘氏以後，把侯佳氏封做嬪，那時還有一個漢女，選進宮去的劉佳氏，封誠妃，一個鈕祜祿氏，封貴妃。這都是後話。如今且說乾隆帝到了萬壽的這一天，在萬樹園裏受內外臣工的覲賀；這時熱河行宮裏，樹頭屋角，都紮成壽字燈綵。萬樹園闢出五條寬大的甬道來：正中一條，是宗室王公；左首第一條，是滿蒙親王貝勒；第二條，是西藏廓爾喀回準兩部的藩臣；右首第一條，是英法俄荷各西洋使臣；第二條，是日本朝鮮越南緬甸各國王。各分着班次，左右侍立，好似天平山上的石笋一般，靜悄悄直挺挺的。偌大一座園林，站得沒有一方空地。那外國使臣，革靴高帽，站在領頂輝煌的許多大臣中間，煞是好看。英法各國使臣，原不肯跪拜的；祇因要求和中國通商，也勉強隨班跪拜。皇帝看了，十分歡喜，便在園內賜宴看戲，熱鬧了三天，纔各各告辭回去。乾隆帝這時，忽然又想出一個新鮮玩意兒來：原來乾隆帝是很好色的，他到了

熱河，雖新收了許多妃子，內中要算喀刺沁妃和堪固妃最寵愛的了；後來他見各部落藩王帶來的女眷，都打扮得異樣風流，尤其是那西洋女子，長得天然白淨，風度翩翩。皇帝不知不覺厭棄自己的妃嬪了，便暗地裏授意給和珅，說中國皇帝，受萬方子女玉帛的供養；如今玉帛有了，獨少那女子。如今朕須選幾個外藩的子女進來，養在行宮裏，朕早晚和他們盪桓着，也可以采風問俗，和珅受了這個旨意，格外高興；同相府去，和他的親信幕友計議着。那幕友便獻計，先打派人到四處去採選外藩秀女，一面在行宮裏趕造起一座列豔館來。不到半年工夫，那房屋也造成了，美女也送到了。皇帝在如意洲裏，召見各美女。如意洲，原是乾隆帝和妃嬪尋歡樂的地方；裏面有一座鏡廳，四面嵌着落地的大玻鏡，人走在裏面，照在鏡上，立刻化成十多個影兒。皇帝在這裏面看美女，那班美女，有的從蒙古選來的，有的從滿洲選來的，有的是從朝鮮選來的，有的從準喀爾選來的，有的從回部選來的，有的從西藏選來的，有的從日本選來的，有的是從琉球選來的，有的是從安南選來的，有的是從緬甸選來的，有的是從暹羅選來的，有的是從南洋羣島選來的，也有從印度選來的；一共是十三處地方，每處兩位美人，一正一副。皇帝一一傳到御座前去，細細賞識一番。每喚進一個美人來，由宮中的管事媽媽上去，解開他的衣襟，搜檢一番，纔許他近御座去。又有領班的保姆，教導他跪拜的禮節。那班美人，也有濃脂豔粉的，也有淡粧素抹的；他們初近天顏，都有些羞怯的樣子。皇帝却和顏悅色的問他們的話，有不懂話的，由通事女官在一傍傳話。皇帝看到合自己心意兒的美人，便親自伸手去扶他起來，拉近身去，看他的手臉。內中有一位日本美女名千代子的，長得柔媚肥

豔；一個印度美女，長得俊俏活潑，一個西洋美女，長得白膩苗條；最叫人弄了動心。當夜皇帝便把三位美人留下了，在如意洲中，一連七天，不放出來。後來聖旨下來，封西洋美人爲列豔館第一妃，千代子是第二妃，印度美人是第三妃。後來皇帝獨幸第一妃三天，纔到列豔館去，遍幸諸美女。講到那列豔館，又稱魚台行宮；一面造着十幾座院子，每一座院子，住着一處的美女。中央造着賞豔行宮，皇帝每天住在賞豔行宮裏，把那各處的美女，一個一個輪流着傳喚進去臨幸。每臨幸一個美女，仍照着宮中舊例，把那美女上下衣裙脫下，那管專太監拿一件大氅，把美女的身體一裹，背到御榻前，揭去大氅，那美女投身坑上，從皇帝腳邊爬上去，並頭睡下；內中有幾個美女不慣的，祇因害羞，便悄悄的去吊死在院子裏。管專太監奏明了皇帝，把屍身背出去，便在園後面葬了。有時皇帝高興，便親自到院子裏來看望美人。那院子裏的裝璜，完全依着美人在家鄉的格局。有時美人們想起家鄉的食品器物，和珅便打發驛卒，千里萬里外去採買回來。皇上最愛到第二妃院子裏去，那院子紙窗木屋，纖潔無塵；進門便是坑，一走進屋子，便脫下靴子，倒在坑上，拉着那千代子，什麼都玩了出來。後來給第一妃知道了，心懷怨恨；他覷着皇上不在院中的時候，趕過去揪住千代子的頭髮，兩人在坑席上廝打起來。宮女們急報與皇上，皇上親自來喝住；又拉着第一妃的手，到他院子裏去住宿。那第一妃的院子，一式西洋裝扮；第一妃又親自做着菜，孝敬皇上吃着，別有風味。皇帝在他院子裏又住了三夜。到第三夜上，那皇上正好睡的時候，忽然那千代妃子手裏拿着東洋刺刀，跳進屋子來行刺；那西洋妃子急舉手攔時，那東洋刀是有名鋒利的，早把那西洋妃子的右臂削去了。

皇帝大驚失色，內侍們趕來，把千代妃子擒住；皇帝大怒，喝叫推出宮門，腰斬。那春阿妃知道了，便連夜來見皇上，勸着皇上道：「那班美人來自四夷，野性未馴；皇上萬乘之軀，當自己保重，不可過於留戀，免遭非常之禍。」這一番話，說得有情有義；皇上見了春阿妃，不覺想起舊情，便又臨幸到春阿妃。中去。從此皇上對於列豔館的性子也淡了些。這時候又到殘冬，明年春天，有兩件大事，不得不同京去。怎麼兩件大事？一件是嘉郡王大婚；一件是四庫全書鈔寫完功，須得乾隆帝親自去察看一回。當時便帶了幾個寵愛的妃子，從熱河回鑾進京。第二年便是嘉郡王大婚之年，嘉郡王娶的幾個妃嬪，前面已經說過；祇因他是皇上最寵愛的皇子，乾隆帝特賞一座郡王府，府中房屋寬大，陳設精美。到大婚這一天，自有一番熱鬧。那喜塔臘氏，又長得美豔豐潤，夫妻兩人，却也十分恩愛。這一年，因郡王大婚，宮中的買賣街，特意延長到三月。乾隆帝每天帶着新媳婦和幾個得寵的妃嬪，在街中游玩。這時和孝固倫公主已是十六歲了，皇上格外寵愛他，也帶他在宮裏天天逛着買賣街。那公主舉動活潑，語言玲瓏，皇上常常逗着他玩笑。這時和珅也陪在一傍，起初公主見了，不免有害羞的樣子；乾隆帝吩咐他去拜見丈人，從此以後，公主見了和珅，便喚丈人。和珅也常常逗着他說笑。有一天，皇帝一手拉着公主逛買賣街去，和珅也陪在一傍；那公主一瞥眼見估衣店門口掛着一件大呢氅，心中十分愛他，悄悄的對皇帝說，要買他。皇帝笑說道：「可向你家丈人要去。」那和珅聽了，忙進店去，化了二十六兩銀子買來，親自替公主披上身去。這時公主還是男孩子打扮，披着氅，越顯得面如滿月，唇若塗脂。皇帝笑說道：「你駙馬俊得好似女孩兒，你却越法像男孩兒了！公主聽了羞。」

得把頭低下去不說話。皇帝又說道：今天怎的鸚哥兒封了嘴？公主聽了，把頭一扭，一轉身溜到別處去了。買賣街停了市以後，皇帝便忙着編四庫目錄。這時總纂大臣是紀曉嵐，皇帝因要他代做序文，又怕給人知道，便把紀曉嵐留在宮中御書房裏，兩人常常商量着如何編制，如何措詞。誰知這紀曉嵐年紀雖有六十歲了，但他天生的陽體；一天不見女人，那身上渾身不舒服，好似害大病一般。這時紀曉嵐宿在宮中，已有四天，每夜孤凄淒的一人睡着，渾身骨節脹痛，筋肉抽動。到了第四天上，忽然眼珠直暴，紅筋滿臉，終日祇得彎着腰不敢直立起來。乾隆帝看了，十分詫異。問他：「甚什麼病？」紀曉嵐慌得忙爬在地下，連連磕着頭，把自己一天也不能少女人的話說出來。乾隆帝聽了，哈哈大笑，隨手把他扶起，吩咐他在書房裏養息一天。到了天晚，平日是大監來替他疊被鋪牀的，這時忽然進來了兩個絕色的宮女；見了紀曉嵐，行下禮去。把個紀曉嵐慌得手足無措。那宮女行過了禮，笑盈盈的上去替他疊被鋪牀。紀曉嵐連說：「不敢勞動。這兩個宮女好似不會聽得一般；看他疊好了被，一個宮女上來扶他上床去，一個宮女替他鬆着鈕扣。紀曉嵐急得退縮不迭，連說：「不可！不可！給皇上知道了，說我在宮中調戲你們，那時不但你們的性命不保，連我這條老命也要保不住了。那兩個宮女一邊拉他上牀，一邊嗤嗤的笑着。紀曉嵐這時，既無處躲避，又不敢聲張；祇得聽這兩個宮女擺佈去。那兩個宮女，一邊說笑着，一邊替着脫去衣帽鞋襪，扶他上牀去睡下。看看那兩個宮女，依舊不想出去，竟卸下簪環，脫下衣衫來，並肩兒坐在牀沿上，要鑽進被窩來了。到這時，紀曉嵐不能不說話了。便坐在牀頭，連連向兩個宮女打恭作揖，說道：「求你們兩位出去罷，這件事是萬萬

動不得！可憐我一個窮讀書人，已到這大學士的位分，也不是容易事體；如今這一來，明天傳出宮去，豈不是全毀了？不但我一生功名性命都毀了，便是你兩位小妮妮的名節也毀了。再俺們今天這一來，明天可還想活命嗎？求兩位小妮妮饒我一條老命罷！趁早沒人知道，悄悄出去罷。倘然給公公們一知道，便不妙了。這兩個宮女說也奇怪，任這紀老頭兒再三哀求着，他們總自己做自己的；慢慢的看他們脫去外衣，露出裏面的銀紅小襖兒，下面葱綠綢褲子，骨篤一鑽，鑽進被窩來了。紀曉嵐到了此時，也是無可奈何，只得學老僧入定的法子，閉上雙眼，眼對鼻，鼻對心，直挺挺的睡了；無奈這兩個在被窩裏，兀是恁恁索索的亂動，一回兒替他搥着腿兒，一回兒替他捺着胸口。最可惱的，便是那一陣陣的脂粉香氣，送進鼻管來，叫人欲睡不得。正在萬分窘急的時候，忽聽得窗外一聲喊道：萬歲爺有旨，念紀曉嵐年老，非人不暖，特賞宮女兩名，在御書房中伴宿，以示朕體貼老臣之至意。欽此。那紀老頭兒顫巍巍的爬在地下，聽過了聖旨，謝過了恩起來，心纔放下。當夜一宿無話，第二天起來，精神十分清爽。乾隆帝出來，紀曉嵐又跪下來謝恩。皇帝笑問道：怎麼樣？這兩個宮女還不覺討厭麼？紀曉嵐又連連磕着頭。從此以後，這兩個宮女終日伴着紀曉嵐在御書房裏添香拂紙，疊被鋪牀；直到他編書完成，退出宮來，乾隆帝便命他把這兩個宮女帶回家去，算是姨太太。北京的人都說紀曉嵐奉旨納妾；紀太太看了，也無可奈何。接着又是和孝固倫公主下嫁，京城裏又是十分熱鬧起來。先在東大街造一座駙馬府，十分高大，是皇上賞賜的；屋子裏陳設十分精美，和珅有的是錢，暗地裏又添了三十萬銀子，在駙馬府裏造着一座大花園。因為清宮定例，公主雖嫁了駙

馬夫妻兩人，不常有得見面；公主住在內院，駙馬住在外院，和珅怕他兒子住在外院氣悶，便造了這一座大花園，窮極樓臺之勝。到了大喜這一天，公主辭別皇上皇后，又辭別生母魏佳氏，出宮來到了駙馬府中，那和珅夫妻兩人對着媳婦朝拜過，行過了大禮。府中大熱鬧了三天。公主左右，自有保母侍女伺候着。這位公主，性情是十分活潑的；他見駙馬新婚的第一天和他同過房以後，便去住在外院子裏，一連幾天，不得見面兒；他便吩咐侍女去宣召駙馬進來。誰知却被保母攔住了，說是本朝規矩，公主不能輕易宣召駙馬。公主聽了，也無可奈何，祇得耐性守着。看看過了三個月，公主又去宣召駙馬，又被保母攔住，說：公主不識羞。公主氣得哭了，要進宮去奏明父皇，自己又是出嫁的公主，不能輕易進宮去；況且夫妻倆的事體，如何可以對父母說得。後來到底由駙馬化了五千塊錢，保母纔放他進內院去，夫妻團圓了一回。從此以後，他夫妻兩人要見一面兒，保母總是百方刁難，總得給他錢，纔能通過。這是清宮從來做公主的，都嘔這一個氣的。這且不來說他，如今再說乾隆帝這時，年紀已在六十以外，對於女色的事，自然差了一層；祇是歡喜微行。他沒有事的時候，常常離開宮女內監們，穿着便衣，私自出宮來，四處閒玩。這時有一個楊瑞蓮，是梁詩正的親戚；他仗着梁詩正是皇帝親信的大臣，常常到京裏來求差使。梁詩正嫌他人大鄙，又沒有學問；祇寫得一手好字，真草隸篆，都寫得不差。便給他說到西清古鑑館裏去，充一名寫官。那楊瑞蓮到了館中，辦事却十分勤謹；往往別人不做事體的時候，他總是埋頭寫字。這一天，正是八月十三，館裏的人跑得一個也沒有；祇有楊瑞蓮一個人閒坐着。忽然來了一個很威嚴的老頭兒，躡進屋子，向楊瑞蓮點頭微

笑。楊瑞蓮不知他是什麼人，祇因自己位卑職小，便站起來迎接他。那老人靠窗坐下，見屋子裏沒一人，便問道：這些人到什麼地方去了？楊瑞蓮回說：今兒是十三，他們都趕考去了。那老人問：你爲什麼不去趕考？答道：人都走完了，倘然有內廷寫件傳出來，叫誰承辦呢？因此俺願意丟了功名不要，在這裏守着。那老人點頭說好。又說道：你這樣認真辦公，怕不將來一樣得了功名。又問他名姓籍貫，那楊瑞蓮一一說了。正說話時，祇見十數個太監，慌慌張張的走來，爬在地下，說：請萬歲爺回宮。楊瑞蓮到這時，纔知道這老人便是當今乾隆帝，慌得他忙跪下地去叩頭，直到皇帝去遠了，他纔敢爬起身來。到了第二天，他跑到梁詩正那裏去；梁詩正正在朝裏，還不會回來。停了一回，梁詩正回來了；見了楊瑞蓮，笑盈盈的對他說道：老兄好運氣？今天皇上對我提起你來，說你辦事勤慎，字又寫得好，已有聖旨，欽賜你舉人，選你做湘潭縣官去呢。這一樂，把個楊瑞蓮快活得忙向梁詩正打躬作揖，說：多謝大人栽培！隔了幾天，果然聖旨下來，放湘潭縣知縣。誰知那楊瑞蓮一到了任，便出奇的貪起賊來，名氣十分壞，連京裏的御史也知道了，便參了他一本；接着又是湖南巡撫，因爲楊瑞蓮不肯替他寫字，心中含恨，便也上一本奏摺，說他貪佞不法。誰知乾隆帝看了他們的奏章，却笑說道：楊瑞蓮是老實人，朕所深知；他們所奏的，朕一概不准。後來還是梁詩正祇怕拖累了自己，便暗地寫信去，勸楊瑞蓮自己告退。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乾隆萬壽，執玉帛者萬國；懷柔遠人，威極一時。彼乾隆帝不於此聯絡邦交，而擴大其帝國事業，徒事選色徵歌，不獨貽譏外邦，且聲色徵逐，亦足以消沉豪氣。惜乎彼一代之雄主，不悟也！

帝王家原無骨肉情，惟乾隆帝能打破此末節，日率兒媳游買賣街；卽固倫公主向阿公索呢氈，亦深得家人風趣。惜乎後之帝王，動輒格於禮儀，而骨肉如路人矣！卽此一端，亦願世世不生帝王家也。紀曉嵐一代儒臣，而亦不能制片刻之慾。天理勝人欲，此是宋儒之迂論。人欲本無善惡，發乎其不得不發，止乎其不得不止，私然感者亦無妨於公理。其行事不顧公理，舉念不存公道者，雖無所欲，亦不得謂之完人。

第五十二回 老頭子紀的妙解 女孩兒福公祝壽

却說乾隆帝有一種古怪脾氣，凡是他相信的人，任你如何橫行不法，便是親眼看見，也總是說他好的。那楊瑞蓮，還是一個小貪官，獨有那和珅，却是越老越貪。他常常派自己親信的家丁，到江南湖廣各省去敲詐勒索；那沿路督撫大員，迎接和相國的家丁，好似迎接皇上一般。這種風聲，傳到京裏，那班御史老爺，誰敢說一句閒話？獨那劉相國，他是正人君子，便忍不住奏了一本，說和相國在外面如何招搖撞騙，貪贓枉法。乾隆帝看了，便勃然大怒，說劉相國有意挑撥，把他傳進宮去，當面訓斥了幾句。劉相國碰着頭出來，把他氣得鬍子根根倒豎。那嘉郡王却十分敬重劉相國的，便親自到相府去勸慰了一番。說起和珅，嘉郡王說道：「這個奸賊！小王總有一天收拾他。」當時嘉郡王悄悄的發展人到各省去，把和珅家人在外面招搖納賄的事體，一樁一樁的察訪出來，記在冊子上，預備將來查辦他。可笑那和珅還睡在鼓裏，他見皇上歡喜嘉郡王，也天天在一傍稱贊嘉郡王如何忠孝勤學；那乾隆帝聽了，越是高興。便和和珅商量，說自己年紀

已老，打算趁此餘年，享幾日清福，把這皇位傳給嘉郡王。和珅聽了皇上的話，也竭力慫恿他；意思如今他幫了嘉郡王的忙，他年嘉郡王登了皇位，少不得也要算他一位開國元勳，自己的權勢，立於永遠不敗之地。乾隆帝雖打定主意，又因自己皇子衆多，一朝宣佈出去，怕要鬧出亂子來；便吩咐和珅暫守秘密，如今是乾隆五十七年，須要到六十年上，纔下這讓位的聖旨。如今下諭，先把毓慶宮修理起來，命嘉郡王帶了家眷，搬進宮裏去住，是防備意外的意思。又親筆寫繼德堂三個字的匾額，給嘉郡王懸掛在宮中，是暗藏着傳位的意思。那嘉郡王見父皇在他身上如此費心，不知是禍是福，又不好問得，心中正惶惑的時候，忽然傳說和相國請見嘉郡王，因他是一個貪官，十分看他不起，平日也少和他來往。如今聽說他親自上門來求見，心中覺得詫異；又因他是父皇第一個親信的大臣，又不好怠慢他，得祇得迎出去相見。那和珅見了嘉郡王，搶上來打一個躬，開口便說：恭喜王爺接着袖子裏拿出一個玉如意來，雙手獻上。嘉郡王接了如意，心中越法詫異。原來當時宮中規矩，凡是秀女們點中了封妃子，妃子們點中了封皇后，那向他賀喜的人，不便明說，見了面便獻一個如意；一來是向他賀喜的意思，二來是暗地裏報一個喜信給他的意思。如今和珅要討嘉郡王的好，便來獻這個如意，也是暗地裏報一個喜信的意思。嘉郡王見了如意，便說道：小王有什麼喜事，却要煩相國的駕。那和珅接着，又打了一個躬，悄悄的道：王爺還不知道嗎？如今皇上已內定傳位給王爺了。王爺倘然不信，祇看皇上親手寫的繼德堂三字，這繼德二字，明可以明白了。皇上昨天會和上官商量過來，打算到六十年上，讓位給王爺；所以把王爺預先留在宮裏。嘉郡王聽了，心中雖

止不住歡喜；但因為和珅與聞這宮庭的機密事體，心中越法嫌惡他。當下免不過說了幾句感謝的話，把他送了出去；回進宮來，自言自語的罵道：「這個老奸賊！他到俺手中來賣弄玄虛，將來總要他看看俺的手段。」這裏和珅從毓慶宮出來，心想俺如今已巴結上新皇帝，將來的祿位，可以無憂的了。祇是老皇帝待我幾十年恩寵，如今他快要退位了，俺也得要想一件事體出來報報老皇的恩德。他同府去，托自己這個意思，對幕友們商量了一番。內中一個胡師爺，獻計道：「當今皇上，是好大喜功的。他如今的傳位給皇子，也是要學堯舜禪讓的故事。如今相爺不如上一本奏摺，先稱頌皇上一番，再奏請交翰林院編一本紀皇上功勞的書，為傳名萬代之計。」和珅聽了胡師爺的話，不覺拍掌稱妙；當下便由胡師爺擬了一個奏章，第二天早朝，和珅當殿遞上。奏章上大概說：「皇上登極六十年以來，海內澄清，功蓋寰區，宜舉行登極周甲慶祝大典，命內閣翰林院編撰紀功書冊，曉之天下，傳之萬世。」起初乾隆帝看了奏章，謙遜了一番；當時文武百官，誰不願討皇上的好？便你一本我一本，都跟着和珅奏請皇上舉行慶祝大典，又交文學大臣編撰紀功書冊。後來和珅又獨上一本奏章，說皇上登極以來，有十件大功。兩回打平準部，第一回是班弟阿睦爾撒納、永常薩賴等將軍擒準部瓦達齊；第二回是兆惠成、袁札布將軍驅逐阿睦爾撒納；一回打平回部，是兆惠、富德等將軍殺大和卓木博羅尼都，小和卓木霍集占；兩回打平金川，第一回是定西將軍阿桂攻取小金川，第二回是海蘭察、額森特、海祿、福康、安成、德特、成額一班大將攻取大金川，招降索諾木；一回平定臺灣，福康、安海、蘭察兩將軍，柴木紀參贊，破天理會，會頭林爽文被逼死；一回招降緬甸，經略使傅恆將軍阿

桂阿里等，打敗緬甸兵，緬甸王求和進貢；一回收服安南，福康安打平安南兵，封安南王；一回收服廓爾喀，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帶兵攻打，六戰六勝，廓爾喀會長投降；一回收服貴州苗子，經略張廣泗，打平貴州西南苗子，殺死五千人，活捉五千人。這十回戰功，都是皇上親授機宜，恩威並用，因此須發交翰林院，把這十回戰功，詳細紀敘。一面由百官們共上稟，號稱爲十全大帝。聖旨下來，紀功書着交和珅、紀文達率領南齋各翰林詳細紀敘，不得過事鋪張；至上尊號一節，着無庸議。那班文學大臣得了這個聖旨，便忙得起草的起草，修正的修正，繕寫的繕寫；那乾隆帝也常常親自到南書齋裏來察看。南書齋裏，以紀曉嵐爲首；凡是皇帝進出起坐，都是紀曉嵐陪奉着。看看到了大熱天氣，那部紀功書快要完功，紀曉嵐是怕熱的，爲了這編纂的事體，他祇得忍着熱，天天到南書齋裏來督看着。他每到午後，打量皇帝不出來了，便赤膊盤膝，高坐在匠牀上，拿着一柄大蒲扇搖着風，嘴裏還嚷着熱。有一天，他正脫去衣裳，把辮子盤在頭頂上；正盤到一半的時候，忽聽得院子裏有唵唵幾聲喝道的聲音；知道皇帝來了，慌得那班翰林，各各在坐位上站了起來，低着頭候着。那紀曉嵐諒來也穿不及衣服了，他一時無可躲避，急向匠牀底下一鑽，屏聲靜息的縮着。祇聽得一陣靴腳響，乾隆帝和和珅說着話，和珅又說了許多恭維皇上戰功的話。乾隆帝又吩咐：這紀功書編纂完了，趕着再編六巡江浙的游記。從十六年辛未起，到四十九年甲辰止，奉太后游行四次，率領諸皇子游幸兩次。辛未年丁丑年兩趟，是查察河工；壬子年，是定清口水誌；甲辰年，是改過陶莊河流；庚子年，是察看海寧石塘；甲辰年，是察看浙江接造的石塘。着和珅、紀曉嵐兩人督率各翰林，細細的編纂；

總須實事求是，不可過意鋪張，那和珅聽了，口稱領旨。接着皇帝問道：紀曉嵐到什麼地方去了？那領班的大臣奏稱：有私事去。便來。乾隆帝又問：這部紀功書定了名目沒有？和珅奏稱：暫時定名十全大武功記。乾隆帝聽了，呵呵大笑，說道：如此說來，朕便稱作十全老人罷！接着皇帝便下座來，走到各大書桌前，隨手翻着看那文稿。這時滿屋子靜悄悄的，連咳嗽聲兒也沒有。紀曉嵐這時爬在匠板底下，氣悶得利害，那汗珠兒似雨的直淋下來，熱得他撐大了嘴喘着氣，半响半响，他側着耳聽聽，外面毫無聲息，認做是皇帝已經去了。他再也忍不住了，便伸出頭來，大聲問道：老頭子去了嗎？把滿屋子的人，齊嚇了一跳。乾隆帝也十分詫異，連問：誰在那裏說話？嚇得大家不敢說話。到底是和珅的胆大，回奏說：聽去好似紀曉嵐的口音。乾隆帝轉過身來，對着匠牀喝問：誰在裏面？祇聽得匠下面有人說道：臣紀文遠在匠下。皇帝問：爲什麼不出來？紀曉嵐回奏說：臣赤身露體，不敢見駕。乾隆帝說道：恕你無罪，快出來說話。那紀曉嵐聽了，巴不得一聲，從匠牀下面鑽出來。紀曉嵐身體又長得高大，爬了半天，纔出來；看時，他上身赤着膊，渾身汗珠兒淌着，滿黏着灰塵泥土。乾隆帝回上匠去坐下，紀曉嵐嚇得祇是跪在地下磕着頭。隔了半响，乾隆帝冷冷的問道：你這老頭子三字，大概是取朕的綽號嗎？紀曉嵐不敢做聲。乾隆帝又說道：你是文學侍從大臣，肚子裏是通的；如今且把這老頭子三個字講解給朕聽聽，若講得不差，便恕你無罪。那紀曉嵐到底是和皇帝親近慣的，便大着膽奏說道：皇上莫惱，且聽臣解說。老頭子三字，是京中喚皇上的通稱。皇上又稱萬歲，這不是老嗎？皇上是一國的元首，這不是個頭嗎？皇上又稱天子，這不是個子嗎？老頭子三字，是尊敬皇上的稱呼。

並不是誹謗皇上的綽號。紀曉嵐說到這裏，乾隆帝忍不住說他解說得好。從此以後，這老頭子三字，宮裏人人喚着；乾隆帝有時聽得，也不生氣。一轉眼，到了乾隆六十年，那乾隆帝暗暗的把讓位的典禮籌備齊。這年九月初一早朝，衆大臣在勤政殿上朝，乾隆帝下諭說：朕即位之初，便對天立誓：如能在位到一周花甲的年數，便把皇位傳給太子，不敢和聖祖在位六十年的數兒相同。如今已是乾隆六十年了，朕已遵照列祖的成例，把太子的名字寫好，預藏在正大光明殿匾額後面。便立刻派滿漢兩位相國，帶同內監們，到正大光明殿上去，把那儲藏太子名字的金盒拿下來，當殿打開來看，見上面寫着：冊立皇十五子嘉郡王顥琰爲太子。以乾隆六十一年爲嘉慶元年。有承宣官當殿把詔書讀過，文武百官，一齊跪賀過，退朝下來，又趕到毓慶宮去賀太子的喜。那嘉郡王一面接過詔書，一面接待衆官員，又自己對衆人說了許多德薄寡能的客氣話。百官退出宮以後，忙趕到父皇宮中去謝恩。那時太子的生母魏佳氏，已封爲第一貴妃；見了他兒子，又勸勉了一番。到了第二年元旦早朝，乾隆帝御太和殿，行過禪位禮，把那傳國寶璽，親自授給嘉慶皇帝，稱做仁宗睿皇帝；又尊乾隆帝爲太上皇帝。嘉慶雖說做了皇帝，那臣下上奏章，都稱着太上皇。太上皇所有一切奏章，都煩送給太上皇閱看。便是那軍國大事，也煩由嘉慶皇帝去請過太上皇的訓，纔可以執行。因此這位嘉慶帝，却十分不自由。在嘉慶帝是很孝敬太上皇的，便也不以爲意。這一年是太上皇八十六歲萬壽，不但文武百官都來賀壽，便是那滿蒙回藏各盟旗的貝勒台吉，以及各外國使臣，都來上壽。皇上下旨，在太和中和保和三個大殿上賜宴；又召集各省官紳，年在六十歲以上的三千多人，

在圓明園中舉行千叟宴。太上皇在宮中，帶領妃嬪皇帝皇后各皇子福晉開一個家宴。嘉慶皇后，便是喜塔臘氏；當時皇后拜過太上皇的壽，太上皇便親自將孝賢皇后遺留下來的東珠帽珠和東珠朝珠賞給喜塔臘后，又把許多珍寶賞給各皇子福晉。這時祇有那春阿妃還活着，陪坐在一傍；太上皇見了春阿妃，想起從前少年時候許多風流韻事，便忍不住傷心起來。正淒涼的時候，忽然外面太監捧進一個小楠木盒子來，說是兩廣總督福文襄孝敬太上皇的小玩意兒。嘉慶帝看了，不知是什麼東西；忙吩咐太監打開盒子來一看，見裏面一座小屋子，屋子中間擱着一座小屏風，屏風前面有一張書桌，桌上筆墨紙硯，都擺設齊全；盒子後面安着一個小機括，把那機括輕輕一轉，忽然屏風後面轉出一個西洋女孩兒來。先走在屋簷口，向外行過三跪九叩首禮，轉身過去，站在書桌前面；慢慢的拂着桌子，又注水在硯池裏，磨着墨。從書架上取下一幅硃砂箋來，鋪在桌子上；又有一個碧眼紅髯的外國人，從屏後踱出來，手裏拿着筆，蘸着墨，在紙上寫萬壽無疆四個字；接着，第二行又寫萬壽無疆四個滿字。寫完了，那機括也停住了，盒子裏的人也不動了。太上皇看了，十分歡喜，忙吩咐賞福文襄十萬兩銀子；又御筆寫一個壽字，下面注着十全老人的款字，一并賞給福文襄。那福文襄雖得了太上皇的賞賜，他因為造這個小玩意兒，化去的銀子，也不下十萬；裏面還送了一個人的性命。原來造這玩意兒的，是福文襄衙門裏的一個親隨；那親隨原是文襄的心腹，他知道總督要打算送太上皇一封出色的壽禮，那親隨原有小聰明的，他早在半年以前，天天爬在屋頂上，拿一疋布緊緊的紮住他自己的頭想着。今天想，明天想，居然被他想出這巧妙的玩意兒來。他

關着們，細細的造成了，便去獻給總督看。福文裏看了，十分稱贊；看那萬壽無疆四個字，祇有漢字，怕太皇上看了不歡喜，又吩咐那親隨加上滿字。那親隨又爬上屋去，想了二十多天，便給他想通了機括，加上滿字。福文裏也十分歡喜，便賞他二萬銀子。那親隨雖得了銀子，一時裏却把他的聰明用盡，從此便癡癡。歡歡，回家去不上兩個月，便一病死了。這裏福文裏特打發人把這玩意兒送進京去。第一種關口，逃不過那和珅的手；化了五萬銀子，纔替他送進宮去。誰知那寧壽宮總管太監，又向他要錢。說：倘然不給錢，那機括走到萬壽無第三個字上停住了，那時太上皇動了氣，俺却不管。福文裏聽了害怕，便也送他三萬銀子。這種情形，嘉慶帝統知道；他早已要着手查辦和珅了，祇因礙着太上皇的面子，祇得暫時忍着氣。但他因為從前和珅遞過如意，便也嫌惡如意這樣東西。滿洲風俗，凡是過年過節，一班王公大臣，都要遞一柄如意，算祝頌他一生如意的意思。到了嘉慶帝手裏，便特意下旨，禁止遞如意的禮節。他諭旨裏有兩句道：諸臣以為如意，在朕觀之，轉不如意。那文武百官接了這個諭旨，見皇上痛恨這個如意，大家弄得莫名其妙；祇得奉旨，大家免了這個禮節。有許多善於奉迎的大臣，還上奏章稱頌皇上崇尚儉德；獨有那劉相國，知道嘉慶帝的心事。因此嘉慶帝便重用劉相國，有事便和劉相國商量。到這時，和珅纔慢慢的有點覺悟。嘉慶帝和他不對了；他想如今俺仗着太上皇的勢力，諒皇上也沒奈我何。將來太上皇過世，俺便辭官不做。因此他常常進宮去，伺候着太上皇。那太上皇也非他不可。裏面一個春阿妃，外面一個和珅，終日陪伴着乾隆帝；那乾隆帝年紀也大了，沒有精力游玩，便十分相信喇嘛的經咒。常常盤着腿兒，坐在匱上，默念着

經咒。嘉慶帝每天早朝回宮來，便到太上皇宮裏去商量朝政。乾隆帝向南坐着，嘉慶帝向西坐着；和珅也站在一傍，參議大事。有一天，他二人正商議的時候，忽然乾隆帝盤腿合眼，坐在匠上，不作聲了；嘉慶帝看了，也不敢說話。停了半晌，便見太上皇的嘴一開一闔的動着，慢慢的喉裏有聲音，說出話來。嘉慶帝留心聽時，却一句也聽不出來；祇見他喃喃的念着，半晌半晌，忽聽太上皇大聲喝道：「什麼人？」和珅在一傍忙跪下來，回奏道：「高天德，苟文明。」接着太上皇又喃喃的念了一陣，把手一揮，叫嘉慶帝出去。嘉慶帝祇得退出來。但是太上皇這種古怪形狀，嘉慶帝看在眼里，心下十分疑或，問又不好問得。到第二天悄悄的去問劉相國；劉相國也說不知。後來嘉慶帝忍不住了，在沒人的時候去問和珅。和珅說道：「這是喇嘛教的密咒，凡是在念咒的時候，有人喊着名字，那被喊的人，便要立刻死去。如今外面正鬧着白蓮教，臣知道太上皇要咒死那白蓮教的首領，所以太上皇問什麼人時，臣便把那白蓮教首個首領的名字回奏上去。嘉慶帝聽了，心中也是害怕；想這和珅也懂得咒語，這種奸臣，不可不除。因此心中越法看不得和珅。欲知和珅日後如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和珅之結黨營私，亦自知其不利於衆口；然欲求晚益，是在修德。一代顧命，彼嘉王者，亦不忍以先朝舊臣覆之一旦。今和珅計不出此，密送如意，仍惟陰私諂媚之是務，他日之敗，亦自召之也。紀曉嵐之解說老頭子，可稱急智；然亦見當日君臣和樂之象。乾隆帝自命風雅，酷慕儒流，故其待遇儒臣，亦自是另一種氣度，即其編紀功書及六巡記，好區區身後之名，亦未脫書生習氣耳。

機兒祝壽，彌見巧思。彼親隨者，惜乎不知其名。然吾於以慨專制帝王之毒，實無形中阻撓社會進化於不淺。使彼親隨不為趨奉帝王之一念所迫，養其天才，擴而充之，焉知不能與西方發明家並駕齊趨乎？

第五十三回

奇珍異寶和珅抄家

擎石蹋樹成得獻技

却說乾隆帝一部十全大武功記，纔得編纂成功，接着那白蓮教徒，又大鬧起來。湖北地方，荊州枝江宜昌一帶，接連着失陷，宜昌長樂長楊許多地方的白蓮教徒，也響應起來。那告急的文書，雪片也似送進京來。嘉慶帝看了，心中也着了忙。這時福康安已死，和琳也染了瘴毒，死在苗子地方，將軍明亮，又怔苗未回，一時沒有能征慣戰的大將。打聽得白蓮教匪裏面有三個頭目：一個名劉之協，一個名姚之富，一個是女匪齊林的妻子王氏，都是十分兇狠。他們趁着湖北官兵征苗未回，便乘勢攻進襄陽，荆宜施五府，勢燄十分兇猛；那地方上的統兵官，都是和珅的私黨，暗地裏受了和相國的密意，平日把軍情隱匿不報，常常誑奏說殺賊數萬，冒領功賞。直到後來，大局糜爛，不可收拾，纔到京中去告急。這種情形，嘉慶帝打聽得明明白白，一面暗暗的記入和珅罪狀裏，一面下旨，着兩湖總督畢沅，待衛舒亮，統帶兵隊，勦辦荆門宜昌一路匪黨。湖北巡撫惠齡，總兵富志那，勦辦荊州江南一路匪黨。着都統永保，將軍恆瑞，勦辦襄陽一路匪黨。着提督鄂輝，陝甘總督宜錦，勦辦川陽一路匪黨。又調回明亮的征苗兵，防堵川陝一帶。那班教匪，被官兵殺得東奔西逃；後來又有四川教匪王三槐冷天祿一班都響應起來，把湖北教匪迎進四川去，稱為川教，十分

猖獗。官兵見了他也害怕。那匪禍又從四川蔓延到陝西省。嘉慶帝在宮中，一日數驚，日夜和大臣們商量勦撫的辦法；便是那太上皇，也因為白蓮教的事體，急得他寢食不安。後來虧得南充地方一個知縣官，名叫劉清的，恩威並用，把那班教匪漸漸的收服下來。但是太上皇到底是年高的人，吃不起驚嚇；在正月初一這一天，死在乾清宮裏。這邊太上皇一死，便有一班九卿科道，紛紛奏參大學士和珅，貪贓枉法，弄權舞弊，種種大逆不道的罪。內中要算監察御史廣興，吏科給事中王懷祖，參得最是利害。說和珅有大逆之罪，十有可死之罪十六。真是一字一刀，罵得他體無完膚。嘉慶帝共收到參摺六十八扣，便勃然大怒，立刻下旨，命成親王儀親王帶了御林軍去捉拿和珅；又怕路上有人劫奪，又派御前侍衛勇士阿蘭保，沿路保護。把個和珅直拖進刑部大堂。上諭派劉相國董中堂八王爺七駙馬用嚴刑審問，和珅熬刑不過，祇得一一招認。劉相國吩咐釘上鑊拷，收在大牢裏；一面把審問情形，詳細提奏上去。嘉慶帝看了奏章，一面把劉相國召進宮去，商量查辦的事體。劉相奏稱：似這般貪贓專權大逆枉法的好臣，理宜從嚴究辦。嘉慶帝便下旨，派十一王爺去查抄和珅的住宅，派二皇子綿寧查抄和珅別墅。那兩位王爺，奉了聖旨，怎敢怠慢；立刻帶同番役人等，如狼似虎的分頭查抄去了。和珅屋子很大，家產又多；那班查抄的官員，直查了五日五夜，纔一一查點清楚，同宮覆旨。十一王爺奏稱：和珅家中有一座楠木廳房，是照大內格局蓋造，用龍柱鳳頂；又有一座多寶閣，他那福段式樣，是仿照甯壽宮蓋造的。便是講他的花園樣式，竟是摩仿着圓明園裏的蓬島瑤台。此外珍寶，多不勝數；單查和珅的家奴名劉全的，也有七百餘萬家財；其平日仗着主子的權勢，

任意勒索，可想而知。劉相國說到這裏，那七駙馬接着奏道：和珅的珍寶，不說別的，單說他密室裏收藏着一掛正珠朝珠，和那御用衣帽，已是大逆不道，死有餘辜。臣當即詢和珅貼身的家奴，據說和珅常常在夜深時候，穿戴着御用衣帽，掛上正珠朝珠，對鏡子照着，令家奴跪拜稱臣。和珅這種舉動，又置備那種違禁物品，顯係心存叛逆，不但是貪贖營私的罪名罷了。說着，十一王爺又呈上一張查抄和珅家產的總單來，上面寫着，共有家產一百零九號，已經估價的二十六號，合算共值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兩。又看那清單上寫着：正屋一所，十三進七十二間；東屋一所，七進三十八間；西屋一所，七進三十三間；徽式屋一所，六十二間；花園一所，樓臺四十二座；東屋側室一所，五十二間；欽賜花園一所，樓臺六十四座；又四角樓更樓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雜房一百二十餘間。古銅鼎二十二座，漢銅鼎十一座，端硯七百餘方，玉鼎十八座，宋硯十一方，玉磬二十八架，古劍十柄，大白鳴鐘十九座，小白鳴鐘十九座，洋錶一百餘個；大東珠六十餘粒，每粒重十兩；手串十八粒，珍珠三百二十六串，數盤珍珠十八盤，大紅寶石一百八十餘塊，小紅寶石九百八十餘塊，大小藍寶石四千七百塊，寶石數珠一千零八盤，珊瑚數珠三百七十三盤，密蠟數珠十三盤，寶石珊瑚帽頂二百三十六粒；玉馬一對，高一尺三寸，長四尺；珊瑚樹十株，每株長三尺八寸；白玉觀音一尊，漢玉羅漢十八尊，每尊長一尺二寸；金羅漢十八尊，每尊長一尺八寸；白玉九如意三百八十七柄，玳瑁大燕碗九十九隻，白玉湯碗一百五十四隻，白玉酒杯一百二十四隻；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銀碗碟，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金鑲玉簪五百副。整玉如意一百二十柄，金鑲牙篸

五百付，白玉大冰盤二十五隻，玳瑁大冰盤十八隻，白玉煙壺八百餘個，玳瑁煙壺三百餘個，瑪瑙煙壺一百餘個，漢玉烟壺一百餘個，白玉唾盂二百餘個，金唾盂一百二十個，銀唾盂六百餘個，金面盆五十三個，銀面盆一百五十個，金腳盆六十四個，銀腳盆八十三個。讓金八寶炕屏四十架，鏤金八寶大屏二十三架，鏤金炕屏二十四架，鏤金炕牀二十架；老金鏤絲牀帳六頂，四季單夾紗棉皮帳全副，鏤金八寶炕牀一百二十架，金嵌玻璃炕牀三十二架。金珠翠寶首飾，大小一共計二萬八千件；金元寶一千個，每個重一百兩；赤金五百萬兩，生沙金二百萬餘兩，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銀圓五萬八千枚，制錢一千五百五十五串。人參六百八十餘兩。當舖七十五家，資本銀共七千萬兩；銀號四十二家，共資本銀四千萬兩；古玩鋪十二家，共資本銀二十萬兩；玉器庫房四間，值銀七十萬兩；綢緞庫房兩間，值銀八十萬兩；洋貨庫房兩間，共計五色大呢八百板，鴛鴦絨一百十板，五色羽緞六百餘板，嗶嘰二百餘板，皮張庫房一間，內存元狐十二張，各色狐皮一千五百張，貂皮八百餘張，雜皮五萬六千張；磁器庫房一間，值銀一萬兩；錫器庫房一間，值銀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七兩；珍羞庫房十六間；鐵黎紫檀家具庫房六間，共計家具八千六百餘件；玻璃器皿庫房一間，共八百餘件；貂皮女衣六百一十一件，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雜皮女衣四百三十七件，棉夾單紗男衣三千二百零八件，女衣二千一百零八件；貂帽五十四頂，貂蟒袍三十七件，貂褂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雙。藥材庫房一間，值銀五千兩；地畝八百餘頃，值銀八百萬兩。外抄家奴劉馬二家宅子，內外大小共一百八十二間，金銀古玩估銀三百六十八萬六千兩，衣飾器皿估銀一百四十八萬三千兩，洋貨皮張綢緞

估銀三萬兩，人參估銀四萬兩；地畝六百餘頃，估銀六十萬兩；當舖四家，資本銀一百四十萬兩；古玩鋪四家，資本銀四萬兩；市房二十七所，值銀二萬五千兩。嘉慶帝看完了清單，便吩咐把現有金銀存儲戶部外庫，以備撫卹川陝楚豫兵災之用；此外未經估價的產業，着將原單交與八王爺、二爺、劉相國、盛住、會同戶工二部詳細估價。所估銀兩，悉數充公。這一抄，除古玩珍寶送入大內不計外，嘉慶皇帝實在到手八萬六千萬萬銀兩；因此京城裏小兒都唱着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歌謠。一面嘉慶帝又下諭旨，着大學士六部九卿諭詹科道，會同擬具和珅應得的罪名。隔了幾天，那許多會奏趣的官員，紛紛上摺，說和珅貪賊枉法，貽誤軍機，心懷異志，大逆不道；有的說應該斬首的，有的說應該凌遲碎刮的，有的說應該滅族的。那嘉慶帝看過了奏本，心想這和珅是先皇的寵臣；如今皇考上賓不久，便將他正法，在朕心實有所未安。如今朕格外施恩，賜他一個全屍罷。立刻下旨，說姑念和珅是首輔大臣，於萬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着加恩賜令其自盡。至於和珅之子豐紳敬德，亦屬罪無可貸；祇因其早年尙主，和孝固倫公主平日又最爲皇考所寵愛，朕今仰體皇考慈愛之心，曲加體恤；若驟將豐紳敬德革去職位，降爲平民，則於額駙體制不符。其原有和珅公爵，應照議革去；着加恩另賞伯爵，令豐紳敬德承襲，自朕加恩以後，該額駙祇許在家靜守，不准出外滋事。這道旨下去了以後，劉相國當即到刑部大堂，把和珅從大牢裏提出來，驗明了真身，把聖旨宣讀一過；和珅朝上拜過了聖恩，不覺吊下眼淚來。當有番役把他推進一間空屋裏，那屋梁上掛着一幅白綢子；和珅便在那白綢子上吊死了。自從和珅死了以後，接二連三又有人密奏，那福尙書有心濟惡，皇帝

也把他下獄治罪。又有人奏大學士蘇凌阿是和珅的姻親，皇帝也勒令他休致。又有人奏說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卿李光雲，都是和珅引用的人。皇帝一律拿他們降職調用。這一場大參案，鬧得人人膽戰，個個心驚，虧得這時白蓮教匪次第肅清，到嘉慶四年二月，那匪魁王廷詔，被將軍明亮擒住，徐天德也跳海溺死。那經略大臣和三省總督，都奏稱大功戡定，仁宗便在京裏祭告陵廟，封賞功臣。看看國家太平，皇帝便打算舉行巡狩典禮，西幸五台山去。忽然那皇后喜塔臘氏一病薨逝，嘉慶帝十分傷心；那鈕祜祿妃原是十分賢德的，皇帝平日也十分寵愛他，便冊立鈕祜祿氏做了皇后，照例晉封后父恭阿拉做承恩公。那皇后却再三辭謝，滿朝的文武官都上奏章，稱他是賢后，直到喜塔臘后靈柩出殯以後，皇帝纔慢慢的去了傷心。在宮中閉着無事，又打算出幸五台山去。不料那西北角天上忽然出現了一粒彗星，欽天監奏勸皇上，彗星出現，主有刀兵，不可出幸；又把這年閏八月，改在第二年的二月。京中小孩兒又滿地唱着：二八中秋，黃花落地的歌謠。又說這刀兵之災，應在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時。到了那日，河南巡撫高杞，果然接到滑縣知縣強克捷的密稟，說滑縣現有白蓮教徒弟李文成，設立邪教，改名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招聚黨徒，預備起事。請大帥趕速派兵掩捕。他一面又密告衛輝知府。誰知這兩位上司，都不去理他；克捷便用計把李文成騙進衙門來捉住，斬斷他的腿骨。這時李文成的同黨，已有幾萬，和那大興縣的林清，都是八卦教中的大頭目；如今見李頭目吃了虧，越法忍不住了，兩面便悄悄的約定了在閏八月的中秋節起事。那林清和宮裏的太監，都有交情的，便拿銀錢買通太監，趁嘉慶帝出幸五台山的時候，在宮中起事；又約

定李文成在外面接應。誰知那嘉慶帝聽了欽天監的話，便中止了巡狩的專；林清看看計謀不成，便另用方法，化了六萬銀兩，買通了一個刺客，去行刺嘉慶帝。這刺客名叫成得，原是內務府的廚役；在皇宮裏，算他第一個有氣力的人。那時有一個侍衛官八駙馬，氣力也很大；閒着沒事的時候，常常拿延禧宮外的一對石獅子玩弄着。那對石獅子，少說也有五七百斤重；八駙馬常把他擎在手裏，繞着迴廊走一個圈子，又輕輕的將他歸在原處。兩傍閒看的內監們，都喝彩，說駙馬爺真是神力。內中有一個大監，說道：那成得也算得一個大氣力的了，却如何比得上駙馬爺。八駙馬聽得說起成得，便問成得是什麼人。那大監回說是內務府的一個廚子。八駙馬是最愛有氣力的人，當下聽了，便逼着大監去把那成得喚來。那成得見了駙馬爺，嚇得他爬在地下，不敢抬起頭來；八駙馬把好言安慰他，又吩咐他有多少氣力，儘力拿出來；倘能勝過俺，俺便提拔你。成得聽了駙馬的話，纔把膽放大。駙馬吩咐他擎石獅子，成得上去，一手一隻石獅子，一拿便走；飛也似的繞着迴廊，走了三圈，安在原處，氣也不喘，臉也不紅。八駙馬看了，十分歡喜，上去和他拉拉手。又吩咐把七根樹樁一字兒插在院子裏，每根插入泥地裏有三尺來深；八駙馬上去，一蹲身伸出右腿來，向樹樁一掃，祇聽喇啞啞一聲響亮，那七根樹樁齊根踢斷。兩傍內監們，又齊聲喝好。八駙馬站起身來，吩咐太監再插上七株椿兒，叫成得踢去。那成得上去相了一相，叫再添上椿子。太監又添了一株，成得叫再添上，又插上了一株，成得還叫添上；直添到十二株上，成得纔點頭說：可以了。看他慌不忙，也上去學着駙馬的身架，一蹲身，一飛腿，那十二株樹樁和刀削似的一齊斷了。那兩傍看的人，個個吐出舌頭來；八

駙馬連聲喝好。從此把他收在宮裏，當一名神機營的管帶；每逢八駙馬值班，成得總在一傍伺候着。後來成得大力的名氣，一天大似一天，給林清知道了，便由太監們引他兩人見面。林清送他六萬兩銀子，在他們同黨崔士俊家裏過付，又許他事成以後，封他做王爺。成得滿口答應，回到宮裏。這一夜，正是八月中秋，嘉慶帝駕幸圓明園的涵虛朗鑑臺上，開筵賞月。那班妃嬪宮娥，都陪坐在兩傍。八駙馬在臺上值班，成得也在臺下侍衛。酒吃到半酣，嘉慶帝起來小便，後面跟着三五個太監，忽見那成得搶上臺來，急急跟在皇帝的身後。那太監們看他臉色有異，忙上去攔住他，成得袖子裏拿出雪亮的鋼刀來，那太監胸口着了一刀，倒地死了。成得丟下太監，直奔皇帝。嘉慶帝見事急了，一旁嘴裏嚷着：有賊！一旁繞着一株大桂花樹逃着。八駙馬在臺上，聽得皇上的喊聲，忙趕過去，見成得手裏擎着尖刀，正繞着樹追着皇上。八駙馬大哮一聲，跳下去，把成得兩手捉住；接着那班御林軍，也趕來四面圍住了，發一聲大喊。講到那成得的氣力，原勝過八駙馬；在這時候，他見人多了，心也慌了，手也軟了，兩眼瞪瞪的望着八駙馬的臉，一動也不敢動。御林軍一擁上前，把他捉住，送到刑部大牢裏。當夜六部九卿都到圓明園來，叩問聖安。嘉慶帝吩咐在朝的王大臣和六部九卿官員，會審刺客。這時由張觀齋相國主審，張相國連審了九日，審不出一句口供來；又用大刑逼着，他也閉着嘴不說話。成得受刑到最利害的時候，祇聽得他冷笑幾聲，說道：這有什麼審問的事不成，便拚送去了俺的腦袋；事若成了，大人們坐的地方，便是俺坐的了。說完了這幾句，他又閉着嘴不響了。張相國也沒奈何他，第二天入朝，把這情形奏明皇上，嘉慶帝吩咐不用審了，推出去碎割了罷。張相

國奉着聖旨出來，把成得定了凌遲的罪；又查得成得有兩個兒子，一個十六歲，一個十四歲，都在學堂裏讀書，派差役把這弟兄兩人都從學堂裏捉到。兩個孩子，面貌十分清秀。到了行刑的那日，一隊兵馬把成得押到西校場，綁在鐵樁子上；又把他那兩個兒子，綁在對面。這兩個孩子哭着喊爸爸，那成得閉上眼，看也不看；到了時候，劊子手先把兩個孩子殺了，再動手碎割成得。成得這時剝得渾身赤條條的，兩個劊子手，各拿着尖刀上去，先割去他的耳鼻，和兩個乳頭；又從兩手臂割起，把他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細割下來，從肩頭割到背後，又割到胸前。起初還着着血，後來血水滴完了，祇淌着黃水；把上半身統統割完，祇剩一副骨頭。成得忽然睜開眼來，大聲喝道：「割快些！那劊子手回答他道：『聖上有旨意，叫我們慢慢的割，叫你多吃些苦痛。』成得便閉上眼，不說話，直到割完了渾身的肉，纔給他喉頭一刀，結果了性命。誰知成得在京中送了性命，那京外的八卦教却越鬧得利害。在滑縣的教徒，於九月初七日起事，聚衆三千人，殺進衙門去，打開監牢，把監中的李文成劫出來；又把縣官強克捷和家眷十餘口一齊殺死。同時直隸省的長垣東明、山東省的曹縣、定陶、金鄉、各州縣，一齊響應。林清却帶着二百名死黨，埋伏在京城裏；一面聽京外的消息，一面打通了宮中的太監，約定九月十五日夜半在菜市口會齊，從宣武門殺進宮去。欲知林清如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吾見江湖奸醫之詐人財帛也，一膿瘡而故使潰裂，直至不可收拾，使病家惶恐而求之；在此時也，彼需財若干，帛若干，予取而予求矣。彼奸臣之弄權也，亦何草不然。一么麼小醜也，故資助之，使之跳

梁，糜爛地方，震動神京，使朝廷無所措手足；而彼一鼓擒之，以見一己之功。和珅之與白蓮教也，亦師奸醫之故智耳。

世人有言伴君如伴虎，一朝逢怒，則不獨身家財產奪之，且并九族性命而亦奪之，可不懼哉！刑和珅頻撓虎鬚，宜其得禍。今日家產纍纍之禍，卽昔日頻頻賞賜之恩積之也。故伴君者不可受恩，無恩亦無禍，恩重則禍亦重。

成得曰：事不成，便拼送了俺的腦袋；若成了，大人們所坐的地方，便是俺坐的了。磊磊落落，豪氣逼人，足使堂上袞袞諸公，終日小心翼翼，爲臣妾之行，者咋舌也。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成敗原無定論。

第五十四回 遇宮變煤黑子效死 獻巧藝王董氏傷生

却說林清謀反的前一年，有臺灣淡水同知，在淡水地方，捉得一個妖言惑衆的匪徒，名叫高媽達；他自認說是八卦教的小頭目，另有大頭目林清，在京裏買通太監，約定明年秋天起事。那同知官得了這個消息，急急修下文書，送進京去；那京中大臣見了文書，認他有意張皇，便捺下了不去奏明。到了起事的前一天，又有蘆溝橋的巡檢，得了消息，悄悄的去通報順天府尹，說林清約在明天打進宮去謀反；那府尹得了消息，反把這巡檢申斥了一頓，說他此如何事，豈可冒昧聲張？他自己也一點不去預備。到了這一天，果然大亂起來；忽見滿街的教匪，拿着刀槍，橫衝直撞，看他們打進東華門西華門去。便有太監劉德才楊進忠一班人，在裏面接應；又有那總管太監閻進喜，在宮內接應。這時東華門的護兵，見匪徒來勢兇勇，急閉門時，

已來不及了；五七百個教匪，殺進東華門，直殺到弘德殿。又有太監從宮裏殺出來。那班宮娥秀女，嚇得嬌聲啼哭，宮內頓時大亂。那西華門，也有五七百個教匪，殺進去，御林兵士忙把宮門緊閉，死力抵禦。這時嘉慶帝恰巧不在宮中，前幾天已到圓明園去了；宮裏留下的侍衛又不多，兩面抵敵了多時，西華門已打破了，教匪一擁而進。殺過尙衣監，文穎館，直到隆宗門，侍衛們且戰且退，忽然太監們自己也殺起來，一時喊殺連天，血流遍地，一班妃嬪住在翊坤宮永和宮咸福宮的，聽了這喊殺的聲音，慌做一團。有幾個膽小的宮嬪，早已投井死了。這時二皇子旻甯和諸王貝勒，正在上書房讀書，聽說宮中有變，便不慌不忙，喚太監們拿我的鳥槍和腰刀來！太監們送上鳥槍腰刀，他便召集了二十幾個太監，說道：跟着俺跑！他領着太監，走到養心門口；祇見一羣匪徒，正喊殺奔來。二皇子吩咐：快關上養心殿！又命太監爬上牆去探望，見有賊爬上牆來，便出其不意的拿棍子打下去；有許多匪徒，被太監們打得腦漿迸裂，死在牆下。匪中有幾個頭目看了，便鼓着勇氣，一手拿着白旗，搶先爬上牆來；牆東面便是大內，那賊人在牆上喊着，向東奔去。二皇子站在養心殿階下，拿起鳥鎗，覷得親切，一連打死了兩個頭目；貝勒綿志，站在皇子左首，也放鎗打死了。一個頭目。其餘匪徒，見死了頭目，也不敢過牆來，向別處散去了。講到那二皇子，自幼便是本領高強的；在乾隆五十四年，旻甯年紀祇有八歲；那時乾隆帝駕幸張家灣行宮，率領諸皇子皇孫，在校場比射。旻甯站在一傍，候諸王貝勒射過了，他便上去跪在乾隆帝跟前，也要求皇祖父賜他比射。乾隆帝看了，十分歡喜；便吩咐諸皇孫和旻甯年紀相同的，也在校場上比射。同時比箭的有八個孩子，都沒有氣力射箭，獨有這

旻甯拿着小弓小箭，連發三箭，却有兩箭射中了紅心。乾隆帝看了，呵呵大笑，把這位皇孫喚上殿來，伸手摩着他的頭頂，說道：「孫兒本領不小，俺如今要賞你，你願意得什麼？」旻甯磕着頭，說道：「孫兒願祖父賞穿黃馬褂。」乾隆帝便依他，說道：「快拿黃馬褂來！」一時却没有小馬褂，左右侍衛便挑一件大人穿的黃馬褂來，給旻甯披在肩上，由太監抱着下去。從此宮中人人都喚他小將軍。旻甯也日日跟着師傅操練，他又愛打鳥，所以一支鳥鎗，他打來却是百發百中的。如今在宮中解了大內的圍，那班教匪看看養心門有人把守，便趕向東華門去，和別股匪黨會合。這時東華門的匪徒，已打進宮門，正要搶進阿哥哈門去，忽見一個大漢，上身赤着膊，渾身皮膚黑得和漆一般，手中拿一支粗重扁擔，大喝一聲道：「你們反麼？輪着扁擔橫掃過來。那班匪徒見他來勢兇惡，便大家圍上去，和他抵敵。那大漢一條扁擔，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打得車輪似的轉；被他打着，不是打得斷腰折臂，便是打得頭破血流。二三百人，被他打死了一半。如今做書的趁這空兒，把這大漢的來歷略表一表。原來這大漢，並不是什麼宮中的侍衛，原是東華門外一家煤舖裏的挑夫，他每天挑着煤擔，送進東華門去，給修書館裏用的。他天天在煤堆裏鑽進鑽出，那臉面手臂和肩膀胸背，都染得漆黑的，宮裏的太監們，取他綽號，叫他煤黑子。那煤黑子生性慧直，愛打抱不平，他仗着自己氣力大，見有不平的事體，便擎着鐵扁擔上去廝打。他那條扁擔，足有一百斤重，打在人身上，管叫你骨斷筋酥。這一天，他見許多教匪闖進東華門來，知道他們造反，便奮力和他們廝殺。他一個人抵敵着二三百人，打了一個時辰，卻不會放過一個人闖進阿哥哈門去。這阿哥哈門，便是熙和門，當他在門外喊殺的時候，聲

音直達到宮裏。這時恰巧有一個大學士寶興，在上書房教授諸王讀書，從景運門出來；望見門外一個黑大漢，在那裏抵敵一羣匪徒，急急回進門去，喚集許多太監來，急把呵期哈門閉上。一面調集寶錄館國史館功臣館三館的吏役，各各手裏拿着棍子，爬在牆上把守住；一面又四處調齊虎賁軍士，從側門出去，和教匪廝殺。這時另有一隊匪徒，從西華門繞過來，幫着去打煤黑子；那匪徒愈來愈衆，足有一千個人，任你如何大力，也抵擋不住了。那三館的吏役，爬在牆頭，眼看着煤黑子被許多匪徒一擁上前，亂刀斬死；那煤黑子臨死的時候，一邊嘴裏罵着人，一邊還拿拳頭打死幾個人，纔倒地死了。那班匪徒見打死了煤黑子，便要搶上官牆來；這時後面的虎賁軍士也到了，那班留守京中的諸王大臣，也率領禁衛兵，從神武門進來。兩面軍隊圍住了一陣廝殺，把那班匪徒直殺出中正殿門外。這時天已傍晚，那宮中的路，匪徒是不熟悉的；看看逃到死路上去，被官兵追殺一陣，沿途被殺死的也不少。匪徒被他們逼到一個牆角，正要上前去捕捉，忽然天上下了一陣大雨，霹靂一聲，又打死了許多匪徒；其餘的一個個都拿繩子綁住，送到九門提督衙門裏去審問。招出他大頭目林清在黃村地方守候消息，提督官派了一大隊兵士，星夜到黃村去把林清捉住，解進京來。第二天嘉慶帝從圓明園回來，親自在豐澤園陞座，審問林清；那林清又供出許多同謀的太監來。嘉慶帝派侍衛官，把那班太監一齊捉來，審問明白；下旨把林清和同謀的太監，一齊腰斬；其餘匪徒，一律正法。一時血淋淋的殺下三百多個頭，在京城裏大街小巷號令。嘉慶帝同宮去，看望妃嬪，安慰了一番；又傳三皇子和貝勒綿志進宮去，當面稱贊了一番，賞他每人一個貂褂，一個碧玉班指。第二

天上諭下來，封二皇子爲智親王；貝勒綿志，進封郡王。大學士寶興奏稱煤黑子保衛有功，這時纔把煤黑子的屍身，從匪徒屍身堆裏掘出來，替他洗刷，送回煤鋪子去。皇帝又下旨，賞煤黑子六品武功，照武官陣亡例賜祭，又賞治喪銀子一萬兩。煤黑子的妻子，誥封夫人。那煤黑子實在是沒有妻子的，如今那煤店裏的掌櫃，見有這許多好處，便把自己一個大女兒，冒認做了煤黑子的老婆，一般的也披麻帶孝，替他守起寡來。這且不去說他。如今再說那李文成，佔據了滑縣，聽說林清已死，他便號召了一萬多徒黨，聲稱替林清報讎，在山東河南一帶地方騷擾起來；他仗着有運河輸運糧食，往來便利，便在運河一帶紮起營盤，和官軍對壘。直隸總督溫承惠，河南巡撫高杞，和他抵敵，都打了敗仗。嘉慶帝便下旨，調陝甘總督那彥成，帶了山東河南的兵隊，前去勦匪。那彥成有一位副將，名楊遇春，却是十分驍勇，東蕩西殺，匪黨見了他都害怕。因楊遇春領下有二萬兵，都稱他爲將軍，一聽說將軍到了，便嚇得他們不戰而逃。後來又有一個楊芳，從陝西帶兵前來助戰；這兩位楊將軍，克復了許多城池，殺死了二萬多教匪。李文成逃到白土岡上，伏兵四起；文成知道中了計，性命不保了，便在岡上放一把火，自己燒死了。從此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地方都太平了。嘉慶帝想起教匪的可怕，便下詔查禁，說道：以後不論何種宗教，一律嚴禁。這時有一個來陽縣知縣，打聽得有一個英國教士，在他境內傳教；他便不問三七二十一，去把那教士捉來，活活絞死。英國皇帝發了惱，立刻派了十三隻兵船來佔據澳門，兩廣總督熊光發了急，飛報到京。嘉慶帝下旨，叫他封禁水路，斷絕糧食。那英兵果然支撐不住，回到印度去。這時江浙兩廣海面上，常有一班海盜出沒；皇上又

下旨，命沿海各省，添練海軍，造了許多兵船，在海面上游弋。又嚴禁外國船隻裝鴉片烟進口，命各處關口，嚴密搜查，能查出在二百斤以上的，便賞他官員。這個旨意一下，那班關隘人員，查烟自然查得格外起勁；那外國船隻，也不敢進口來了。嘉慶帝看看內外太平，便又想出京巡狩，便在三月時候啓蹕，到五台山去；五月從五台山回來，又到熱河避暑去。熱河地方，原有一座避暑山莊，一面靠山，三面近水，蓋造得十分曲折；嘉慶帝住在裏面，想起前朝帝皇的風流韻事，便也十分羨慕。嘉慶帝這時自從鈔沒了和珅的家產以後，手頭十分寬裕；這位皇帝，在歷史上是有名節儉的，他到了暮年，忽然想到人生幾何，怎不及時行樂？便悄悄的傳進內務大臣去，吩咐他到江南去採辦物料，要在避暑山莊裏面，大興土木。這時皇帝又添立了幾個妃子，終日在園中尋樂。不多幾天，那採辦大臣回來，又帶了一座鏡湖亭的模形來。這鏡湖亭，是浙江巡撫打的圖樣，叫巧匠王森夫妻兩人製造的。如今浙江巡撫，聽說皇上要大興土木，便把這亭子的模形，和王森夫妻兩人，一齊送到熱河來；一面上了一本奏摺，說王森夫妻兩人工作如何巧妙，皇上如今建造園亭，正可以隨時垂詢。嘉慶帝叫先拿亭子模形來看。內監捧上一個盒子，盒子裏藏著一座小亭子；皇帝看那亭子時，果然建造得十分精巧，瓦是用玻璃的，柱子是用水晶的，四面牆壁上嵌著幾萬塊小鏡子，望去閃閃的射出光來。亭中間安著一架象牙牀，四面都嵌著大塊的鏡子。皇帝看了，果然在那裏贊嘆。又吩咐快把王森夫妻兩人傳進來，太監同奏稱：他夫妻兩人，因沒有功名，不敢進見。嘉慶帝吩咐立刻賞他七品衣帽，他夫妻兩人穿戴齊全，走進屋子來，爬在地下；那王森見了皇帝，嚇得他渾身抖動，倒是他老婆大

大方方的低着頭跪在一傍。皇帝看時，那女人長得肢肢婀娜，肌膚白淨，早不覺動了心；後來喚他抬起頭來，祇見眉彎入鬚，粉臉凝脂，望去十分秀美。皇帝心想，俺宮中枉有許多妃嬪，誰人趕得上他這模樣兒。嘉慶帝不覺滿面堆下笑來，問他姓什麼？那女人便低聲俏氣的奏道：奴性董氏。又問他：你嫁丈夫幾年了？董氏回說：四年了。問道：這座鏡湖亭模形，是你和王森兩人造成的麼？董氏回稱：亭子的瓦簷壁柱，是俺丈夫造的；裏面的雕刻鑲嵌，是奴造的。皇帝稱贊：好一雙巧手！便吩咐把王森送進巧藝院去，聽候差遣；又把董氏收入內庭去，做供奉女官。皇宮裏原有一班供奉女官，專司書畫刺繡雕刻各種精巧女工，做女官的，大半都是漢人。董氏一進內苑，也不叫他工作，也不叫他做事，祇叫他終日伴着皇上在瓊島春陰游玩。董氏原不肯陪伴皇帝的，無奈深入宮禁，知道倔強也是沒用；後來看看皇帝性情也十分溫柔，董氏向皇帝哭求，要放他出去見丈夫一面。皇帝笑着安慰他道：你好好住在這裏，待一年以後，朕打發人送你回家去。又問他：你在江南見過西湖麼？董氏回說：西湖是奴的家鄉，如何不見。皇帝便吩咐他造一個西湖十景的模形。從此董氏在宮裏，搏土弄泥，細細的工作起來；皇帝在一傍看着，他有時也替他調顏色烘泥土，十分忙碌。兩人靜悄悄的在屋子裏，宛似民間恩愛的夫妻。有時皇帝情不自禁了，便拉着董氏要尋歡，董氏忍不住掛下淚來，苦苦哀求說：皇上三千粉黛，何必定要破奴的貞節？皇帝見了他的聲態，十分可憐，便也把心腸軟了下來；幾次都是董氏求免的。但這皇帝終是捨他不下，每天總要到瓊島春陰去說笑一回，看看董氏的眉眼兒，也是有趣的。皇帝常對太監說道：古時吳絳仙，秀色可餐；如今這看了董氏的眉眼，却叫人忘

了眠食。這句話傳到宮裏去，那許多妃嬪，心裏都妬忌；又見皇帝終日伴着董氏在瓊島裏，不見臨幸到別的宮院裏來，便說那董氏是個狐狸精，把個皇帝迷住了。把這話去告訴皇后，那皇后是賢慧出名的，聽了妃嬪的話，反勸他們不可吃醋。其實皇帝和董氏，却絲毫沒有淫穢的行爲；祇因董氏美得和天仙一般，性情又十分貞靜，皇帝看着，他反把他的淫心鎮壓住了。到極親熱的時候，祇是握一握手罷了。獨把那王森丟在巧藝院裏，淒涼寂寞，早晚想念他的妻子；常常求着總管太監，要和他妻子見一面。那太監說：皇上留着的人，俺怎麼敢去喚出來？從此王森便半瘋半癲的，終日忽啼忽笑；巧藝院裏的同事們，也不去理會他。有一天，皇上恰巧從宮裏出來；王森見了，忙上去爬在地下，連連磕頭求皇上放他妻子出來見一面兒。皇帝笑說道：你妻子手工精巧，皇后留在院中，不肯放出來；你如嫌寂寞，朕賞你一個宮女罷。說着，便進去了。到了夜裏，果然內庭送出一個宮女來；太監替他打掃出一間院子來，送他兩人進去住着。誰知連住了三夜，他兩人還是各不相犯的。那王森越鬧得兇了，見人便哭嚷着要見他的妻子；皇帝知道了，便傳出旨來，把王森官銜陞到五品，又賞他二萬兩銀子，打派兩個侍衛，把他送回南邊去，賞他的那個宮女，原是南邊人，便也跟着他一同到南邊去。那宮女原要嫁王森的，王森說道：我和妻子情愛很深，如今他雖關在宮裏，我也不忍負心他。他到底給了那宮女三千兩銀子，送他同娘家去，嫁了別個男子。王森又帶了一萬兩銀子，悄悄的再趕到熱河去，拚命化錢，買通了宮裏的太監，打聽他妻子的消息。那太監見他癡得可憐，便替他到宮裏去通一個信。隔了幾天，那太監傳出一封董氏的信來，信上說道：天子十分多情，在宮中十個月，

並未失節，現在求着天子，已允准滿一年後，放我回家。夫妻團圓，即在目前。王森看了信，心中十分快活；從此他在外面靜靜候着，空下來和那班太監在茶坊酒肆吃喝閒談。那太監也看王森做人，和氣常常把宮中的秘密事體告訴他。今天皇帝召幸第幾妃，明天皇帝在第幾妃宮中遊玩，天天有人來報與王森知道。後來又有一個太監來告訴他說：昨天晚上宮中的瑩嬪，大鬧醋勁；祇因皇上寵愛董氏，常常到瓊島春陰裏去看望他，那瑩嬪忍不住氣，趕到瓊島春陰，揪住董氏要廝打。後來還是皇帝喝住了，那瑩嬪把皇帝拉到自己院子裏去了。王森聽了，說道：堂堂一位天子，怎的反怕那妃嬪？那太監低低的說道：不是這般說的。俺萬歲爺是多情不過的，聽說那瑩嬪還是萬歲爺未曾大婚以前，私地裏結識下的；想起舊日的交情，不免寵任他三分。王森聽了，流下淚來，說道：有這個雌老虎在宮裏，祇是苦了俺妻氏。那太監又再三勸慰他，說：你妻子快要放出宮來了，你也不用悲傷。又隔了幾天，看看那一年的日期快滿，王森在外面越法好似熱鍋上的螞蟻，一天等不得一天了。有一天，他原和宮內的總管太監約定在湖樓上相候。那湖樓後面，靠一座大湖樓上賣酒的。王森到時，還早，便獨自一人打着一角酒，喝着候着；停了一回，見那太監慌慌張張的來了，看他臉上神色不定。王森見了，一陣心跳，知道出了亂子，忙問：我的妻子怎麼樣了？那太監不會說話，先安慰他道：俺告訴你，你莫氣苦。欲知那太監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作小說，每於事情緊急之際，能寫來一絲不苟，頭頭是道，便是不凡。此段教匪撲宮，東華門為一路，西華門為一路；及其敗也，兩路合併為一，聚殲之於中正殿。寫來明白如畫，聲色並茂，使讀者如身當其

役，其筆力爲何如！

煤黑子實在是沒有妻子的，如今那掌櫃的見有這許多好處，便自己一個大女兒冒認做煤黑子的老婆，一般也披麻帶孝，替他守起寡來。寥寥數語，寫盡人間勢利心腸。有好處便守寡，於以見世間婦女之守寡，都從好處上買來；其寡是否真守，亦可想而知矣！吾常見一貧人妻哭夫甚哀，以其無好處也；一富人妻夫死而嬉笑自若，以其已得好處也。世之男子可以醒矣！

舉世滔滔，惟勢利是趨。獨有此王森夫婦，一以貞全，一以義守，出污泥而不濁，是人間清品也。彼嘉慶以帝王迫一弱女子，何求而不得？而董氏能不觸帝怒，不失貞身，尤屬難能而可貴。美人靜穆，反足以愆念，是真情場中閱歷之談。

第五十五回

崇節儉滿朝乞丐

慶功勞一室作餓夫

却說那太監原是內苑的總管，他的下屋，又離瓊島春陰甚近；凡是董氏的一舉一動，他都知道。當時他對王森說道：自你妻子董氏進宮去以後，皇上十分敬愛他，每天皇上坐着看董氏捏塑西湖十景，常常贊嘆稱他絕技。董氏每天工作完畢，皇上總有賞賜的，或是珠寶，或是衣服。董氏也伴着皇上，或下一局棋，或說笑一回；兩人雖十分親密，却是各不相犯的。這幾天皇上因爲被瑩嬪管住了，不會到瓊島春陰來。董氏一個人住在屋子裏做工，到昨天晚上，忽然鬧出亂子來了。那太監說到這裏，王森的臉也青了；太監還勸他莫急壞了身子。又接着說道：昨夜宮裏打更的，纔打過三更，忽聽得有開動宮門的聲音。俺在睡夢中，不十

分聽得清切；停了一回，俺又睡熟了。祇聽又是一聲窗戶開動的聲音，恍惚是在瓊島春陰裏。接着又是一聲女人叫喊的聲音，俺纔忍不住了，急披衣起來，喚醒同伴，搶到瓊島春陰正屋裏去；祇見董氏睡的屋子裏，窗戶洞開着，走進屋子去看時，那牀上的被褥，攪得一團糟。那睡鞋兒金釵兒，沿路散着，直到窗戶外面，欄杆邊還落下一支玉簪兒，却已打得粉碎了。這玉簪兒是董氏平日插戴的，俺還認得出來。祇是那董氏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今天一清早，俺們去奏明皇上，皇上也打發人四處找尋；後來見太液池水面上浮着一件小紅襖兒，看那領口袖子的鑲滾，皇上認識是董氏平日穿的，忙喚會水的攢到河底裏去四處撈尋，却又毫無形迹。那王森一句一句的聽着，起初早已支撐不住了，祇望他妻子還有救星；如今知道他妻子是不得救的了，他覷着太監不防頭的時候，祇喊得一聲：「我的苦命妻子！一聳身向後樓窗口一跳。太監忙上去拉救，已來不及了；那座湖樓高出湖面五六丈，王森跳下去，直撞到水底裏，那湖面又很闊；可憐他一對恩愛夫妻，祇因有這絕藝，却不料送去了他一雙性命。嘉慶帝自從見了董氏，因他生得貞靜美麗，天天對他坐着看一回，心中便得了安慰；如今不見了這位美人，想得好苦。他年紀已六十歲了，精神也衰了；心裏有了悲傷的事體，他也無心管理朝政了，所有一切大小國事，統交給滿相國穆彰阿辦理。那穆相國又是一個貪贓枉法的奸臣，他做了宰相，把國事弄得更壞；東北幾省，鬧着教匪，東南幾省，鬧着海盜，西藏新疆回教徒又作亂，廣東又有鴉片的案件，和英國交情一天一天的壞起來，弄得全國擾亂，百姓怨恨。那班御史官，紛紛上奏章參他；却被穆相國派人在暗地裏把那參摺一齊捺住了，不送進去。這時智觀

王旻甯也隨侍在行宮，却是有十分孝心的；後來嘉慶帝因想念董氏，想念得利害，那瑩嬪和別的妃子，又常常在皇帝跟前爭鬧着嘔氣。年老的人，又傷心，又氣惱，不覺病了。這一病，來勢很兇；智親王天天在屋子裏衣不解帶的服侍父皇。嘉慶帝一病六七十天，朝廷的事，一任那穆相國擺佈去，越法沒有人過問了。直病到第三個月上，嘉慶帝看看自己不中用了，便召集了御前大臣穆彰阿，軍機大臣戴均元，托津，一班老臣，在榻前寫了遺詔。大略說：朕於嘉慶四年，已照家法，寫下二皇子旻甯之名，密藏正大光明匾額後；現在行宮隨躡。朕逝世以後，着傳位於二皇子智親王旻甯。汝等身受厚恩，宜盡心輔導嗣皇，務宜恭儉仁孝，毋改祖宗成法。欽此。這道諭旨下了以後，到第二天，嘉慶帝便逝世了。把個智親王哭得捨地呼天。一面許多大臣，把智親王送回京去；在太和殿上即位，受百官的朝賀。改年號稱道光元年。說也奇怪，這道光帝，在年輕的時候，却十分勇敢，性情也豪爽，舉動也漂亮；到大婚以後，忽然改了性情，却十分吝嗇起來。登了大位以後，在銀錢進出上，越法精明起來。自從嘉慶帝收沒了和珅許多家產以後，皇上的家產，原是十分富厚；但道光帝卻天天嚷着窮，說做人總須省儉。見了大臣們，總勸他須節省費用。那班大臣們，都是善於逢迎的，聽了皇上的話，便個個裝出窮相來。內中第一個刁滑的，便是那穆相國；他每次上朝，總穿着破舊的袍褂。皇帝見了，便稱贊他有大臣風度。他却忘了穆相國在外面做的貪贓枉法窮奢極慾的事體。不多幾天，滿朝的臣子，都看着他的樣，個個穿着破舊袍褂；從殿上望去，好似站着兩排化子，那皇帝便是個化子頭。從此以後，官員們也不敢穿新的袍褂了；一時京城裏舊貨鋪子裏的破舊袍褂，都賣空，賣的好價錢。起初

還和新袍褂的價錢一樣，有許多官宦人家，把嶄新的袍褂，拿到舊衣鋪子裏去換一套破舊的穿穿；後來那舊袍褂越賣越少了，那價錢飛漲，竟比做兩套新的還貴。有幾個官員，無法可想，祇得把新的打上幾個補子在衣襟袖子上，過意弄齷齪些；皇帝看了，纔沒有說話。後來慢慢到了冬天，大家都要換皮褂了，家裏原都藏着上好的細毛皮統，祇怕穿出去受皇上的責備，大家都忍着凍，不敢穿。後來有一個武英殿大學士曹振鏞，却是天性愛省儉的，和道光帝可以稱得一對兒。因此道光帝也和他十分談得入港，每天總要把這位曹學士召進宮去長談。太監們認做皇上和大學士在那裏談國家大事，誰知留心聽時，每天談的都是些家常瑣事。有一天，曹學士穿一雙破套褲，進宮去，那兩隻膝蓋上，補着兩個嶄新的掌。道光帝見了，便問道：你補這兩個掌，要化多少錢？曹學士奏稱：須三錢銀子。皇帝聽了，十分詫異，說道：朕照樣打了兩個掌，怎麼內務府報銷五兩銀子呢？說着，揭起龍袍來，給曹學士看。曹學士沒得說了，祇得推說：皇上打的掌，比臣的考究，所以價錢格外貴了。道光帝嘆了一口氣，從此逼着宮裏的皇后妃嬪，都學着做針線；皇帝身上衣服有破綻的地方，都交給后妃們修補。內務部却一個錢也不得沾光，弄得那堂司各官，窮極了，都當着當頭過日子。道光帝還說：宮裏的開銷太大，又把許多宮女太監們遣散出宮，叫他們自尋生活去。偌大一座大內，弄得十分冷落；有許多庭院，都封鎖起來。皇帝也不愛游玩，終日在宮裏和那班妃嬪們做些米鹽瑣屑的事體。他又把宮中的費用，細細的盤算一番，便下一道聖旨：內廷用款，以後每年不得過二十萬銀圓。那班妃嬪，終年不得添製新衣，大家都穿着破舊衣衫。便是皇后宮裏，也鋪着破舊的椅墊。皇帝天天

和曹學士談談，越法精明起來了。那曹學士平日化一個錢，他都要打過算盤，他家中有一輛破舊的驢車，家裏的廚子，又兼着趕車的差使；曹學士每天坐着車，早朝出來，趕到菜市，便脫去袍褂，從車廂裏拿出菜筐稱竿兒來，親自賣菜去。和菜販子爭多論少，常常爲了一個錢的上下，兩面破口大罵。到這時，曹振鏞却要拿出學士牌子來，把這菜販子送到步軍衙門辦去；那菜販子一聽說是大學士，嚇得他屁滾尿流，忙爬在地下磕頭求饒，到底總要依了他。那曹學士佔了一文錢的便宜，便揚揚得意的去了。他空下來，常常在前門外大街上各處酒館飯莊裏去打聽價錢；他打聽了價錢，並不是自己想吃，他却去報告皇上。那皇上聽了便宜的菜，便吩咐內膳房做去。說也可憐，道光帝祇因宮中的菜蔬很貴，却竭力節省，照例每餐御膳，總要化到八百兩銀子。後來道光帝祇吃素菜，不吃葷菜，每桌也要化到一百四十兩銀子；若要另添一樣愛吃的菜，不論葷素，總要化到六七十兩銀子。皇帝便是吃一個雞蛋，也要化五兩銀子。有一天，皇帝和曹振鏞閒談，便問起：你在家可也吃雞蛋麼？曹學士奏稱：雞蛋是補品，臣每天清早起來，總要吃四個氽水雞蛋。皇帝聽了，嚇了一跳。說道：雞蛋每個要五兩銀子，你每天吃四個雞蛋，豈不是每天要化二十兩銀子麼？曹學士忙回奏道：臣家裏原養着母雞，臣吃的雞蛋，都是臣家中母雞下的。道光帝聽了，笑道：有這樣便宜事體？養了幾頭母雞，就可以吃不化錢的雞蛋。當下便吩咐內務部去買母雞，在宮中養起雞來。但是內務部報銷，每一頭雞，也要化到二十四兩銀子。道光帝看了，也祇得嘆一口氣。第二天，曹學士又從前門外飯館裏打聽得一樣便宜葷菜來；進宮見了皇上，便說：前門外福興飯莊裏，有一樣荳腐爛豬肝的葷菜，味兒

十分可口，價錢也十分便宜。道光帝問：「豈腐豬肝，朕却不會吃過。不知要賣多少銀子一碗？」曹學士奏道：「飯莊裏買去，每碗祇須大錢四十文。」皇帝聽了，直跳起來，說道：「天下那有這樣便宜的菜？便吩咐內監傳話到內膳房去，從明天起，傍的東西都不用，每上膳，祇須一碗豈腐燒豬肝便了。」內膳房正苦得沒有差使，無可佔光；如今忽奉聖旨點菜，便添委了幾個內膳上行走，忙忙的預備起來。第二天午膳，便有這樣菜來。道光帝吃着，果然又鮮又嫩。便是這一樣菜，連吃了十天。到月終，內務府呈上賤目來。道光帝一看，便是這豆腐燒豬肝一項，已化去銀子二千餘兩。下面又開着細賬，計供奉豆腐燒豬肝一品，每天用豬一頭，計銀四十兩；黃豆一斗，銀十兩；添委內膳房行走專使殺豬二人，每員每天工食銀四兩；豆腐工人四名，每天每名工食銀一兩五錢；此外刀械鍋灶豆腐磨子和搭蓋廚房豬柵等，共需銀四百六十兩；又置辦雜品油鹽醬醋，共需銀一百四十五兩以上。備膳一月，計共需銀二千五百二十五兩。道光帝看了這張賬單，連連拍着桌子，說道：「糟了！糟了！立刻把內膳房的總管傳上來，大大訓飭了一場。」又說：「前門外福興飯莊，賣四十文一碗，偏是朕吃的，要化這許多銀子？以後快把這一項開支取銷。要吃豆腐燒豬肝，祇須每天拿四十文錢到前門外去跑一趟便得了。」那總管回奏說：「祖宗的成法，宮中向不在外間買熟食吃的。」道光帝聽了，把袖子一擄，說道：「什麼成法不成法！省錢便是了。」那總管聽了，不敢做聲，祇悄悄的跑到前門外去，逼着福興飯莊關門。又取了四鄰的保結，同宮來，奏明皇上。說：「福興飯莊已關了門，這豆腐燒豬肝一味，無處可買。」第三天，皇帝特意打發曹學士到前門外去踏勘過，他纔相信。從此取銷了這一味豆腐燒豬肝，那內膳房又沒得佔

光了。他們在背後抱怨皇帝，說：再照這樣清苦下去，俺們可不用活命了。隔了一個月，宮裏又舉行大慶典了。這時大學士長齡，打平了回疆，把逆首張格爾監送京師。道光帝親御午門受俘。以後便在萬壽山玉瀾堂上開慶功筵宴，吩咐內膳房自辦酒菜。皇帝又怕內膳房太耗費銀錢，便傳旨：須格外節儉。當時請的客，除揚威將軍大學士威勇公長齡以外，還有十五個老臣。便是御前大臣穆彰阿，大學士托津，大學士軍機大臣曹振鏞，大學士戴均元，大學士兩江總督孫玉庭，戶部尚書軍機大臣黃鉞，禮部尚書穆克登額，工部尚書初彭齡，理藩院尚書富俊，左都御史松筠，郡王銜都統哈迪爾，都統阿那保，致仕大學士伯麟，致仕都統穆克登布。這許多人，擠了兩桌；桌面上擺着看不見的幾樣菜，這班大臣却不敢舉箸，祇怕一動筷便要吃光，吃光了是很不好看的。那道光帝坐在上面，也不吃菜，也不吃酒，祇和大臣們談些前朝的武功，後來又談到做詩，便即席聯起句來。有幾個不會做詩的，却請那文學大臣代做。做成一首八十韻的七言古詩，紀當時君臣之樂；又吩咐戴均五把君臣同樂畫成一幅圖。在席上談論了足足兩個時辰，菜也不會吃得便散席了。這時是嚴冬，道光帝見大臣們都穿着灰鼠出風的皮褂子，便問：你們的皮褂，做一做出風，要化多少銀兩？內中有許多人，都回答不出來。獨有曹學士同奏說：臣的皮褂，單做出風，須化工料銀二十兩。道光帝嘆道：便宜！便宜！朕前幾天一件黑狐皮褂，祇因裏面的襯緞太闊了。打算做一做出風，交尚衣監拿到內務府去核算了一核算，竟要朕一千兩銀子。朕因他太貴，至今擱在那裏不會做得。曹學士聽了，同奏道：臣的皮褂，是祇有出風，沒有統子的。說着，把那袍幅的裏面揭起來；大家看時，果然是一片光皮板，祇有四

周做着出風。道光帝看了，連聲說妙！又省錢，又好看。實在穿皮褂，原是取暖；做不做出風，是無關緊要的。從此以後，那班大臣穿的皮褂，卻把出風拉去。一時裏，官場中都行穿那沒有出風的皮褂了。那穆相國外面雖裝出許多寒酸樣兒，他家裏却娶着三妻四妾，又養着一班女戲子，常常請着客，吃酒聽戲，走過他門外的，總聽得裏面一片笙歌。因此有許多清正的大臣，都和他不對。祇因道光帝十分信任他，說他是先帝顧命之臣，凡事聽他的主張；那穆相國在皇帝跟前，花言巧語，哄得皇帝十分信任。祇有曹學士不歡喜他，他兩人常常在皇帝跟前爭辯，皇帝常常替他們解和。那穆相國一天驕傲似一天，無論京裏京外的官員，倘然沒有孝敬到他，他便能叫你丢了功名。因此穆相國家裏常常有京外的官員，私送銀錢珍寶來。那時有個福建進士林則徐，曾外放過一任杭嘉湖道，後來做江蘇按察使，升江西巡撫，他爲官公正，所到的地方，百姓稱頌。傳在皇帝耳朵裏，也十分器重他。這時英國的商船，常常把鴉片烟運到中國來，在廣東一帶上岸；岸害得中國人吃了他的烟，形銷骨立，個個好似病鬼一般。林則徐上了一本奏摺，說鴉片不禁，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不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道光帝看了這奏章，十分動容，便把他陞任兩廣總督。進京陛見，又說了許多禁烟的話。道光帝給他佩帶欽差大臣關防，兼查辦廣東海口事務，節制廣東水師。林則徐忽然太紅了，早惱了一位奸臣穆彰阿。那林則徐進京來，又沒有好處到穆相國門下；那穆相越法，啣恨在心，看看林則徐一到廣東，便雷厲風行，逼着英國商船繳出二萬三百八十箱鴉片烟來，放一把火燒了。那英國人大怒，帶了兵船，到福建浙江沿海一帶地方來騷擾。穆相國趁此機會，在皇帝跟前說了林

則徐許多壞話。說他剛愎自用，誤國不淺。一面派人暗暗的去和英國人打通，叫他們帶兵船去打廣東；一面又指使廣東的官吏，到京裏來告密。有一個滿御史，名叫琦善的，聽了穆相國的嫉使，狠狠的參了林則徐一本。穆相國又在皇帝跟前打邊鼓，把個皇帝也弄昏了。一道聖旨下去，把林則徐革了職，又派琦善做兩廣總督。琦善一到任，便和英國人講和，倍償七百萬兩元，開放廣州廈門福建甯波上海做外國的租界。英國人還不肯休，硬要拿林則徐辦罪。穆彰阿出主意，代皇帝擬一道聖旨，把林則徐充軍到新疆去。這時惱了一個大學士，名叫王鼎的，他見林則徐是一個大忠臣，受了這不白之冤，便屢次在朝廷上找穆相國論理；那穆相聽了王鼎的話，總是笑而不答。有一天，穆彰阿和王鼎兩人同時在御書房中召見；那王鼎一見了穆相國，由不得又大怒起來，大聲喝問道：林則徐是一個大忠臣，你爲什麼一定要哄着皇上把他充軍到新疆去？像相國這樣一個大奸臣，爲什麼還要在朝中做着大官？你真是宋朝的秦檜，明朝的嚴嵩，會看天下蒼生都要被你誤盡了！穆彰阿聽了，不覺變了臉色。道光帝看他兩人下不得臺，便喚太監把王鼎挾出宮去。說道：王學士醉了！那王鼎爬在地下連連叩頭，還要諫諍。道光帝把衣袖一拂，走進宮去了。王鼎回到家裏，越想越氣，連夜寫起一道表章來，說穆彰阿如何欺君，林則徐如何受屈。洋洋洒洒，足足寫了五萬多字。一面把奏摺拜發了，一面悄悄的回房去，自己吊死。第二天王鼎的兒子發覺了，又是傷心，又是驚慌；照例大臣自盡，要奏請皇上驗看以後，纔能收殮。那穆彰阿耳目甚長，得了這個消息，立刻派了一個門客，趕到王家去，要看王學士的遺摺。那王公子是老實人，便拿遺摺出來給那門客看。摺子上都是參穆相國

的話。欲知後事如何，且能下同分解。

莫爲天子無情！嘉慶帝卒以相思而死，此非嘉慶帝鍾情有獨到處，實因美人魔力之大，雖帝王英雄，有不能挈然者。董氏死而嘉慶帝亦死，彼董氏之色動嘉慶之心亦深矣！

語云：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有道光帝之崇尚節儉，便有此窮酸古怪之曹振鏞，彼祇知迎合上意以取榮寵，不思所以糾正帝德，是好之大者也。卒至一衣千金，一肴數千金，節儉未能做到，而徒貽後世之譏，甚矣！中庸之道不可不知也！

戰國策曰：去邪不疑，任賢不貳。林則徐拒絕鴉片一事，是誤於朝廷之疑惑。鴉片之毒，去之務盡，無所用其顧慮。林則徐之賢，任之宜專，無所用其疑貳。痛矣哉！林之言曰：不惟無可用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嗚呼！鴉片流毒，瀰漫全國，卒至今日不但無可用之兵，并且無可用之人矣！全國人類入於鬼趣，國烏得而不弱且亡也！

第五十六回

棄舊憐新宮中殺眷

鶯啼獅吼牀上戕妃

却說穆彰阿的門客，見王鼎遺摺上都是參奏穆相國的語，便把那遺摺捺住，哄着王公子道：尊大人此番逝世，俺東翁十分悲傷，打算入奏；在皇上跟前，替尊大人多多的求幾兩撫卹銀子。如今這遺摺倘然一遞上去，一來壞了同寅的義氣，二來那筆撫卹銀兩便分文無着了。看官須知道，道光皇帝崇尚節儉，做太官的都是很窮，做清官的越法是窮；如今王公子聽說有銀，便把那遺摺銷毀了，另外改做了一本摺子，說是

害急病死的。穆相國居然去替王鼎請了五千兩的卹金。穆相國暗地裏又送了王公子一萬兩銀子。王鼎一條性命，便白白的送去了。這時到了皇太后萬壽的日子，早幾天便有禮部尚書奏請籌備萬壽大典。道光帝祇怕多化銀錢，便下旨說：天子以天下養，祇須國泰民安，便足以盡頤養之道。皇太后節儉垂教，若於萬壽大典，過事鋪張，反非所以順慈聖之意。萬壽之期，祇須大小臣工入宮行禮，便足以表示孝敬之心。毋得過事奢靡；有違祖宗黜奢崇儉之遺訓。欽此。這道聖旨下去，那班官員都明白了皇上省錢的意思，便由穆相國領頭，和皇上說明，不須化內帑一文，所有萬壽節一切鋪張，都由臣民孝敬。皇帝聽了這個話，自然合意。便由皇上下諭，立一個皇太后萬壽大典籌備處，委穆彰阿做了處長。那穆相國背地裏反借着這承辦萬壽的名兒，到各省大小衙門裏去勒索孝敬。小官員并并湊湊，從一百元報效起，直到總督部臣報效到三十萬五十萬爲止；這一場萬壽，穆相國足足到手了一千萬兩銀子的好處。到了這一天，大小臣功帶了眷屬，進慈甯宮拜皇太后萬壽去。皇太后自己拿出銀子來，辦麵席；女眷在宮裏賞吃麵，官員們在保和殿上賞吃麵。吃過了麵，穆相國把家裏一班女戲子獻上去，在慈甯宮裏演戲；演的都是瑤池宴，東海宴，吉利的戲文。道光帝看那班女戲子個個都是斌媚輕盈，清歌妙舞；那服飾又十分鮮明，笙簫又十分悅耳。皇上忽然也心癢了；他在幼年時候，原也玩過韻舞，到這時，皇帝自己也上臺去扮了一個老萊子，歌唱起來。祇因是皇上扮着老萊子，臺上便不敢扮老萊子的父母。皇帝唱了一陣，皇太后看了，十分歡喜，吩咐賞，便有許多宮女，捧着花菓，丟向臺上去，齊聲說：皇太后賞老萊子花菓。那皇帝在臺上也便跪下來謝賞。皇帝下

臺來，那班親王貝勒，也都高興起來；他們終年在家裏沒有事做，這唱戲的玩意，原是他們的拿手。便各各揀自己得意的，登臺演唱去。有的扮演關雲長掛印封金的故事，有的演堯舜讓位的故事；一齣演完，又是一齣。臺上的做得出神，臺下的也看得出神。在這個時候，這個道光帝不知不覺的落在溫柔鄉裏去了。原來皇上扮戲的時候，穆相國便派一個領班的姑娘，名叫蕊香的，服侍皇上穿戴紮扮的事體；講到這個蕊香的容貌，在他班子裏要算得一個頂兒尖兒的了。那蕊香一邊伺候着皇上，一邊卻放出十分迷人的手段來；在皇帝跟前，有意無意的賣弄風騷。把個一肚子道學氣的道光皇帝，引得心癢癢的，深深的跌入迷魂陣兒去了。直到皇上演過了戲，退進書房去；那蕊香也跟了進來，服侍皇上穿脫衣帽。這房間是十分幽密的，房裏除皇帝和蕊香二人以外，沒有第三個人敢進來的。蕊香伺候皇上脫去戲衣，換上袍褂，又服侍他洗過臉，梳過辮子；便倒了一杯香茶，去獻在皇上手裏。蕊香滿屋子走着，那皇上的一雙眼珠，總跟着蕊香的腳跟兒；蕊香的一雙腳，長得又小又瘦，紅菱似的一雙鞋子，走一步也可人意兒。如今見他走近身來，皇帝再也耐不住了，便伸手拉着蕊香，兩人並肩兒坐下，唧唧嚶嚶的說起話來。外面戲越做得熱鬧，他兩人話越說得起勁。說到後來，皇帝實在捨不下這蕊香，蕊香也願進宮去服侍皇帝；便把穆相國喚進密室，把這意思對他說了，穆彰阿滿口答應。皇帝快活極了，當時無可賞賜，便把自己頸子上掛着的一串正珠朝珠，除下來，賞給他，穆彰阿忙跪下來謝着恩，一轉身，袖着朝珠出去了。當時皇上便把這蕊香姑娘悄悄的接進宮去，在蕊珠宮內召幸了。一連六晚，皇上召幸，不會換過第二人。那班妃嬪，不見皇上召幸，個

個心中狐疑；後來一打聽，纔知道皇上另有新寵，却把他們忘了，也無可如何，祇得在背地裏怨恨着罷了。內中祇有一個蘭嬪，他原長得比別的妃嬪俊些，又是皇帝寵愛的，他知道皇帝愛上了別人，不覺一股酸氣，從腳後跟直衝上頂門，他便化了許多銀錢，買通了太監，那晚皇帝吩咐抬轎的太監，抬到月華宮裏去。原來這時蕊香已封了妃子，住在月華宮裏，那抬轎的太監，得了蘭嬪的好處，故意走錯了路，把皇帝招到鍾粹宮裏來。這鍾粹宮裏，原是蘭嬪住着的，他見皇上臨幸，便忙出來迎接。皇帝見了蘭嬪，心中明知道走錯了，但是這蘭嬪也是他心愛的，便也將錯就錯的住下了。誰知這蘭嬪却恃寵而驕，他見了皇帝，不但不肯低心下氣，反撮着一張小嘴，嘮嘮叨叨的抱怨皇上不該丟了他六七天不召幸。道光帝起初並不惱恨，後來聽他嘮叨不休，心中便有幾分氣，那蘭嬪也不伺候皇上的茶水，祇冷冷的在一傍站着。皇上到這時，覺得沒趣極了，便祇是低着頭，看帶進宮來的臣子的奏章。從酉時直看到亥時，蘭嬪也不服侍皇上睡覺。這時皇上正看着一本兩廣總督奏報廣西匪亂的重要奏摺，那蘭嬪在一傍守得不耐煩了，便上去把這本奏摺搶在手裏，皇上正要去看時，祇聽得啞啞幾聲響，那本奏摺被他扯成幾十條紙條兒，丟在地下，把兩腳在上面亂踏。到這時，皇上忍不住大怒起來，便一言不發，一摔手走出宮去，跨上轎，回到西書房來，依舊把蕊香召幸。一面把一個姓王的值班侍衛傳來，給他一柄寶刀，喚一個內監領着，到鐘粹宮第八號屋子裏，把蘭嬪的頭割下來。那姓王的聽了，心中又害怕，又詫異，但是皇上的旨意，不能違逆的，祇得捧着寶刀，趕到鍾粹宮來。那蘭嬪正因皇帝去了，在那裏悲悲切切的哭，後來聽太監傳話，皇上有旨意，取蘭嬪的

腦袋。一句話，把蘭嬪嚇怔了；接着，便嚎啕大哭起來。一時鍾粹宮裏各嬪娥，都被他從睡夢中驚醒過來；趕到屋子裏來看他。那太監一連催逼着他快梳裝起來。傍邊宮女，便幫着他梳頭洗臉，換上吉服，扶着他叩頭，謝過了恩。那蘭嬪的眼淚，好似泉水一般的直湧着。諸事舒齊了，那王侍衛上來，擎着佩刀，吃察一刀，向蘭嬪的粉頸子上斬上去，血淋淋的拿了一個人頭，出宮復命去了。從此以後，那蕊香天天受着皇上召幸，誰也不敢在背地裏說一句怨恨的話，深怕因此得禍。誰知却觸惱了一位道光皇后。這位皇后，原長得十分俊俏；道光皇帝初把他陞做皇后的時候，夫妻之間，十分恩愛；但是皇后仗着自己美貌，他對待皇帝，却十分嚴正。這皇帝因愛而寵，因寵而懼；他見了皇后，却十分害怕，因害怕而疏淡。自從即皇帝位已後，和皇后終年不常見面；自己做的事體，常常瞞着皇后。那皇后因皇帝疏遠他，常常和那班妃嬪親近，心中不免有了醋意；祇因自己做了皇后，不便因牀第之事，和皇帝尋鬧。但皇帝在外面一舉一動，他在暗地裏却打聽得明明白白。如今聽說因寵愛一個蕊香，便殺死一個宮嬪；便親自出宮來，見皇帝，切切實實的勸諫了一番。說：陛下當以國事爲重，不當迷於色慾，誤國家大事；尤不當在宮中輕啓殺戮，違天地之和氣。幾句話說得又正絕，又大方。皇帝原是見了皇后害怕的，當下便是的應着，再三勸着，皇后回宮去。但是皇帝心下實在捨不得蕊香，看皇后一轉背，他立刻又去把蕊香傳來陪伴着；到了夜裏，依舊把他召幸了。一連又是三夜，他兩人終不肯離開。後來還是蕊香勸着皇上，說：陛下如此寵愛賤妾，皇后不免妬恨；陛下爲保全賤妾起見，也須到皇后宮中去敷衍一番。皇帝聽了他的話，這天夜裏，便到皇后宮中去。誰知這一去，惹出

稱水來了。原來皇后打聽得皇帝依舊臨幸蕊香，心中萬分氣憤，便打注意，要行些威權給皇帝看看，趁勢可以制服皇帝。這夜皇帝到皇后宮中去，皇后正悶着一腔子惡氣，兩人一言一語，不知怎麼，竟爭吵起來，皇后大怒。這時有一個滿侍衛官，姓恩的，正在乾清門值班。天氣又冷，夜又深了。他原是富家公子，耐不住這個苦，便在下屋裏燒着一個火盆，獨自一人燙着酒喝着。恰巧有一個值宿的太監，也因悶得慌，找他來說話解悶兒；他兩人對喝着酒，談着家常話兒。慢慢的又講到前夜鐘粹宮殺蘭嬪的事體。太監便問這姓恩的道：「你能殺人嗎？」那姓恩的笑說道：「俺長得這麼大，連殺一隻鷄也不會殺過。」太監說道：「倘然那天的事輪在你身上，便怎麼辦？」姓恩的說道：「也偶然出這麼一件事體罷了。宮裏那能常常殺人呢？」又問：「那天是誰值班兒？」太監說道：「是王待衛。」問：「不是青臉兒小王嗎？」太監點點頭。姓恩的說：「他是武榜出身，怎麼不能殺人？」俺是祖上傳下來的功名，不像他是拿刀動槍慣的。一句話不會說完，忽然有一個小太監推進門來，慌慌張張的對姓恩的說道：「皇后有旨，宣侍衛進宮去。快快！姓恩的聽了，心中止不住突突的跳。一邊戴帽子，一邊問那太監道：「你看是什麼？」那太監搖着頭，說道：「我看是不好。」姓恩的說道：「怕又要應着俺們將纔的話？」一邊說着，一邊跟着那小太監進去。走過一重一重宮門，都是靜悄悄的；遠遠的聽得鐘樓上打了三下。看到了皇后的寢殿外面，姓恩的便站住；那小太監走進屋子去，姓恩的這時止不住渾身打起顫來。看看走廊下面站着兩個太監，大家臉上怔怔的不說一句話。隔了半晌，祇見一個宮女，掀着門簾出來，低低的問：「誰是乾清門侍衛？」姓恩的上去，便應道：「我在這裏。」那宮女便向他招手兒。姓恩的到了此時，不由得慌張

起來。原來宮中規矩，大門侍衛，不許進宮；如今喚他直走進皇后的寢殿去，如何不要害怕？當下姓恩的跟着宮女，一脚跨進屋子去，祇見屋子裏燈燭輝煌，滿屋子鏡子射出光來，照得眼花。皇后已卸去了晚粧，穿着一件狐嵌半臂，坐在一張鋪滿錦繡的大牀上；皇帝也穿着便衣，坐在一張黃緞繡龍的安樂椅上。姓恩抓去帽子，上去爬在地下，叩請皇帝皇后聖安。便眼對鼻，鼻對心，直挺挺的跪着。半晌半晌，一屋子靜悄悄的。大家不說話。祇見兩個宮女，從牀後面揪出一個美貌女子來；望去好似妃嬪模樣。可憐他上下都穿着單衣，混身索索的發抖；那一段粉頸子上，鮮紅的血，一縷一縷的淌下來。他一邊哭着，一邊爬在地下，連連磕着頭。皇后不住的冷笑，說道：「好一個美人兒！好一個狐媚子！你哄着皇帝，殺死蘭嬪，再下去，你便要殺死我了。」說着，又回過頭去對皇帝說道：「陛下不常到俺宮中來，沒有夫妻的情分，我也不希罕；祇是陛下在外面，也得放尊重些。怎麼不論腥的臭的都拉來和他睡覺？不論狐狸妖精都給他封了妃子？這種妖精做了妃子，俺做皇后的也丟臉。陛下打量在外面做的事體，俺不知道嗎？陛下和這妖精睡覺，俺都記着遭數兒：在敬事房睡了四夜，可有麼？在遇喜所睡過三夜，可有麼？在綠蔭深處睡過四夜，有麼？在御書房裏又睡過四次，有麼？陛下和這妖精睡覺，也罷了；爲什麼一定要殺死蘭嬪？又爲什麼把別個妃嬪丟在腦後，一個也不召幸了呢？皇后越說越氣，拍着牀前的象牙桌兒，連連罵着：「昏君！那皇帝坐在椅子上，低着頭，祇是不作聲兒。忽然皇后問着姓恩的道：「你能殺人嗎？這姓恩的冷不防皇后問出這句話來，心想：自己在家裏終日掉着筆頭兒，如何能殺人？同心一想，自己又是一個武職，如何可以說不能殺人呢？當下他便硬着頭皮，

同說：能殺人。那皇后說道：很好。一手指着那地下跪着的女子道：快把他拉出去殺了！這姓恩的聽了，頓時魂不附體；看看那女子，也嚇得玉容失色，連連在地下磕着頭求饒命。姓恩的看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忙磕着頭奏說道：這女子原是該死。但宮裏不是殺人的地方，求皇后下旨，把這女子交給奴才帶到內務府去審問定罪。誰知皇后聽了這句話，越法生氣，拍着桌子說道：你說的什麼話？你是什麼人？你敢抗旨麼？你敢是和這個妖精也有交情的麼？你再多說，便連你也砍下腦袋來！你說宮裏不能殺人，那蘭嬪又怎麼吃王侍衛殺死在宮裏的？難道祇有皇上殺得人，俺便殺不得人麼？況且這個妖精，又不是什麼妃嬪宮女，原是穆彰阿家裏極淫賤的女戲子；是你們這不成器的皇上，把他拉進宮來，由這妖精作祟。如今俺說殺，便殺了；像這種賤貨，也不配交內務府審問。姓恩的聽了皇后的話，知道不能再替這女子求命的了；再求下去，連自己的性命也不保了。便上去拉着那女子便走。可憐這蕊香，哭得和淚人兒一般，拉住了姓恩的袍角，祇是嚷着：大爺救我的命罷！姓恩的兩手揪住他的手臂，橫拖豎拽的拉出了寢宮門外。院子裏一片月光，照着他兩人。蕊香跪在院子裏，連連向姓恩的磕頭哭着求命；姓恩的到了這時候，也顧不得了，閉着眼，咬着牙，一手拔下佩刀來，一手揪住蕊香的雲髻，在他頸子上亂砍。起初還聽他嚷着痛，後來喉管割斷，便沒有聲息了。看看還有半條頸子連在腔子上，他便用死勁一割，把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割下來。姓恩的到了這時，也不由得發了怔，癡癡的站在院子裏，對那倒在地下屍身看看。這時月光加倍的有光彩，照在蕊香的屍身上；祇見他上身一件粉紅單衫，鈕子也掙斷了，露出高聳聳白嫩的乳頭來。那一彎玉臂，越法覺

得白淨肥嫩。這姓恩的，年紀祇有二十多歲，正在女人身上用情的時候；他見了這一個豔麗的屍體，忍不住吊下淚來。看看院子裏沒有人，便跪下地去對屍首叩首着。說道：願姐姐死後早升天界，莫怨我狠心殺了你；這是皇后的旨意逼迫着我，我也是沒法。如今沒得別的，給姐姐多磕幾個頭罷。說着，不住的在地下磕頭，正磕着頭，忽然一個小太監出來催他繳旨。姓恩的忙提着人頭，進宮去覆了旨。皇帝看了，也掌不住吊下眼淚來。皇后吩咐姓恩的出去，姓恩的纔敢退出宮來。到了乾清門，那換班的侍衛也來了；姓恩的換下，走出乾清門。祇見那班大門侍衛，正在那吃祭萬歷媽媽撤下來的白汁肉。他們見了姓恩的，便一字兒站起來，上來請過安，說：請大爺吃肉。原來那班大門侍衛和姓恩的雖同做着侍衛官，但是他們的官級不同。那大門侍衛是在大清門值班的官，分一二三等，都是在每科武殿試榜上挑用的；在乾清門值班的，名御前侍衛，是在王公大臣的年輕的子弟們中挑用的。所以當時那班大門侍衛見了這姓恩的，十分尊敬，這姓恩的鬧了一夜，肚子也覺得餓了，見碗中盛着大塊的白汁豬肉，也便走進屋子去坐下來吃。這時燈光照在姓恩的臉上，大家看了，不覺一跳；齊口問道：恩大爺怎麼了？弄了一臉的血。又看他衣襟上也是班班點點的血，不覺喊了一聲。姓恩的見問，不由得嘆了一口氣，把在宮中殺慈香妃子的話說了出來。欲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好個一肚子道學氣的道光皇帝，一見慈香，便爾銷魂。吾常見所謂道學者矣！臨老入花叢，恆至沉溺；平時守之愈堅，臨事迷之愈甚。故所謂道學者，全在學養，不在形式；須目中有妓，心中無妓，方能不為

拖累。

皇帝演跪池活劇者，滿清一代，惟道光一人。然帝王家醋海風潮，畢竟與平民不同。此回寫來，又莊嚴，又哀豔，又慘嚴。至月下殺豔妃一段，筆力逼人，彌增慘豔。嗚呼！女子何不幸而入帝王家，卒至血濺粉頸，魂飛月下，可憐亦甚矣！而恩某之向屍跪禱，可謂癡至極矣！然癡情人自有此等舉動。

第五十七回

敬事房馱妃進御

豫王府姦婢殺生

却說：這姓恩的對着這班大門侍衛說出在宮中殺妃子的事體來，個個都聽得目瞪口呆。如今做書的，趁這個當兒，把清宮裏萬歷媽媽的故事說一說：原來這萬歷媽媽，便是明朝的萬歷太后。據說在明朝萬歷年間，清太祖帶兵打撫甯，被明朝的兵士捉住，關在撫甯牢監裏。清兵營裏送了十萬兩銀子給明朝的太監，太監替他去求着萬歷太后；太后對萬歷皇帝說了，把太祖放回國去。從此清宮裏十分感激萬歷太后。直到清兵進關，便在紫禁城東北角上造着三間小屋，裏面供着萬歷太后的牌位，宮裏人都稱他萬歷媽媽。從世祖傳下來，每年三百六十日，每天拿豬兩只，去祭着萬歷媽媽；管萬歷媽媽廟的，是一個老婆婆。這老婆婆每夜酉正二刻，趕着空車兒出城去，到子正三刻，車箱裏裝着兩口活豬，老婆婆自己跨着轆兒，趕着車，到東華門口候着待門開了，必要讓這豬車先進門去。車子上用青布圍着，不點燈的。這豬車進去了，接着便是奏事處官員，擎着一盞圓紗燈，跟在車子後面進來。接着又是各部院衙門遞奏官，和各省的摺弁；再後面，便跟着一班上朝的官員，到朝房去的。清宮規矩，紫禁城裏不許張燈；祇許奏事處用燈，講官用

燈，兩書房用燈。此外上朝陛見的各官員，都站在東華門外候着；見有一盞燈來，便搶着去跟在後面。紫禁城裏行車的，祇有這祭萬歷媽媽的猪車。那老婆婆把車趕進了東華門，沿着宮牆，向東北走去；到了廟門口，便有人出來幫着他，把猪殺了，洗刮乾淨，整個放到大鍋裏煮熟了，祭着萬歷媽媽。祭過了，割成大塊兒，送到各門去給侍衛官吃。那猪肉是白水煮的，不加鹽味；另有大鉢兒盛着白汁肉湯。侍衛吃時，不許加鹽味，也不許用湯匙筷子，祇許拿解手刀把肉割成片兒，拿到小碗裏去吃。起初大家因為淡吃着沒有味兒，後來侍衛中有一個聰明的，想出法子來；拿厚高麗紙切成小方塊，浸在好醬油裏煮透，又拿到太陽裏去晒乾。每到值班，各把這紙塊拿一疊藏在身邊，到吃肉的時候，把紙拿出來，泡在肉湯裏，蘸着猪肉吃着，他的味兒鮮美無比。這種肉味，御前侍衛是不得吃的。如今姓恩的退班時候遲了，正遇到大門侍衛吃肉，他也湊在一塊兒大吃起來。一面吃着，一面把殺妃子的事體說出來；說到悽慘的地方，大家不覺打起寒噤來。這姓恩的退出宮來，害了一場大病；從此以後，他便辭去職司，不肯當侍衛了。皇帝自從那夜和皇后吵鬧過，後來到底，皇帝自己認了錯，皇后纔罷休。從此以後，皇帝怕皇后吃醋，便常常到皇后宮中去住宿；便是有時召幸別的妃嬪，也須有皇后的小印，那妃嬪纔肯應召。宮裏的規矩，皇帝召幸妃嬪，原要皇后下手諭的。自從乾隆帝廢了皇后以後，這個規矩，已多年不行了；如今這位道光后重新拿出祖制來，道光皇帝便不敢不依，你道祖制是怎麼樣的？原來除皇后以外，皇帝倘要召幸妃子，祇許在皇帝寢宮裏臨幸，不許皇帝私下到妃子宮裏去的。那管皇帝和后妃房裏的事體的，名叫敬事房；那敬事房有總管太監

一人，馱妃子太監四人，請印太監兩人。總管太監是專管進膳牌，叫起寫冊子等事體的。馱妃子太監是專馱妃子的，請印太監，是到皇后宮中去領小印的。那膳牌，把宮中所有的妃嬪，都寫在小牙牌上；每一妃嬪，一塊牌子，牌子頭上，漆着綠色油漆，又稱做綠頭牌。總管太監，每天把綠頭牌平鋪在一隻大銀盤裏；如遇妃嬪有月事的，便把牌子側豎起來。覷着皇上用晚膳的時候，總管太監便頭頂着銀盤上去，跪在皇帝跟前；皇帝倘然要到皇后宮中去住宿，祇說一句留下，總管太監便把這銀盤擱在桌上，倒身退出屋子去。皇帝倘然不召幸妃嬪，也不到皇后宮中去，便說一聲拿去；那總管太監便捧着盤子退出去，皇帝倘然要召幸某妃，便祇須伸手把這妃子的牌子翻過來，牌背向上擺着；那總管太監一面捧着盤子退出去，一面把那牌子拿下來，交給管印太監，到皇后宮中去請印。皇后的管印太監，一面奏明皇后，一面在一張紙條兒上打上一顆小印，交給那太監；那太監拿着出來，交給馱妃子太監。那馱妃子太監，見了膳牌和小印，便拿着一件黃緞子的大氅，走到那妃子宮去，把小印紙條兒交給宮女；宮女拿進去給妃子看了，服侍妃子梳洗一番，宮女扶着。太監進去，把大氅向妃子身上一裹，背着直送到皇帝榻前解去大氅，妃子站着。這時皇帝也由太監服侍着脫去了上下衣睡在牀上，蓋一幅短被，露出臉和腳；太監退出房外，妃子便上去，從皇帝的脚下爬進被裏去，和皇帝並頭睡下。這時敬事房的總管太監，帶着一班太監，一齊站在房門外，看看過了兩個時辰，便在房門外跪倒，拉長了調子，高聲唱道：是時候了！聽屋子裏沒有聲息，接着又唱；唱到第三聲，祇聽得皇帝在床上喚一聲：來！那馱妃子太監，便走進屋子去。這時妃子已攢出被來，站在牀前，太監

上去，依舊拿大氅裹住，馱着，送回宮去。接着那總管太監進屋子來，跪在牀前，問道：「留不留？」皇帝倘然說留，那總管太監便回敬事房去，在冊子上寫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皇帝幸某妃，留一行字。」倘然皇帝說不留，那總管太監便到妃子宮中去，在妃子小肚子下面穴道上，用指兒輕輕一按，那水一齊流出來。清宮定這個規矩，原是仿着明朝的制度；如今道光后要行着自己的威權，又防皇帝荒淫無度，又請出祖制來。道光帝也無可奈何，祇得忍受着。這時宮中的風流案件纔了，接着豫王府裏去鬧出一樁風流案件來。那豫親王裕興，原是近支宗室。清宮制度，做王爺的，不許有職業；因此這裕興吃飽了飯，沒有事體做，終日三街六巷的閒闖。他又天生一副好色的大膽，仗着自己有錢有勢，看見些平頭整臉些的娘兒們，他總要千方百計的弄到手。京城裏有許多私窩兒，都是豫王爺養着；大家取他綽號，稱他花花太歲。還有許多良家婦女，吃他照上眼，他便不管你是什麼人家，闖進門去，強姦硬宿；有許多女人，被他生生的糟蹋了，背地裏含垢忍辱，有懸梁的，有投井的。那人家怕壞了名氣，又怕豫王的勢力大，祇得耐着氣，不敢聲張出來。後來這豫王爺爲了自己家裏的一個丫頭，幾乎送去了性命；這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丫頭名叫寅格，原是豫王福晉娘家陪嫁來的；祇因他長得白淨嬌豔，性情又是十分和順，王府裏上上下下的人都和他好。豫王有一個大公子，名叫振德，和寅格是同年伴歲；他兩人格外說得投機，常常在沒人的時候，說着許多知心話。這位福晉，又愛調理女孩兒，把個寅格調理得好似一盆水仙花兒，又清潔又高傲。大公子看在眼裏，越覺得可愛，便是寅格心眼兒裏，也祇有大公子。誰如這丫頭越打扮得出色，那豫王在暗地裏看了，越是動

心；豫王福晉知道自己丈夫是個色中餓鬼，便時時看管着他。這豫王看看無可下手，便也祇得耐着守候機會。看看這寅格十八歲了，越法出落得雪膚花貌，嫵媚動人；寅格也知道王爺不懷好意；每到沒人在跟前的時候，王爺總拿風言風語調戲他，有時甚至動手動腳，寅格便鐵板着臉兒，一摔手逃出房去。這種事體，也不止一次了。這一天合該有事：正是正月初六，原輪到近友宗室進宮去拜年；豫親王帶領福晉格格公子一家人，照例進宮去。皇上便在宮中賜宴。那皇后和豫王福晉說得上，便留着他在宮中多說幾句話兒；豫王在外面，看看福晉還不出來，他忽然想起家中的寅格。心想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便匆匆退出宮來，回到府裏，走進內院，把那班姨太太丫頭僕婦都支使開了，悄悄的掩進福晉房裏去。他知道寅格總在房裏看守着，誰知一踏進房看時，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再細看時，見牀上羅帳低垂，帳門裏露出兩隻粉底兒高心鞋子來，繡着滿繡花兒。豫王平日留心着，認得是寅格的腳；他心中一喜，非同小可。原來寅格在房中守候着，靜悄悄的不覺疲倦起來，心想回房睡去，又因福晉房中無人，很不放心，況且福晉臨走的時候，吩咐他看守着房戶，他仗着主母寵愛他，便一倒身在主母牀上睡熟了。豫王一面把房門輕輕關上，躡着腳，走近牀前去，揭去帳門一看，不由他低低的說一聲妙！祇見他一點珠唇上，搽着鮮紅的胭脂，畫着兩彎蛾眉，閉上眼，深深的睡去；那面龐兒越俊了，豫王忍不住伸手去替他解着鈕扣兒，接着又把帶兒鬆了。寅格猛從夢中驚醒過來，已是來不及了；他百般哀求啼哭着，終是無用，這身體已吃王爺糟蹋了。豫王見得了便宜，便丟下了寅格，洋洋得意的走出房去。這裏寅格又氣憤，又悲傷，下體也受了傷，止不住一

陣一陣的疼痛；他哭到氣憤極處，便站起來，關上房門，解下帶子，便在他主母的牀頭吊死了。可憐他臨死的時候，還喚了一聲：大公子！俺今生今世不能侍奉你了！王府裏屋子又大，這福晉房裏，又不是尋常奴僕可以進去得的；因此寅格吊死在裏面，竟沒有一個人知道。直到靠晚時，豫王福晉帶了公子格格從宮裏出來；那大公子心裏原記掛着寅格，搶在前面，走到內院去，推推房門，裏面是反閉着。打了半天，也不聽得房中有什麼動靜。大公子疑惑起來，急急跑來告訴他母親；他母親還在他父親書房裏，告訴見皇后的事體。聽了大公子的話，十分詫異，忙趕進上房去；那豫王還裝着沒事人兒，也跟了進來。許多了頭女僕，把房門擺開了，進去一看，大家不覺齊喊了一聲：啊！原來福晉的牀頭，直挺挺的掛了一個死人。大家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那寅格。這時獨苦壞了那大公子，他當着衆人，又不好哭得，祇是暗暗的淌着眼淚；那福晉見他最寵愛的丫頭死了，也由不得吊下眼淚來。一面吩咐快把屍身解下來，抬到下屋子去停着。管事媽媽上來，對福晉說道：府中出了命案，照例須去通報宗人府，到府來踏勘過，纔能收殮。又說：屋子裏的牀帳器具，一動也不能動的；須經官裏驗看過。豫王聽了這句語，心中已是虛了。接着說道：死了一個黃毛丫頭，報什麼宗人府！這時豫王福晉，因這丫頭是他心愛的，又看他死得苦，知道他一定有冤屈的事體在裏面；他也萬想不到這樁案件便出在他丈夫身上。他要替了頭伸冤的心很急，一時也不會細細打算，便去報了宗人府。這豫王因為是自己鬧出來的事體，不好十分攔阻，反叫人看出形迹來；又仗着自己是近支宗室，那宗人府也不在他心眼兒上。誰知這時管理宗人府的，是一位鐵臉無私的隆格親王，排起來，原是豫王

的叔輩。當下他接了豫王家人的報告，便親自到豫王府裏來驗看。他見那福晉牀上羅帳低垂，被褥凌亂，心下已有幾分猜到；後來相驗到寅格的屍身，見他下身破碎，褲兒裏塗滿了血污，這顯係是強姦受傷，羞憤自盡的。但這堂堂王府裏，有誰這樣大膽，在福晉牀上強姦福晉貼身的侍女？隆格親王起初疑心是豫王的豫公子鬧的案子，後來背着人把大公子喚來盤問一回，見一個羞怯怯的公子哥兒，不像是做這淫惡事體的人。正沒主意的時候，忽然那相驗屍身的件作，悄悄的送上一粒金扣兒來，扣兒上刻着豫親王的名字一個裕字；那大公子見了，便嚷道：這扣兒是俺父親褂子上的。隆格親王看時，扣兒下面果然連着一截緞子的瓣兒，還看得出拉斷的線腳兒來。當時便把管衣服的了頭喚來。那了頭名叫喜子，原是一個蠢貨。他一見了這粒金扣兒，便嚷道：啊！原來丟在這裏，怪不得我說怎麼王爺褂子上的金扣兒少了一粒了。隆格親王喚他把王爺的褂子拿來一看，見當胸第三擋鈕瓣兒拉去了一粒，看得出是硬拉下來的；因為那褂子對襟上，還拉破一條小小的裂縫。便問：這件褂子，王爺幾時穿過的那喜子說是昨天拿出來，王爺穿着進宮去的。又問：王爺什麼時候回府的？說：午後回府的。問：你可會留心王爺穿這褂子出去的時候，那褂子上可會缺少扣子？說：婢子曾看過，那扣子是完全的不會缺少。問：王爺回府的時候，身上可會穿褂子？說是穿在身上的。問：王爺什麼時候脫下褂子來的？說：王爺是先回府來，一回來，婢子上去請王爺寬衣，王爺也不說話，也不叫脫，匆匆忙忙的走進上房去了。問：可看見王爺走進誰的房裏？說：見王爺走進大福晉房裏去。問：這時大福晉可會回府？說：大福晉和公子格格們直到靠晚纔回府。問：王爺什麼時候出房

來的說。王爺進房去，隔了約摸一個時辰纔出房來。問王爺在房裏的時候，可聽得房裏有叫喊的聲音嗎？說王爺一進院子，便吩咐婢子們出去，不奉呼喚，不許進上房來，因此那時婢子們離上房很遠，有沒有叫喊的聲音，不但婢子不會聽得，便是闔府裏的姐姐媽媽們都不會聽得。問王爺進房去的時候，寅格在什麼地方？你可知道麼？說不知道，大概在大福晉房裏，因為寅格姐姐終年在大福晉房裏伺候着大福晉的。問王爺走出上房來，身上還穿着褂子嗎？說還穿着。問你怎麼知道還穿着褂子？說王爺從上房裏出來，回到書房裏，叫外面爺們傳話進來，說叫拿衣服去換。婢子立刻去捧了一包衣服，交給那爺們；停了一回，那爺們又捧着一包衣服進來，交給婢子。婢子打開來看時，見裏面包着一套出門去穿的袍褂；再看時，那衣襟上缺少了一粒金扣兒，又拉破了一條。婢子肚子裏正疑惑，問又不敢去問；若不去問，又怕過幾天王爺穿時，查問起來，婢子又當不起這個罪。如今這一粒金扣兒，却不料落在老王爺手裏；謝謝老王爺，婢子給老王爺磕響頭，求老王爺賞還了婢子罷。免得俺們王爺查問時，婢子受罪。說着他真的磕下頭去。隆格親王用好話安慰着喜子說：這粒金扣子，暫借給俺一用；你家王爺查問時，有我呢。又把那天服侍王爺換衣服的小廝傳來，問那天王爺脫下褂子來的時候，你可會留心那件褂子上的金扣有缺少沒有？那小廝同說：小的也會留心看過，衣襟上缺少一粒扣子。那衣褂還拉破一條縫，好似新近硬拉下來的。當時小的也不敢響，便把衣服送進上房去了。接着又把那件作傳上來，問這一粒金扣子從什麼地方拾得的？那件作回說：是在死人手掌中檢出來的。那死人手掌捏得很緊，不像是死過以後再塞在手掌裏的。隆格親王聽

了這一番口供，心中已十分明白。隆格親王拿了這件褂子，親自到書房裏去見豫親王。一見面便問：這扣子可是王爺自己的？豫親王當時雖丟了扣子，自己却還不知道。見隆格親王問時，便答道：這副扣子，還是那年皇太后萬壽，俺進宮去拜壽，太后親自賞的，所以扣子上刻着俺的名字。同時惇親王瑞親王也照樣得了一副。俺因為是太后賞的，格外尊重些，把他配在這件褂子上。王爺如今忽然問起這扣子來，是什麼意思？隆格親王說道：如今王爺丟了一粒扣子，你自己知道嗎？豫王聽了，瞪着眼睛在那裏想。接着隆格又說道：如今俺却替你找到了。豫王便問：找到了麼？在什麼地方找到的？隆格說道：却不料在那死了頭寅格手掌中找到的。豫親王聽了這句話，不禁臉上漲得通紅。他當強姦寅格的時候，被寅格拉去了一粒扣子，他也糊糊塗塗，一時記不清楚。如今吃隆格親王一語道破，便頓時言語支吾，手脚偏促起來。隆格親王一眼看出他是犯了罪了，便喝一聲：抓！當時上來十多個番役，扶着豫親王出府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宮中祭萬歷媽媽事，雖爲滿人崇德報功之深意，然其舉動，何神祕乃爾！萬歷太后，何以施恩於滿主，在歷史俱不可考；而其事決非荒誕不經者。至白汁肉之吃法，亦適見彼之蠻風未去也。

專制帝王之防護，亦已甚矣！雖牀第之私，亦萬森嚴意。此人情也，而以獸合視之，召之使來，揮之使去，亦有何風趣之可言？彼帝王者，非不知結解同心條結芙蓉之可樂，而時以不測之變，橫於胸中，枕席森嚴，抑亦苦矣！

豪貴宗室，視人命如兒戲，破人貞節以爲樂事。然而天奪其魄，赫赫豫王，竟敗於一弱婢子之手。當其
縱淫強姦時，逞一時之意氣，視弱女子之宛轉啼哭如無物。殊不知即於此脫去金鈕，爲他日明寃之
鐵證。若論報應，亦已巧矣！即論小說埋伏，則尤巧中之巧也。讀之足令人玩味。

第五十八回

皇兒仁慈不殺禽獸

天子義俠挽救窮酸

却說道：道光帝被皇后殺死，他最寵愛的蕊香妃子以後，心中正不舒服；忽然宗人府奏稱豫親王淫逼侍女
寅格致死，便不覺大怒起來，立刻提起筆來，在摺子上批着賜死兩字。虧得豫王福晉和道光后十分要好，
暗地裏放了一個風聲；那福晉帶了公子，趕進宮來，跪在皇帝皇后跟前，替他丈夫求命。皇后也替豫王福
晉說了許多好話，接着又是惇親王瑞親王看在弟兄面上，約着一齊進宮來，替豫王求饒。那豫王福晉又
到隆格親王府裏去哀求，總算把皇帝的氣寬了下來，交宗人府大臣會同刑部大臣擬罪。後來定下罪來，
裕興着革去王爵，發交宗人府圈禁三年；期滿回家，不許出外惹禍。豫王福晉爲了丈夫這樁案件，東奔西
走，化去了三十萬銀子，纔得保全豫王一條性命；但是這三年工夫，福晉冷清清的住在府裏，十分淒涼。道
光后知道他的苦處，便常常把他喚進宮去閒談；有時叫把大公子也帶進宮去，皇后看看那大公子長得
面貌清秀，性情和順，便替他求着皇帝，把豫王的爵位，賞給了大公子。大家叫他小豫親王，看看那小豫親
王，也到了年紀了；皇后便指婚把福郡王的格格配給小豫親王振德。到大婚的這一天，也是皇后替他在
皇帝跟前求了，把裕興從宗人府裏赦了出來，放回家去。從此豫親王一家人，都感激皇后的恩德。那豫王

福晉，一心想爬高；見道光帝的大公主，面貌也長得不錯，性情十分豪爽；福晉每一次進宮去，這大公主便拉着他問長問短，十分親熟。清宮裏的規矩，公主一生下地來，便和他父母分離，交給保姆；不是萬壽生節，一家人不得見面。一個公主，生下地來，直到下嫁，祇和他父母見上十幾面兒。終身在保姆身邊過活，因此常常受保姆的欺侮，保姆的威權很大，那公主和親生父母十分生疎，便見了父母的面，也不敢把自己的苦楚說出來；祇有這大公主，因道光后寵愛他，從小養在宮裏，身邊有二十個侍女，八個保姆，服侍他，這公主雖說是女孩兒，却有男孩兒的心性，終日大說大笑，愛騎馬射箭。豫王福晉一心想替他說媒，說給他自己的弟弟名叫符珍的。講到那符珍，年紀也有二十歲，却是男孩兒有女孩兒心性的；白嫩臉面，俊俏身材。雖讀得一肚子的詩書，却是十分軟弱，生平怕見生人，說一句話，便要臉紅。豫王福晉便替他向皇后求親去，皇后問女兒可願意嗎？大公主聽說男孩兒十分柔順，心中早願意了。皇后和皇帝說知，便把大公主指婚給符珍，另造了一座駙馬府。到了吉期，大公主辭別了父母，到府行過大禮，接着公婆來朝見過媳婦，便把這位公主冷清清關在內院裏，不得和駙馬見一面兒。大公主心中十分詫異。有時豫王福晉來看望他，大公主背地裏問他：怎麼不見駙馬？豫王福晉勸他說道：這是本朝的規矩，你耐着些兒罷。公主聽了，越法弄得莫明其妙。那符珍自從娶了公主，這公主面長面圓，也不會見過；終日關在外院書房裏，要進去也不能，心中十分懊悔。看看過了五個月，他夫妻兩人還不得見一面兒；大公主是一個直爽人，他忍不得了，便吩咐侍女把駙馬去宣召進來。誰知被保姆上來攔住了，說道：這是使不得的。給外人傳出去，說公主不愛

廉恥。大公主也沒法，祇得耐住了，再隔三個月，公主又要去宣召駙馬。又被保姆攔住了。說道：公主倘一定要宣召駙馬進來，須得要化幾個遮羞錢。大公主便拿個一百兩銀子來，保姆說不夠；又添了一百兩，也說不夠；添到五百兩銀子，保姆終是說不夠。說道：宮裏打發俺到府中來，照應公主，倘要宣召駙馬，須是俺替公主擔干係的。公主一氣，便也罷了。直到了正月初一，大公主進宮去拜歲，見了他父皇，便問道：父皇究竟將臣女嫁與何人？道光帝聽了，十分詫異，說道：那符珍不是你的丈夫嗎？大公主問道：什麼符珍？符珍是怎麼樣的？人臣女嫁了一年，却不會見過他一面。道光帝問道：你兩人爲什麼不見面？大公主說道：保姆不許臣女和他見面，臣女如何得見？道光帝說道：你夫妻們的事體，保姆如何管得？大公主又問道：父皇不是派保姆到府中來管臣女的嗎？道光帝說道：全沒有這件事。大公主聽在肚子裏，同府去，先把保姆喚到跟前來，訓斥了一頓，趕出府去；又把駙馬召進內院去，夫妻兩人一屋子住着。從此後，一連生了八個兒女。自從清朝二百年來，公主生兒女的，祇有這位大公主；從來清朝的公主，都是不得和駙馬見面，害相思病死的。這都是那班保姆故意作弄，因爲清宮的規矩，公主死了，便把駙馬趕出府去，除房屋繳還內務府外，那公主的器用衣飾，全是這班保姆吞沒。這班保姆因貪得公主的衣飾，便想出法子來逼死公主。有人說那保姆的虐待公主，好似鴉母的虐待妓女。這且不去說他。如今再說道：光帝被皇后束縛在宮裏，時時有皇后的心腹在暗地裏監督着，心中十分懊悶。他沒有什麼事消遣，自幼兒原練得好弓馬，便每天便帶着一班皇子，在御花園中練習騎射。清宮的規矩，皇子落下地來，便有保姆抱出宮去，交給奶媽子；一個皇子照例

須入個保姆，八個奶媽，八個針線上人，八個漿洗上人，四個燈火上人，四個鍋灶上人，到三歲斷乳以後，便除去奶媽，添八個太監，名叫誥譯，教他飲食，教他說話，教他走路，教他行禮，到六歲時候，穿着小袍褂小靴帽，領着他跟着大臣們站班當差；每天五更起來，一樣穿着朝衣進乾清門。過高門檻，便有太監抱着他進門，回頭向兩面一看，踱着方步。到御座前，跟着親王們上朝。朝罷，送到上書房去上學。到十二歲，有滿文誥達，教他讀滿文；十四歲，教他學習騎射。宮中喚皇子稱做阿哥。皇子住的地方，稱做阿哥所，又稱青宮。直到父皇駕崩，纔得帶着生母妻子出宮去住着。做皇子的一生，和父皇除上朝的時候，祇見得十幾面，見面的時候，又不得說話。因此做皇子的和皇帝感情十分冷淡，祇有這道光帝，却常常把皇子召進宮去，帶在身邊，一塊兒游玩。後來皇帝因御花園裏地方太小，便索興帶了御林軍，到木蘭打圍去。道光帝最愛的是四皇子奕訢，六皇子奕訥，此番出巡，便把這兩個皇子帶在身旁。那穆彰阿見皇帝寵愛奕訢，勝過奕訢，便暗暗的和奕訢結交，常常送些禮物，又對奕訢說：皇上是一位聰明英武的聖主，大阿哥須在父皇跟前格外獻些本領，使父皇看了歡喜，那皇帝的位置便穩穩是你得的了。奕訢聽了穆相國的話，便終日習練武藝；每到騎射的時候，總是他得的賞賜獨多，道光帝心中也漸漸有點偏愛奕訢起來了。奕訢在一傍冷眼看着，知道父皇獨寵那六皇子；那六皇子得了父皇的寵愛，對着他又做出許多驕傲的樣子來，心中實在有些難受，便和他師傅杜受田來商量。那杜受田是翰林出身，胸中很有計謀；當下便指教他如此這般爲法子。奕訢記在肚子裏，隔了幾天，熱河地方落下大雪來，皇帝吩咐，明天在西山設下圍場打獵去。當時把許

多親王貝勒召齊了，各人帶了兵馬，預備明天打圍去。第二天，皇帝出門，身邊有七個皇子跟着；到了西山，大家動起手來，獨有那四皇子奔許勒住了馬，跟定了父皇不動。便是他手下的兵士們，也各按兵不動。道光看了，也十分詫異。便問：我兒爲什麼不打獵去？那奔許在馬上，躬身回答道：臣子心想，如今時當春令，鳥獸正好孕育；臣子不忍多傷生命，以違天和。且也不忍以弓馬之長，與諸弟競爭呢。奔許冠冕堂皇的說了這幾句話，倒不覺把個道光聽怔了。半晌，嘆道：吾兒真有人君之度！說着，便傳令收場。那班王爺正殺得起勁，忽然聽說傳旨收場，大家都覺得奇怪；但是皇命不敢不遵，一場掃興，各各掩旂息鼓回來。這一晚，皇帝回到寢殿裏，想起日間四皇子的一番說話，覺得他仁慈寬大，便打定主意傳位給奔許，把他的名字暗暗的寫下了。道光帝雖罷了這圍獵的事體，但他因住在行宮裏十分自由，一時裏不想回京。他這時祇把一個靜妃博爾濟錦氏帶在身旁。那靜妃生着嬌小身材，俊俏面龐，又是一副伶牙俐齒，終日有說有笑。他陪伴着皇帝，却也不覺得寂寞。這一天，皇帝要一個人出去打獵，靜妃說也要去，那五皇子奔許說也要去。那奔許是靜妃親生的兒子，自幼長得十分頑皮，祇因他弓馬嫻熟，每逢皇上出去圍獵，終帶着他去的。今天他父子夫妻四人帶了一大隊神機兵去打圍獵，却十分快樂。那靜妃穿着一身獵裝，愈顯得柳腰一擗，婀娜之中，帶着剛健。皇帝帶着他母子二人在林中亂闖，東奔西跑；皇帝的馬快，早和那班兵士離得遠了，看看身後祇留下幾個貼身太監和御前侍衛。瞥見一頭小驛兒，在皇帝馬前跑過；皇帝抽箭射去，那驛兒帶着箭逃出林子去了，皇帝吩咐衆人站住，他自己匹馬趕出林子去；四面一看，不見那驛兒，却遠遠的

見那面一株大樹下面有一個男子，在那裏上吊。看他拿帶子在樹枝兒套着一個圈子，把頸子湊上去吊住，兩脚騰空，臨風擺動着。道光帝起了一片憐惜之心，便在箭壺裏拍出一枝箭來，颯的一聲射去，不偏不倚，把那帶子射斷了。那男子落下地來，十分詫異；急向四面看時，道光帝隱身在樹林裏，他見沒有人，便拾起帶子來又要上吊。道光帝拍馬趕去，把他帶子奪下來。這時道光帝穿的是獵裝，那男子不知道他是皇帝，便恨恨的說道：「俺好好的尋死，你開什麼玩笑？」道光帝問他：「你爲什麼好好的不做，却要尋死？」那男子說道：「俺活着挨凍受餓，不尋死却怎麼說着大哭起來。」道光帝喝住他的哭，問他：「你怎麼到這地方來的？」那男子抹着淚說道：「俺原是四川人，得了一個小小的功名，進京來考銓選，考中了第二名；心想不久便有差使了，便把家眷接到京裏來住着守着。誰知一守三年，那考第三名第四名直至第十名的，都得了差使出去了，獨有我永得不到差使。住在京裏，吃盡當光老婆替人家縫衣裳，女兒替人家繡花，賺幾個工錢過日子。看看實在支撐不下了，便想到部裏去問一個信；却被那差役們攔住了，不得進去。是我氣憤極了，打聽得皇上在熱河出巡，便瞞着家裏人悄悄的趕到這地方來尋死；我也不想別的，祇望萬歲爺知道了，可憐我這客地幽魂，便大發慈悲，打發幾個盤纏，使我家裏妻女搬着我的棺材回四川去。這個恩德，便是我做了鬼也不忘記的。」說着，又撐不住大哭起來。道光帝生長在帝王家，却想不到世間又有如此苦惱的人，便怔怔的看着他哭；那人哭過了，又從身邊掏出一本奏摺來，交給道光帝。道光帝也不看，便從身邊掏出一個白玉鼻烟壺來，交給這男子，叮囑他道：「你拿這個到吏部大堂去，不怕沒有差使給你。你快快離了這地。」

方，這裏是皇上家的禁地，吃御林軍捉住了，要砍腦袋的呢。道光帝說着，拍馬轉身去了。這裏這個男子拿了一個鼻烟壺，心中將信將疑；又看看這個鼻烟壺，玉色光潤，知道是珍貴東西；心想便得不到差使，把這烟壺賣去，也能度得幾天。他想到這裏，把死的念頭也打銷了，便趕進京去，穿着一身破舊的袍褂，大着胆，躡進吏部大堂去；那班差役，認做他是瘋了，便上去攔住他。他便大嚷起來，頓時驚動了裏面的堂官，便打發人出來問；他却不肯說，一定要見了堂官纔說。那堂官聽了，也詫異起來，便親自出來問時；他纔把那白玉鼻烟壺拿出來。那堂官看了，也莫明其妙，拿進去給尚書看。這時吏部尚書是滿人，名叫毓明；一看認得是皇上隨身用的東西，忙去供在大堂上，大家對他朝拜着。又出來，把這男子迎接進去。問他：這鼻烟壺從什麼地方得來的！那男子把遇見道光帝救命的情形，一一說了出來。毓明告訴他：你遇見的便是當今皇上。那男子聽了，嚇得忙爬下地去對那鼻烟壺磕着頭，磕個不住；毓明叫人把他扶起來，問他要什麼？那男子伸手，拍拍自己的額角，說道：俺想湖北黃坡縣的缺分，想了十多年了。他一句話不會說完，那毓明便吩咐快寫札子。那堂官立刻把委他做黃坡縣的札子寫好，交給他自己；那人得了札子，雙手捧着，連連打躬作揖，走出衙門去。到了道光帝回京來，見了毓明，毓明便把這白玉烟壺奉還；皇上便問：那窮漢得了什麼差使去了？毓明回奏說：委他個黃坡縣去了。道光帝笑着說道：這個人也太薄福了，這一點點小官，也值得拿性命去拚。後來那人到了任，因為他是皇上特意提拔的，上司便另眼看待他；他在任上，狠狠的刮了幾年地皮，上司也不敢去參革他。六年工夫，整整的刮了五十多萬兩；儻然給道光帝知道了，又不知怎麼說。

法如今再說當時的道光皇后，原是侍衛顯齡的女兒，姓鈕鈺祿氏；顯齡曾出任外官，到蘇州去做過將軍，這鈕鈺祿氏也隨任在蘇州。蘇州的女孩兒，都是聰明伶俐的；那顯齡平日也和地方上的紳士來往，那紳士也常常帶着他的妻女到將軍衙門裏來玩耍。鈕鈺祿氏和那班紳士的女兒要好，女伴兒們學着許多閨房裏的玩兒；什麼繡花兒呢，唱曲兒呢，打牙牌呢，排七巧板兒呢，做詩寫字呢，樣樣都會，樣樣都精。後來選進宮去，道光帝因他才貌雙全，封他做了全妃；過了幾年，又封爲皇貴妃。後來皇后佟佳氏死了，這鈕鈺祿氏便冊立補陞了皇后。這位皇后，仗着自己伶俐聰明，便事事要爭勝；他又因自己統率六宮，便擺出皇后的身份來，監察着皇帝，不許皇帝隨意召幸。因此皇帝和皇后的感情，一天壞似一天。此番皇帝帶着博爾濟錦氏到熱河去住了多時，皇后心中越法不自然了；待到回宮來，見了靜妃的面，不免有些冷言冷語。那博爾濟錦氏也是一個利害脚色，况正在得寵的時候，如何肯讓？但是一個是妃子，一個是皇后，在名位勢力上是不能對敵的；他便用暗箭傷人的法子，先到皇太后跟前，去獻些小殷勤。這時皇太后因皇帝崇尚節儉，住在慈寧宮裏，十分清苦；靜妃覷着太后不周不備的地方，送些禮物，皇太后心中也很感激他。又看他是得寵的妃子，便也假以辭色。那靜妃看看皇太后和他走了一條路，便慢慢的在言裏語裏說了許多皇后的壞話。那皇太后見皇后事事賣弄聰明，心性高傲，本來也不歡喜他；從前的皇后佟佳氏，原是皇太后的內親，如今見鈕鈺祿氏是由貴妃陞做皇后的，也有幾分瞧他不起。再加靜妃常常在皇太后跟前言三語四，他婆媳兩人的感情，便愈鬧愈惡。那皇后也有幾分覺得，又打聽得是靜妃在中間鼓弄；從此皇

后見了靜妃，便不給他好臉嘴看。靜妃在面子上，總是十分敬重皇后；每到皇帝召幸他的時候，便一邊哭着，一邊訴說着皇后如何虐待他，如何嫉妬他。女人的眼淚，原是很有力量的；況且是寵妃的眼淚，力量越法大了。再加皇后事事要制服着皇帝，皇帝心中原也有些恨着皇后；如今聽了靜妃的話，越法把皇后冷淡起來了。他三個人走了一條路，正在那裏用全副精神擺佈着一個皇后的時候，偏偏那五皇子不爭氣，鬧出亂子來，幾乎叫靜妃失了寵。那五皇子奔諍，是靜妃的親生兒子；和四皇子奔許，同年同月同日，祇時辰上差了一點。據清宮裏的人傳出來說，原是五皇子先落地，四皇子遲生一個時辰，後來被全妃化了銀錢，故意遲報。因此四皇子做了齊齊，五皇子反做了弟弟。這奔諍生下地來，自小兒性氣粗暴，膽大妄為，最不受讀書；住在阿哥所裏，祇因他氣力大，那班弟兄，人人吃他的虧，因此人人懷恨在心，却又怕你動蠻，便也無可奈何他。但是這個五皇子，仗着他母親正在得寵的當兒，小小年紀，已經封了淳郡王。這位郡王爺，名位雖高，但他却依舊不愛讀書。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小人好弄，卒以弄失其權。清宮保母，視公主如囊中物，予取予求。刁奴欺主，莫此為甚！彼為公主者，既隔於父母骨肉之情，復懾於歷來因襲之例，亦隱忍而不敢言。其實所謂例者，皆予小人以弄權之機也。惟有此個儻豪邁之大公主，足以打破之。但此亦不足怪彼小人，是帝王家無骨肉情有以釀成之者也。

奔許以不忍殺生一語，取得九五之位，其收效可謂大矣。然自來帝王，豈真有仁慈之念哉？須知為帝

王者，非忍不能全其私，非忍亦不能成其公。煦煦子子，非所以能處天下事。况彼奔諂，非真有不忍也，徒假此以售其奸耳。

第五十九回

姑謀婦皇后中毒

妾救夫烈婦偷屍

却說淳郡王這時跟着兄弟們在上書房讀書，師傅是大學士徐鴻逵，却是一位極嚴正的老先生；皇子們都見了他害怕，獨有這奔諂不怕他，非但不怕，有時還要拿先生開胃。他拿一個橘子，放在先生坐的椅子上；先生一不小心，坐下去，便在屁股上黏着一大灘水。這把戲是他在夏天常玩的。又捉着一隻青蛙，去悶在先生的墨匣子裏；待先生去揭開硯蓋來，青蛙帶着墨汁，滿桌子跳着，書本兒上弄得一蹋糊塗，這也是他常玩的把戲。徐鴻逵雖心中憤恨，却也無可奈何。有一天，上書房裏的阿哥們，忽然吵嚷起來，說五皇子不見了；師傅便打發許多太監，滿院子找尋，直找了兩三個時辰，却找尋不到。後來奔諂忽然在正大光明殿的柱子上溜下來。這正大光明殿上，設着寶座；宮裏規矩，無論什麼人，走過殿前，必須繞着路。非有大事行禮，不能在殿上行走。如今這五皇子却犯了大不敬的罪，師傅便請出祖訓來，把五皇子的手心，打了三下；五皇子從此含恨在心，時時想報這個恨。這時正在夏天，徐學士身體肥胖，常常飲茶；師傅飲茶，有一定茶杯的。這時師傅正在那裏講書，那皇子們一齊站着聽講。徐學士講到口渴的時候，拿起茶杯一喝便乾。不知什麼時候，那奔諂悄悄的又去倒了一杯茶來，擱在桌上；這時大家不會留心，祇有四皇子冷眼裏看着。停了一回，師傅又拿起茶杯來，纔喝了一口，便哇的一聲，吐了出來。氣得他滿面怒容，瞪着眼，大聲問道：

誰撒尿在這裏面？那班皇子頓時嚇得不敢作聲。這時四皇子却忍不住了，便上去說道：俺看見五弟拿過這茶杯來。奔諒聽說，正要抵賴；師傅大喝一聲，上去拉住他，奔諒便大嚷起來。正在這個當兒，道光帝恰巧從裏面踱出來，見了這樣子，問道：怎麼了？敢是五阿哥背不出書來嗎？徐鴻逵見了皇帝，便上去迎接，說道：五阿哥賜臣茶一杯，茶中頗有異味，請陛下嗅便知。道光帝正拿起茶杯來嗅時，那五皇子看看事體不妙，急拔脚溜出門去。皇帝大怒，喝一聲：抓進來！便有兩個太監上去，揪着奔諒進來。道光帝氣憤極了，拔下佩刀來，向奔諒砍去，虧得徐鴻逵上去跪下來攔住，替五皇子討饒。道光帝見師傅跪下了，便把氣放寬，忙上去扶師傅起來。徐鴻逵又說了許多好話，奔諒趁這時也跪下地來，連連磕着頭求命，皇帝抬起腿來，兜心一脚，把五皇子踢倒在地。又拿了一根大板子，遞給師傅，督看着師傅在大腿上打了十板。道光帝想起五皇子是靜妃生的，如今五皇子做了這種狂妄的事體來，他母親也該有罪，便氣憤憤的走進宮去。誰知那靜妃早已得到信息，忙拔去了簪子，披着頭髮，手裏捧着妃子的冠帶冊書，跪在宮門口，見皇帝進來，他便連連磕着頭，口稱：臣妾教子無方，上觸聖怒，罪該萬死！如今情願將冊封冠帶納還，求皇上大發慈悲，賜妾一死。說着，那眼眶子裏的眼淚，便和潮水一般的奔湧出來。道光帝進來的時候，原是有氣的，如今見靜妃做出這可憐的樣子來，早已把心腸軟了下來，便伸過手去，把靜妃扶了起來，說道：放心罷，你是沒罪的。祇是這逆子須得好好的辦他一辦。說着，靜妃上來，把皇帝扶進宮去，在沒人的時候，靜妃又替五皇子悄悄的追求着。第二天，皇帝傳諭出去，把奔諒、淳郡王的爵位革了，在青宮裏幽閉三年，不許出外。道光帝雖把

五皇子從輕發落，却把這靜妃格外的寵愛起來。五皇子是靜妃的親生兒子，母子之間，關乎天性；他仗着自己手中有錢，便買通青宮太監，常常送些衣服食物去，又叫人安慰着五皇子，叫他耐心守着。過了皇上氣惱時候，便替他求着皇上，赦他的罪。這個消息傳到皇后耳朵裏，說他私通外監，交結青宮，便在皇帝跟前，上了一本，說靜妃不安本分，須嚴加管束。皇帝正迷戀靜妃的時候，看了這奏本，便也付之一笑。因此那靜妃和皇后的感情，却一天壞似一天起來。靜妃時時刻刻在那裏想計策，要中傷皇后；他原是和皇太后身邊的侍女打成一片的，便叫那侍女天天在太后跟前說皇后許多壞話，又說皇后在宮中沒人的時候，咒詛着太后，說太后在世一天，他做皇后的，總沒有出頭的日子。祇願太后早早死去，他可以在宮中大行威權了。太老年紀老了，老年人總不十分明理的。如今聽了他們的讒言，心中已是將信將疑的了；後來有慈靜宮裏的宮女，到皇后宮裏去游玩的，拾得一個紙剪的人兒，上面刺着七枝繡花針兒。那宮女看了很奇怪，他原是貼身服侍太后的，便悄悄的拿這紙人去給太后看；太后一看，上面還寫着生年八字。再仔細一算，這八字正是太后的年庚。太后這一來，便大怒起來。連連追問這紙人兒從什麼地方拾得的？那宮女見太后生氣，也十分害怕起來；把如何到皇后宮中去游玩，如何在寢宮門外拾得這紙人，一一說了。那太后聽了，越法生氣，說道：俺的年庚八字，除皇后以外，沒有人知道的；如今這紙人一定是這賤人在那裏鬧的鬼把戲。這賤人原天天咒詛俺死，他看俺不死，便想出這壓魔法子來，活逼死我；這真叫做天網恢恢，如今這紙人巧巧落在俺們自己人手裏。好好！俺親自問這賤人去。太后氣得渾身打顫，一邊拿着紙人，一邊

站起身來，顛巍巍的走出寢宮來；嘴裏一疊連聲嚷道：快打俺的軟轎來！到翊坤宮裏，請問這賤人去。那侍女慌了，這紙人是他拾來的；這一鬧下來，怕禍水惹到他身上去。忙跪下來，攔住太后的駕，說道：太后莫動氣，這件事也得在暗地裏查問明白，再去請問，也不遲。慈寧宮裏許多宮女，見太后從來也沒有發過這樣大怒，個個嚇怔了。正在慌張的時候，恰巧靜妃進宮來，見了這樣子，也幫着跪下來，勸着太后回房去。悄悄問時，太后纔把這紙人的事體說了出來。靜妃也一口咬定說是皇后鬧的鬼，又說：太后若去請問他，這種沒憑沒據的事體，他原可以抵賴的；太后如要報讎，臣妾到有一個好法子。太后忙問他什麼法子，靜妃湊近身來，在太后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太后連連點着頭。當時便吩咐那侍女，叫他傳話出去給宮女們；今天的事體，在外面一字也不許提起；誰敢多嘴，便取他的性命。那宮女們聽了這個話，誰還敢多說？從此慈甯宮和翊坤宮兩面的人，頓時安靜起來；便有時鈕鈷祿後來朝見太后，太后也絕不露聲色，仍是好言語的看待他。皇后認做太后同心轉意了，他心中也快活；看看又到皇太后萬壽的日子，穆相國依舊獻上一班女戲子，在宮中演戲祝壽。皇帝見了這班女戲子，便想起從前蕊香妃子死得可憐；他原打算自己上臺去扮老萊子祝壽的，到了這時候，他滿肚子悽涼，便也懶得扮演。吩咐四皇子弈訐，代他扮演。皇帝覷人不留心的時候，便溜出席來，回到宮裏；後面祇有一個小太監跟着。他看皇帝走進寢殿，拿出一幅蕊香妃子的畫像來，掛在牀前；點上一爐香，作下揖去，喚了一聲妃子，說道：是朕害了你了！如今你同伴姊妹們，又在那裏演戲了，妃子却在什麼地方？朕每在睡夢中想着你，你如何不來看看我？這幾句話，說得悽涼婉轉；

小太監聽了，也不覺吊下淚來，皇帝祝贊過了，便靜悄悄的對那畫像坐了一回；吩咐小太監收去了畫像，又回去聽戲。這時戲臺上正是四皇子扮着老萊子，手裏拿着小鼓搖着，倒在地下滾着，唱曲子。皇帝看了，也不覺笑逐顏開；祇有太后心中有事，坐在上面不說不笑。皇后見他自己兒子在臺上唱戲，格外要討好，便卽席做了四首絕詩，祝皇太后萬壽的，上去獻與太后；太后看了，連聲說好，又吩咐快賞酒。靜妃早預備好了，聽得說一聲賞酒，忙捧着一個酒壺上來；宮女在一傍捧着一個金盤，盤中放着三隻黃金酒杯兒。靜妃滿滿的斟了三杯酒，皇后見婆婆賞酒，忙跪下來，直着頸子，把三杯酒喝下肚去；祇覺得一股熱氣，直攢到丹田裏。當下謝了賞起來，這時四皇子戲也唱完了，太后把他喚近身來，親自拿一掛多寶串，替他掛在衣襟上。四皇子謝過了賞，下去。太后吩咐着道：唱曲子吸了冷氣在肚子裏不受用的，快喝一杯熱酒下去，暖着些兒。四皇子答應了一聲，入席去了。這裏太后坐了一回，說腰痛，支撐不住了，便散了席，回慈甯宮去。皇后和許多福晉見太后散了，大家也散了。皇后回宮，因他本不會吃酒的，多吃了酒，便覺得頭腦重沉沉的，渾身不舒服，便早早睡下。睡了一夜，越法渾身發燒，神志昏沉起來。內務府忙傳太醫院裏御醫請診，一連看了三個大夫，也識不出是什麼症候；到了第二天，那氣象越壞了。皇帝因皇后平日嫉妬心太重，夫妻之間，本來感情淡薄的，如今得了這個消息，祇傳諭四皇子進宮來叩請母后的聖安。那皇后見了自己兒子，略清醒些；祇是拉着四皇子的手大哭，說不出一句話來。正哭時，祇見皇后兩眼直視，大喊一聲，兩手向胸前亂抓；衣襟撕破，露出乳頭來，宮女上去，替他掩住。又聽得皇后大喊一聲，從牀上直跳下地來，赤着

脚在屋子裏亂轉；一邊走着，一邊嚷着，一邊把身上的衣服統統拉下來，丟滿一地。看皇后胸前，祇掩了一幅繡花的肚兜，下身穿着一條紅緞褲子。他把宮女們推開，竟要闖出房去。四皇子見了，上前竭力抱住。這時皇后不知什麼地方來的氣力，四皇子也算有氣力的了，他祇把臂兒一伸，把四皇子推倒在地，一脚搶出房去了。屋子裏宮女們發一聲喊，外面的一羣宮女，也趕進來，把皇后抱住，擁進房裏去。這皇后兩眼發赤，見人便打，見物便摔；祇聽得屋子裏一片宮女號哭，器物破碎的聲音。那四皇子也嚇得逃出宮去，一邊哭着，一邊告訴父皇。道光帝聽了，也進宮去，隔着窗兒望了一望，出來又傳御醫進宮去請脈。看看皇后赤身露體，癡癡癩癩的樣子，那御醫如何敢進去請脈，也無法去下藥。大家束手無策，祇得關起宮門來，一任他叫着跳着，直瘋了兩天三夜。後來精神也疲倦了，嗓子也喊啞了，倒在牀上動不得了，祇是直着喉嚨叫着。宮女替他身上遮蓋好了，御醫纔敢進來診脈下藥；吃下藥去，依舊好似石沉大海，毫無效驗。到了後半夜，那皇后的喊聲越奇怪了，直好似鬼叫；許多宮女在屋子裏陪伴着。到第二天，皇太后知道了，也來看他；靜妃也陪着進來的。這時皇后睡在牀上，昏昏沉沉的已不知人事了；宮女扶他從牀上坐起來接駕。靜妃在一傍，見宮女遞上一杯藥來；他急上去，接過來，吹着，看溫涼了，便自己先嘗一口；又從頭上拔下金針來，在藥裏攪一攪勻，端上去服侍皇后吃下。又坐了一回，退出宮來。又隔上三天，宮裏傳出諭旨來，說鈕祜祿后薨逝了。內務府忙着辦喪事，禮部忙着擬禮節。獨有皇太后和靜妃，在暗地裏十分遂意。原來這皇后的性命，是活活被他兩人逼死的。這是靜妃出的主意，他和太后預先約定了，在萬壽這一天，故意賞皇后吃

酒；靜妃在飾酒的時候，悄悄的換了一隻酒壺。那酒裏和着七粒阿蘇肌丸，丸藥泡烊了，皇后吃下肚去，不知不覺作起怪來。這阿蘇肌丸，原是喇嘛僧秘製的一種靈藥，藥性極熱，人到害病的時候，祇服一丸下去，便可以立刻痊愈。那丸藥祇和菘豆一般大，珠砂色，藥力却極大，倘多吃了一粒，反要成病，多吃到三粒以上，人便要發狂。從前睿親王多爾袞，因為好色，府中養了許多姬妾，便全靠這阿蘇肌丸支撐精神。那時多爾袞把喇嘛僧供養在府中，專門製煉這丸藥。據說製煉這丸藥，是十分神秘的：最初煉藥，須有一粒雖丸一粒雄丸做種；清宮裏煉這丸藥，第一次是打發人特意到西域去取來的。喇嘛僧拿了這兩粒丸藥，封在淨瓶裏，供在淨室裏；喇嘛每天一清早起來，走進淨室去，對着淨瓶上香念咒。供至第四十九日上，把瓶取上來，揭開瓶蓋看時，那丸藥已有滿滿一瓶了。待這瓶裏的藥快吃完，祇剩下兩粒時，再如法製煉，又是一滿瓶了。因此吃這丸藥時，當時時留心瓶裏，不能使他斷種；倘吃得一粒不剩，便無法再製煉了。清宮祇有喇嘛僧藏着這藥，能治百病，也能送人的性命。從前康熙皇帝太子胤礽，也被雍正皇帝買通了大國師，拿阿蘇肌丸去給太子吃下；後來胤礽到底因為發癡廢了。今如這道光后也因中了阿蘇肌丸藥的毒，送去了性命。道光帝明知道皇后的病來得古怪，但他和皇后早已沒有情愛了，便也不去細心考查他。一轉眼皇后出了喪，好似拔去一隻眼中釘。他自己知道年紀也老了，便也不繼續立皇后，祇把這博爾濟錦氏冊立了貴妃；從此一雙兩好，在宮中過起歡樂的歲月來。這道光帝自從死了慈禧妃子以後，心灰意懶，久已不把朝政放在心上；他是信任穆彰阿的，所有一切事務，都交給他一個人去辦。這穆相國又是祇圖錢財，

不管事體的人。那英國人在廣東鬧得天翻地覆，他總是把消息瞞着，不給皇帝知道。那兩廣總督奔山原是穆相國的心腹；他到了廣東，忽然帶了水兵去打英國的兵船，反被英國礮船上開過礮來，打得片甲不留。還說中國人擅自開釁，便趕上岸來，把廣東沿海的各礮臺都拆毀了。奔山纔急得走頭無路，忙去和英國人講和；後來因為中國不肯割讓香港，英國水兵便直闖到福建廈門地方，大礮小礮，一陣子亂放；廈門總督顏燾，一點也沒有預防，被英國兵打進內池地方。另外有幾隻外國礮船，又打到甯波定海地方。當時浙閩總督飛調定海鎮總兵葛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壽春鎮總兵王錫明，分三路把守。誰知鄭王兩總兵到了定海，却按兵不動；眼看着葛雲飛被英國兵四面圍逼着，竹山失守，礮彈打穿胸膛，死在荒山脚下。英國人把他屍首拖到營裏去藏着。這葛總兵原隨營帶一個愛妾在身邊的，如今聽說他老爺陣亡了，可憐他哭得死去活來；哭罷了，向他手下的婢女兵士們跪下來，連連磕着頭。那兵士們見了，也忙跪下來，還禮不迭。這位如夫人哭着求着，求大家幫他到英國兵營裏去把老爺的屍首偷回來；他手下人見這位姨太太如此忠烈，便人人感動，齊口答應，願替主母効死。當夜月黑星高，英國的兵營駐紮在海邊上；這姨太太領着頭兒，悄悄的掩進英國營盤裏去，居然被他把葛總兵的屍首偷了回來。到家去依舊開弔發喪。後人有一篇葛將軍妾歌做得好道：

舟山潮與東溟接，戰血模糊留雉堞；廢壘猶傳諸葛營，行人尚說張巡妾。共道名姓越國生，芊蘿村畔早知名；自從嫁得浮雲塔，到處相隨印月營。清油幕底紅燈下，緩帶輕裘人雋雅；月明細柳善談

兵日暖長堤看走馬。一朝開府海門東，歌舞聲傳畫角中；不問孤懸軍渤海，但思長劍倚蠻峒。新聲
休唱了都讓，金盒牙旗多內助；虎幄方吹少女風，鯨波忽起蚩尤霧。一軍如雪陣雲高，獨擊凶門入
怒濤；誰使孝侯空按劍，可憐光弼竟抽刀！淒涼東嶽宮前路，消息傳來淚如注；三千鐵甲盡倉皇，十
二金釵齊縞素。繡旗索錢雪紛紛，報主從來豈顧勳；已誓此身拚一死，頓教作氣動三軍。馬蹄溼盡
胭脂血，戰苦綠沉槍欲折；歸元先軫面如生，殺賊鷹心似鐵。一從巾幗戰場行，雖寬翻成貫日明；
不負將軍能報國，居然女子也知兵。歸來腸斷軍門柳，犀鎧龍旂亦何有？不作孤城李侃妻，尙留遺
恨韓家婦。還鄉着取舊時裳，粉黛弓刀盡可傷；風雨曹娥江上住，夜深還夢故沙場！

自從萬總兵死了以後，那王鄭兩總兵也相繼陣亡。這事都壞在將軍裕謙手裏，他帶着兵馬，看死不救；待
那三路兵馬，死的死，散的散，英國兵直打到裕謙營盤裏來。裕謙且戰且退，直到退無可退，他也跳在洋池
內自盡。這時穆相國知道事體越鬧越大，接着又是甯波失守，上海失守，福建被圍的消息，接二連三的報
來，再也瞞不住了，祇得報與皇帝知道。道光帝久睡在鼓裏，如今聽說大局敗壞至此，也急得他左右爲難；
但他依舊是聽信穆彰阿的說話，起用着英。那時英國戰船已直逼江甯，着英無可奈何，便和英人講和，割
讓香港，賠償鴉片損失六百萬元，軍費一千二百萬元，又開闢廣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五處爲通商口岸。
這一戰，名叫鴉片之戰；這回訂的和約，名叫江甯條約，是中國外交第一次最大的失敗。欲知後事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自來婆媳原無好相識，此實由於母子男女性之關係而從妬念出來者。今鈕鈞祿氏欲以一身處姑妾之間，其能得保全者亦幸矣！然太后竟以手鳩皇后，其忍亦可謂至矣！

寵妾生驕兒，平常家庭亦有同病；矧其爲皇家寵妃之子乎？道光帝愛其母而禁其子，可謂不失父夫之道。然而妾婦之行，其心深而毒，報復之念，無時或已，而鈕鈞祿氏卒敗於靜妃之讒口。處婦人小子，原不可姑息也。

西諺有曰：「婦人弱者也；而爲母則強。」吾亦云：妻子弱者也；而爲烈婦則強。觀於葛將軍妾，彼一班婦人女子可以興矣！夫婦之間，原無間於妻妾之分，第須問是怨耦乎，嘉耦乎。苟爲嘉耦也，雖在婢妾之行，而知己相報，雖赴湯蹈火不辭也。不然者，平日席豐履厚，夫骨未寒，而曳聲過別枝者，多多也！

第六十回 創異教洪氏起義 知死期穆相辭行

却說自從中國吃了英國這個大虧以後，全國上下，越法把這穆相國恨入切骨，說他奸臣誤國，又說他仗着自己是滿人，欺侮漢人，把漢人的疆土亂送給外人。因此觸惱了廣西花縣地方一位村學究，姓洪，名秀全，他見天下紛紛，人心思亂，便造出一個上帝教來。這上帝教的名目，原是學着西洋來的耶穌教，所以他說，教主是天父，名耶和華，生下四個兒子，一個女兒，都落在人世，救人災難。長子便是耶穌，因救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第二個兒子，便是他自己一個女兒，便是他妹妹洪宣嬌。如今他兄妹兩人，知道天下將要大亂，特立這個上帝教，度人苦厄。洪秀全自稱天弟，洪宣嬌自稱天妹。他兄妹兩人，到處勸人入教，入教的人

每年納銀五兩，便可免一生災難。當時百姓被那些貪官強盜鬧得地方上實在不得安枕，終日擔驚受怕，啼飢號寒。聽洪秀全說可以保他一生平安，便大家去入他的教，不多幾天，便有教徒幾萬。洪秀全打聽得金田村裏有一個楊秀清，是個足智多謀的，在地方上有些名氣；他便假說秀清是天父的第三個兒子，特意跑去拜訪他。那兩人見了面，談了一夜，十分投機，便勾結了他朋友馮雲山、朱九濤，在各村傳授。說人欲升天，須迎天弟。那時信教的人越來越多，楊秀清是有口才的，他便假辦團練為名，邀集了各村的紳董，演說一番，投入他教裏的，居然有六十二村。他們便在金田村立一個總部，大做起來。秀清有兩個朋友，也是十分有才幹的：一個是桂平的章昌輝，一個是貴縣的石達開。楊秀清也去說他入了夥，這勢力越法強大起來。洪秀全看看時機已到，便想就此起事；他有一個同學友，名王綸干的，善於卜卦，他便悄悄的去請他卜一卦，那卦上有定有九五之尊六個字；洪秀全不覺大喜。綸干又自己卜了一個卦，有定為我君師五個字，兩人相對大笑。從此秀全便聘請綸干充當軍師，那綸干扮了一個算命先生，到四處去游說，勸人投降。洪秀全那邊，洪秀全和楊秀清已在金田起事，沿着西江打下去，得了貴縣，又得潯州。聲勢一天盛似一天。洪秀全在大黃江，自號太平王，分兵去占住紫荆山一帶，又攻得永安州，建立太平天國。洪秀全加封天王，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章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洪大全為天德王；此外封秦日綱、羅亞旺、范連德、胡以晃等四十八個伙伴，有做丞相的，有做軍師的，有做參謀的。又把有功的大小將官八百人，都加封了官職，便發出上諭去，說道：

天王詔令凡軍中大小兵將，各宜認真奉行大道。吾等宜知天父上主皇上帝，乃是真神；真神以外，皆非神。天父上主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又無一人非其所生所養，故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不得僭稱上，僭稱帝。自今衆兵將，可呼朕爲主，不可稱上以冒天父；天父稱天聖父，天兄稱救世聖主，天父天兄得稱聖。自今衆兵將呼朕爲主，不可稱聖，以冒天父天兄。天父神爺也，又魂爺也。從前左輔右弼前導後護之軍師，朕命爲王爺，此乃姑從不正之例；若據真道論之，有冒犯之嫌。今特封左輔正軍師爲東王，管治東方各國；封右弼又右正軍師爲西王，管治西方各國；封前導副軍師爲南王，管治南方各國；封後護又副軍師爲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封石達開爲翼王，使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別詔稱后宮爲娘娘，貴妃爲王娘。欽此。

天王這一天發下上諭以後，便把各王爺邀集在宮中開了一個大宴會。吃酒中間，天皇自己說道：朕七歲時候，在鄉村中讀書，早夜進出，那路上看見的牛馬，都站起來向朕供爪兒。到十八歲時候，精通各種學問，史學文學，都是很有名氣的。因爲家裏貧窮，在村裏開一學塾，訓蒙糊口；後來父母都死了，滿孝以後，到府城裏去趕考。在路上遇到一個算命先生，十分靈驗；他替朕算過命來，說朕不是功名中人，但將來貴不可言。有一天，朕走到雄鎮街上，遇到兩個老者，送朕九本天書；從此朕在家中，早晚熟讀天書。到了讀完天書，朕便害起病來。這一場病害得很古怪，睡在牀上，四十天不吃飯，做了一個夢。先見一條龍，一隻老虎，一隻雞，走進屋子來；後面跟着許多人，都穿着十分漂亮的衣服。吹打着把朕迎接出去，坐上轎，抬着一處地

方看見許多穿着古裝的男女，見了朕，都上來行禮。裏面有一個老婆婆，走上前來，猛把朕一推，翻身跌入河心裏；洗過了澡，又把朕推進一座殿裏。有人拿刀來，把朕的肚子破開，挖出心來，換上一個，祇是不覺得十分痛苦。那殿子裏堆着許多小冊子，朕上去隨手拿來翻看，書上面都是講的行兵法子。朕自換過心肝以後，心中異常靈敏，一看便是一本；看得很快，記得很牢。看完了書，他們把朕領進一座別殿裏去。殿上坐着一個白鬚子老者，相貌十分威嚴，穿着黑色衣服。見了朕，便吊下淚來，對朕說道：世界上的人類，都是俺辛苦造成的；如今大劫將至，非你不能救他們。當時賜朕一方印，一柄劍。又給朕吃一枚黃色果子，朕吃下肚去，便不覺飢餓；一覺醒來，已隔了四十日。當時朕起牀來，那夢中看的兵書，一個字也不會忘記；如今俺們能夠旗開得勝，馬到成功，都是朕依着那兵書上的法子。俺們大家都該感激這位老者。說着，便吩咐天妹宣嬌，畫一副老人的像，供在當殿；大家學着老人的樣子，一齊把頭髮留起來。當時百姓背裏都喚他長毛。外面已經鬧得一塌糊塗，裏面穆相國還要瞞着消息。道光帝這時常常害病，精神也不濟事；朝廷的事體，越法不去過問。這時獨急壞了一個四皇子，這四皇子奔許，是一個精細人；他見外面奸臣弄權，裏面父皇老病，再加英美德法西洋各國，天天拿兵力來欺侮中國，中國自己又到處鬧着教匪。那信息一天壞似一天，他自己是做皇子的，又因祖宗成法，不許干預國家；看看父皇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他祇是終日在宮中守候着，看望父皇的疾病。那道光帝到了這時，自己也知道不濟了，便立刻宣召宗人府宗令載銓，御前大臣戴垣，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尚阿，何汝霖，陳孚恩，季芝昌，總管內務府大臣文慶，一班親

信官員進宮來，囑託了一番後事。這時奔許，奔訴，奔諂，奔讓，一班皇子，都站在御榻兩傍，聽了父皇的說話，一齊吊下眼淚來。道光帝把後事吩咐過了，便令穆彰阿和文慶兩人，到正大光明殿去，把金盒拿下來，當着衆大臣，宣讀詔書，把皇位傳給四皇子奔許。這奔許奉了詔書，向父皇謝過了恩。道光帝便在這時候，兩眼一番，長辭人世了。衆大臣一面把奔許擁上大和殿去，鳴鐘擊鼓，受了百官朝賀，做了咸豐皇帝；一面由內務府行文各省，爲道光帝發喪。這咸豐帝，一做了皇帝，便放出手段來，整理朝綱；他第一道諭旨，便把軍機大臣穆彰阿革了職，把兩廣總督耆英，降做了五品員外郎候補。這穆彰阿原是三朝元老，威權煊赫的，但到了這時，年紀也老了，家財也富足了，見皇上格外開恩，不抄他的家，他樂做個乖人兒，趁此收篷，回家享福去了。他在家裏，十分信奉喇嘛教；他自己說修行的工夫已到了，可以成佛成仙的地步。他又愛喝酒，常常請了許多客人在家裏大開筵席。有許多御史官，見他是革職的人員，還不知罪，一味行樂，便氣他不過，又上了一本參摺，請皇上從嚴查辦。便有一個穆彰阿的親戚，悄悄的去報信；那穆彰阿聽了，大笑說道：「我明天便要回去了，還怕他怎的？」他說俺不該行樂，俺明天還要大開筵宴呢。到了第二天，穆彰阿真的備下筵筵，到各處親戚朋友門生故吏家裏去下帖子；帖子上寫明某日某時辭世，望屈駕一別。那班人看了這帖子，十分詫異；到了時候，便一齊趕到穆彰阿家裏去。那穆彰阿見了客人一般的迎接談笑；看他也一點沒有死樣兒。這一天，客人來的很多，在大廳上擺下四十桌酒，擠滿了一屋子；穆彰阿一一和他們把盞，吃到一半，他看看日影，說道：「是時候了！請諸位稍待。」說着，便進去沐浴更衣，穿上朝衣蟒袍，先在內院和妻

妾兒女話別；又走出外院來，向家人一拱手，說了一句少陪少陪，便盤腿兒坐在坑上，閉上眼睛，一回兒便斷氣死了。穆彰阿死了以後，接着便有御史奏參戶部尚書覺麟，偷盜庫銀一案。朝旨下來，把覺麟革職，發往新疆効力。講到偷盜庫銀這件事體，是歷任官員所不能免的，祇因覺麟是穆彰阿的親戚，他偷銀子竟偷到二十萬兩，也太多了。那時戶部銀庫郎中，原是一個美缺，補這個缺的，大都是滿員，三年一任。任滿以後，貪心的可以得到二十多萬兩銀子的好處；不貪心的，也可以得十多萬兩銀子。不說別的，祇說那庫兵，每一任，也賺到幾萬兩銀子，庫兵也是三年一任，都是滿人充當，沒有漢人的，便是漢人也須冒了滿人的名字進去。每一庫兵，到點派的時候，要送孝敬銀子六七千兩給滿尚書和銀庫郎中，以下各職司，點派定了，庫兵出衙門去，必須請鑰師保護。京城裏有許多無賴，常常邀集黨羽，到戶部衙門外面去候看；見有庫兵出來，便擄去，鎖禁在秘密屋子裏。一面打發人到庫兵家去報信，勒令他拿一二千銀子出來回贖，倘不去贖回，他便把庫兵關過卯期，纔放出來，那庫兵誤了卯期，衙門裏便除去名字，另行點派；那庫兵非但誤了他三年發財的機會，且又白丟了這六七千兩孝敬銀子，因此那庫兵家裏總願意拿出銀子來贖回的。每三年點派一次，每次點庫兵四十名。每月開庫堂期九次，又有加班開庫堂期五六次。開庫的時候，有把銀子搬出來的，也有搬進去的。那班庫兵，便是專為搬銀子用的。每搬一次進出，總在一千萬以上。每一庫兵，不能每期都輪到，大約每月輪班四五期，每期進出庫門，多則七八次，少亦三四次。每一次夾偷銀子，最少有五十兩。銀庫定下規矩，祇防庫兵偷銀，所以每逢開庫，不論冬夏，那班庫兵，都須把衣服脫得赤條條

的，由堂官一點名，在公案前走過。走進庫房，再穿上官製的衣褲。庫房裏沒有桌椅，偷到乏力的時候，便可以出來息力，但依舊須脫得精赤，走到公案前，擺開腿兒，向地下一蹲，兩條臂兒向上一抬，張着嘴喊一聲纔許出去。但庫兵偷銀，每次便在這出來的時候，那銀子是塞在肛門裏的，每一次，那有本領的，便能塞十隻江西圓錠，每一隻圓錠，便是十兩銀子。離庫門一箭之地，有小屋一間，門戶緊閉，窗外圍着木柵，便是庫兵脫衣卸膩的地方。北京地方，遍地灰沙，每逢開庫的時候，便有清道夫挑着水桶到庫裏來洒水，庫兵便和清道夫打通一氣，那水桶都有夾底的，庫兵悄悄的把銀子藏在水桶夾底裏，候銀子搬完，庫門封鎖，堂官散出以後，纔慢慢的把水桶挑出去。後來有一位祁世長做戶部尚書的時候，他是一位清官，有一次，開庫，他親自去督看着，見一個清道夫，挑着水桶，走過他跟前，那桶底忽然脫落，滾出許多銀錠來。祁世長大怒，立命把清道夫拿下，打算第二天提奏查辦。後來他有一個貼心的師爺，勸他把清道夫釋放了，把這事隱下了，莫興大獄；倘然皇上知道了，澈底查辦起來，那歷來的滿尚書，都該砍腦袋，大人的腦袋，怕也要被仇家來割去了。祁世長聽了害怕，便也把這樁大案消滅不提了。這是後話。如今再說那班做庫兵的，都是世代傳下來的專門職業；他在年輕的時候，便要找尋那有大雞巴的人，常常雞姦，再用雞蛋塗着麻油，塞進肛門去打練；再慢慢換用鴨蛋鵝蛋，又換用鐵彈。直練到肛門中能塞十兩重的鐵彈十粒，便算成功了。那平常庫兵的本領，祇能塞到六七粒。因此那班庫兵，到年老時候，都害脫肛痔漏等病的。他們辛辛苦苦做着這偷盜的事體，那做戶部尚書的，却安享着他們的孝敬。那時他們參去了一個覺麟，接着又參去

一個滿大學士，名叫譽德的；因他是穆彰阿的親家，這時牆倒衆人推，凡是穆彰阿的親戚故舊，便是沒有罪，也是有罪的。何況那譽德原是個貪官？御史便參他某年盤查六庫的時候，犯了偷盜庫寶的罪。什麼叫做六庫？那六庫，便在大和門的左面，原是明朝遺留下來的；有金庫、銀庫、古玩庫、皮張庫、衣服庫、藥庫，裏面藏的，也有十分珍貴的東西。不說別樣，單說衣服庫裏，有一頂明朝皇后用的珍珠帳，寬長有八尺，全是用珍珠穿成的，四圍用紅綠寶石鑲邊。那珍珠小的和綠荳一般，大的竟和桂圓一般。祇因年月太久，那線索都枯斷了，每一次盤查，便有許多珍珠落下來；那班司員，假裝做拾起來，用紙裹着，封着，加上印，貼着籤條。實在那紙裏裏面，都換下假的了；那真的，早落了司員們的腰包了。裏面還有明朝妃嬪穿的繡鞋十多箱，弓鞋瘦小，鞋尖兒上嵌着明珠；那珠子都是十分名貴的，早已換上假的了。還有皮張庫，都換上沒有毛的皮板好的皮毛，已被司員們偷去，這都是歷來盤查大臣和司員們作的弊。如今他們因參那譽德，便統統把罪名推在譽德一人身上，說都是他做盤查大臣的時候偷盜出去的。原來清宮規矩，每年要派兩個滿大臣，盤查六庫一次；恰巧譽德當過最後的一次盤查大臣，所以他們便把這個罪名陷害他，鬧得譽德因此丟了官，抄了家，還充軍到黑龍江去。那時凡是穆彰阿的同黨，都被他們參的參革的革，趕得乾乾淨淨。咸豐帝也一意謹慎，整頓朝綱。宮裏一位孝貞皇后，也十分勤儉端正，管教着許多妃嬪。咸豐帝的皇后，原是穆揚阿的女兒，在正宮不多幾年便死了；孝貞后姓鈕祜祿，原是貴妃，因他容貌美麗，舉動端莊，咸豐帝十分寵愛。那穆揚阿后死過以後，便把鈕祜祿妃陞做皇后，宮中都稱他東后。這位東后，十分儉樸，平日在

宮裏總穿布衣；那簾幕幃帳，都不繡花的。他生平最恨用洋貨，說他好看，不中用。自己穿的繡鞋，和妃嬪穿的，都督率着宮女們做；自己每年必親手做一雙皇帝的鞋子，外面有進貢來的衣服首飾，他都叫宮女拿出去退還。常對一班妃嬪說道：「臣子多一分貢獻，便是百姓多費一分錢財；倘然收了他們的貢獻，便是暗暗的教他們做貪官去。」因此萬萬收不得。孝貞后一舉一動，都識禮節；他在大熱天氣，從不肯赤身露體的，便是洗澡，也不要人伺候。他每一次見皇上，總是穿着禮服。他最恨是輕狂的樣兒，有一個榮妃，身裁十分嬌小，打扮也十分俊俏，他穿着空心靴底，刻着梅花瓣兒，裏面裝着香粉；走一步，那梅花粉印兒便印在地上。給孝貞后看見了，便大怒，說他有意勾引皇帝，立刻把榮妃傳來，打了一頓，去關在冷宮裏。這咸豐帝原也是愛風流的，見這皇后如此嚴正，却也十分敬重；便取他一個綽號，喚他女聖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洪氏之興也，原非洪氏之力；天怒人怨，至於極地，適洪氏以救世爲號召，人民有倒懸之苦，望治心切，不覺墮其玄中。自來一代之興也，必乘民心動搖之際，從而撫慰民心之所向，卽成敗之所繫。惜乎洪氏不解此，順取而逆守之，焉得不敗？

穆彰阿預知死期，自來談掌故者，視爲異事；然吾以謂此無足奇也，彼蓋明知不得用於嗣君，初欲諂事，既以咸豐能燭其奸，自知決不能保，乃託爲預知死期，暗以自鴆，藉求保全其子孫。奸臣之奸，至死不忘其計。

庫丁之弊，防不勝防；利之所在，人必爭之。人情之常，原無足怪。惟人以愛財之故，至不恤自殘其軀體；肛門藏銀，堪憐亦復堪笑。雖然，此所謂庫銀者，亦大盜竊國而來；今庫丁又從而竊諸大盜，然大盜不許也，一朝敗露，則罪至於族，是誠竊鈞者誅竊國者侯矣！天下事之不平，往往如此。

第六十一回

昏燈哀語慈后逝世

香鈞情眼蕩子銷魂

却說咸豐時候，清宮裏還有一位孝穆皇太后，也是十分寶德的。這孝穆皇太后，原是道光帝的寵妃；那時因靜妃長得標緻，雖召幸靜妃的時候多，但靜妃常常仗着皇帝的寵幸，十分驕傲，總沒有孝穆后性情溫柔，心地慈悲。道光帝在日，也常到孝穆宮裏去和他談談說說，孝穆后百般承順，道光帝常說他如對名花，叫人忘倦。因此道光帝有什麼正經事，都去和孝穆后商量；靜妃那裏，不過玩笑取樂罷了。那時道光皇后被皇太后謀死，丟下這四皇子，孤苦零丁，無人撫養，道光帝便把四皇子託給孝穆后，吩咐他好生撫養。凡是四皇子的冷暖飢飽，孝穆后時時在意。孝穆后原有兒子的，便是那六皇子奕訢；但是孝穆后的看待六皇子，反不如看待四皇子。他說：四皇子是沒了母親的孤兒，原該多疼他些。因此四皇子也十分依戀這孝穆后，平日總喚他媽媽；後來道光帝要立太子，也會私地裏和孝穆后商量過。道光帝平日原很愛六皇子的，因他精神強幹，性格和自己相像；後來聽了四皇子奕訢打獵時候幾句仁慈的話，心裏便打不定主意，同宮來和孝穆后商量。孝穆后這時一味要得好名氣，便竭力保舉四皇子。道光皇帝却有立六皇子的意思，孝穆后再三推辭，說這是萬萬使不得的。不說別的，那四皇子原是正宮生的，也強過他兄弟萬倍。道光

帝聽了孝穆后的話，便立四皇子做太子；從此心裏越法敬重他。道光帝臨死的時候，把這孝穆妃再三託給咸豐帝，咸豐帝卽了位，知道自己的皇位，是全靠孝穆幫的忙，便立刻晉封孝穆做皇太后，請他住在慈甯宮裏，自己天天去叩問聖安，和自己親生母親一般看待。又封六皇子做恭忠親王。清宮裏規矩，父皇死了，除做太子的以外，別的皇子，不許進宮來；獨有咸豐帝，格外開恩，許恭忠親王隨時進宮來謁見太后。因此他母子二人，十分感激咸豐帝；但是後來孝穆皇太后年紀老了，慢慢的後悔起來，他到如今自己的親生兒子却遠隔在宮外，自己年紀又老了，倘然早晚有個不測，也沒有一個送終的親人，那時悔不把他立做太子。他想到這地方，便十分怨恨着咸豐帝；每遇咸豐帝朝見的時候，總不給他好臉，咸豐帝常常挨罵，却仍是和顏悅色的孝敬着皇太后；後來皇太后病重，恭忠親王雖常進宮來問候，但終因格於宮禁，不能夠在宮中住宿，祇有咸豐帝却早晚在皇太后病牀前料理湯藥，常常和孝貞皇后兩人輪班看守着。看看那太后病勢一天重似一天，已經昏迷過去幾回；那咸豐帝越法守候在太后牀前，不肯走開。有一天，太后從睡夢裏醒來，天色已晚，祇見牀前有一個人坐着，他錯認是奕訢，便伸手過去，拉住他的手，說道：「我的兒，你母親早晚便要去世了；受當今皇上孝養了幾年，便死了也值得。祇恨當年先皇要立我兒做太子的時候，被我再三辭去；這個念頭一錯，便害了我兒從此低頭在別人手下過着日子。太后說着，便吊下淚來。誰知那牀前坐着的，並不是恭忠親王，却是那咸豐皇帝；皇帝聽了，非但不惱，反勸太后好好養病，不可胡思亂想。那太后忽然清醒過來，知道說錯了話，心中萬分懊悔，一陣咳嗽，痰湧上來，便死去了。咸豐帝依

舊十分敬重太后，當時下詔發喪，行着皇太后的喪禮，始終拿好心看待恭忠親王，親王也十分忠心辦理國家的事體。這時南方洪秀全，正鬧得利害，在永安地方，建立太平天國；咸豐帝下詔，先起復林則徐，帶兵到廣西勦匪，誰知林則徐到得潮州，便一病身亡。又下詔派向榮、張必祿兩人帶兵堵截；那太平天國的兵馬，却十分活動，便避去向張兩人，去打桂平、貴武、宣平一帶州縣，又取得泉州。朝廷見官兵人馬單薄，便委兩江總督李星沅，會同大學士賽尚阿，率領都統巴清，副都統洪阿，帶着京中精兵，去圍攻泉州，打退了楊秀清；誰知那班長髮兵，見西面不能得手，便轉身東向，打進湖南地界去，得了全州，又得道州。接連得桂彬、楊州、渡河，奪得安仁、醴陵。咸豐二年七月，打到長沙，圍城七十多天，打不進去；洪秀全在長沙南門外，得到一顆玉璽，從此越法有并吞天下，稱霸稱王的意思。那時太平天國西王蕭朝貴，戰死在長沙；九月，又轉向常德，得了常德，又得益陽。捉得小船幾千隻，渡洞庭湖，直攻進岳州城，得了許多兵器；是康熙年間，清兵討吳三桂時留下的。洪秀全見得了兵器，越法膽大，沿着長沙下來，占據漢陽、武昌，接着陷九江，陷安慶，陷蕪湖。太平，都在一個月以內。那時官兵見了長髮軍，人人害怕，望風而逃；那戰敗失守的信息，一天十幾次，報到京裏，把個咸豐皇帝急得走頭無路，天天下聖旨，調兵遣將，也是無用。到了咸豐三年二月初十這一天，洪秀全打進南京城，殺死城中滿兵男女二萬多人，把屍首拋在長江裏；從此洪秀全能在南京城裏，大興土木，造起宮殿來，自稱太平天皇，居然也立起三宮六院來。他那班妃嬪，都有位號；天皇的正妻，也稱皇后；有嬪娘一人，愛嬪二人，嬉嬪二人，寵嬪二人，娛嬪二人，伺候着皇后，算是上等女官；此外有妃子二十四

人每一妃子，有侍女四人，媵女四人，姪女四人，枕女四人，始女四人，伺候着，算是一品到五品的女官；又有元女十人，妖女十人，也是伺候后妃的，算是六七品女官，雖說是女官，却人人被天皇姦淫過的；因爲天皇最愛的是十三四歲的處女，那些女官，又專選那年幼有色的，便沒有一個人免得這個羞恥。便是在十歲左右的女孩兒，也一一被天皇的太子強姦死的。洪秀全又把自己的弟兄戚封做親王，親王府中，除王妃一人以外，有好女四人，妙女八人，姣女十六人，媵女二十人，妍女二十四人，姪女二十八人，媵女三十二人，媚女三十六人，媚女四十人，分着一品到九品的官階。天皇的太子，稱做幼主，幼主的宮中，除王妃一人以外，有美人四人，麗人八人，佳人十二人，豔人十六人，是一品到四品的女官。管皇宮事務的，又有女司，是二品女官，每二十個女司，上面有一個女掌率，是一品女官。所以走到天皇宮裏，除天皇一人以外，見不到一個男子，也不用一個太監；來來去去的，都是女人。洪秀全住在宮裏，何等快樂？講到他皇宮裏，一般也是象廊畫檻，繡幕珠簾，金碧輝煌，十分美麗。天王駕到，那后妃宮嬪，都要跪着迎接。天王身穿黃緞盤繡五爪金龍的長袍，頭戴四角垂旒的平天冠；披着長髮，濃眉長鬚，身裁矮小，坐着一月十六人抬的軒轎，一般也是朱傘黃幄。宮裏有一座高臺，名叫瑤臺，周圍有二十畝地，臺上種着花木，造着池館，和在平地上一般。臺是六角，造着六座白石臺階，嵌着五色花岡石，十分美麗。宮中人喚他白玉天梯。臺上有正殿一座，別殿四座；殿的四角，又接造着三座院子，合起來，却巧着是十二座院子。管正殿的是一位徐妃，別殿四座，又有四個妃子管看；又分派淑娥才人管着十二院。天皇每夜總在正殿住宿，祇有徐妃能得長夜的恩寵。那龍

牀上掛着各妃嬪的鳳頭銅牌，天皇睡到高興的時候，便隨手拿下一塊銅牌來，丟出帳門去；牀外自有女司拾起牌來，按着牌上的名字，去傳喚妃子。那妃子見了鳳頭牌，便放下簪子，披着髮，便有大力元的元女，拿一幅繡鳳的軟披，向妃子兜頭一裹，抱着送到正殿去。正殿上的女司，見妃子來了，便在殿中間掛一幅繡幔，把正妃請出來，坐在繡幔外面。左面站着一隊妖女，手捧中盆香爐，稱做文班；右面站着一隊侍衛，身上披着甲冑，手裏拿着弓劍，稱做武班。這兩班人，非有正妃的號令，不得行動；一班少年男子，對一班年輕女子站着，耳中聽着繡幔裏面調笑狎昵的聲音，大家便垂着臉皮，板着臉，笑也不敢笑。那天皇玩到高興的時候，便又丟出幾塊銅牌來，叫人把牌上的妃子喚來，走進繡幔去，名叫賞春。那班妃子在一傍須拍手歡笑，助着興子。講到那徐妃，原是天皇宮中的第一位美人；洪秀全雖好色，却不喜小脚女子，他選妃子，不重面貌，獨重身裁。如有長身玉立的美人，他便十分歡喜。他常對人說：所謂美人者，腰欲其直，肩欲其削，胸欲其平，身欲其高；因為婦女身長肩削的，性必風騷。宮中有一支量美尺，凡得到一個女人，先要拿量美尺去量過；夠得上尺寸的，再看他的面貌皮膚。倘然嬌小的女人，便是面貌十分美麗，他也不要。他看婦女脚，又要揀那天然纖小在五十以內的，因此他在女館中選妃子，四五千女子裏，也選不出一個正妃來。天皇心中十分懊悶，後來他手下的採芳使，在浙州地方，尋到這徐氏；身裁長短，脚寸大小，都能及格。徐氏進宮來的時候，洪天皇正在瑤臺上看花，四個媵女，扶着他走上瑤臺來。看他腰肢嫵娜，臨風若仙，這一天，天皇便在瑤臺上召幸了，封他稱瑤臺第一妃，後來又封為皇后。那東王楊秀清，原是一個好色之徒，他打

聽得徐皇后長得縹緲，便假託說皇后是上帝的女兒。太平皇宮裏原有一座承天堂，是東王講道的地方。宮中每七日便請東王楊秀清在堂中講天主道理，楊秀清自己說是代上帝降生到世界上來傳道的。那徐皇后是上帝的女兒，也便是東王的女兒。他便要傳見徐皇后，那洪天王無法，祇得把徐皇后打扮着出來，拜見東王。那東王見了這樣一個絕色美人，早已把他樂得魂靈兒飛去半天，從此以後，他便常常借着上帝的名義，把徐皇后接進東王府去。這上帝教是太平天國的國教，便是洪天皇也不敢反對。那東王又是執掌教權的，勢力很大，便是天皇也不敢奈何他。後來還是徐皇后想出一條計策來，說東王身邊有一個女書記官，名傳善祥的，長得天姿國色，東王十分寵愛。陛下可假說宮中欲抄寫秘密文件，把那傳善祥去宣召進宮來。天皇聽了，便有了主意；從此以後，每逢東王來請徐皇后，天皇便也把傳善祥宣召進宮來。洪秀全一班人起事的時候，原說定鼓吹社會主義，戀愛可以自由，妻子可以公共的；因此東王祇怕失了傳善祥，從此便也不敢來請徐皇后了。講到這傳善祥，原是金陵地方好人家女兒，自幼知書識字，精通文墨，又長得一副閉月羞花的容貌。太平天國在金陵地方做了京城，便廣搜民間女子，安頓在女館裏。有才貌雙全的女子，便假說請去做女書記，送進宮去。這時傳善祥年紀祇十七歲，被東王楊秀清見了，請進府去，安置在多寶樓中，執掌府中文書。那多寶樓在王府花園紫霞塢東南，樓外花木環繞，魚鳥羅列；樓中陳設珠寶，四壁俱滿。傳善祥又愛古董字畫，東府便吩咐手下的兵丁，到各處大戶人家去擄掠來。凡是古玉鐘鼎，都搜集在樓中。傳善祥終日焚香讀書，却也十分閒雅。東王心中雖十分寵愛他，便也不敢十分纏

擾他，祇和那洪天皇的妹子宣嬌，終日在花園西南角上洞天春裏尋歡作樂。這洞天春，是拿湖石疊成的，玲瓏剔透，裏面地上鋪着絨毯，四壁掛着繡幕，在石壁四角裏裝着迴光燈，照耀得好似白晝；到夏天，四處開着天窗，涼風習習，十分涼爽，到冬天，洞門嚴閉，地下燒着火坑，十分溫暖。那石洞又造得迴環曲折，走在裏面，好似進了迷魂洞。洪宣嬌每進府來，東王便和他攜手進洞，尋歡作樂，無所不爲。講到這洪宣嬌，原是人間的尤物；他和洪天皇是異母兄妹，後來洪秀全的父親死了，他母親丟下宣嬌，經嫁別人去了，洪秀全自幼兒愛結交朋友，在江湖上來來去去，行踪不定。他又可憐妹子孤苦無依，便把宣嬌交託給他哥哥洪仁發。這宣嬌自幼長得眉清目秀，生性豪爽，愛學着男孩兒打扮；十歲的時候，見鄰舍有人懂得武藝的，看他踢打縱跳好玩，便也跟着去學。年深日久，宣嬌不但能縱跳如飛，且也舞得一手好刀劍；正在這時候，洪仁發家裏忽然被火燒了，宣嬌無家可歸，便跟了人走江湖去了。這時洪秀全正和馮雲山、朱九濤信奉上帝會，九濤死了，秀全做了會首，回家來看望妹子，已不知去向。這時武宣地方有一個姓蕭的，是一家大財主；洪秀全在桂平地方，正苦沒有銀錢，這個會怕不得發達，打算去勸那姓蕭的入會，向他借錢，便把會中弟兄都搬到武宣地方的鵬化山裏駐紮，自己天天到蕭家去勸蕭朝奉進上帝會。這蕭朝奉原是愛做善事的，聽說上帝會是救人苦厄的，便也有幾分相信；無奈他兒子蕭朝貴是一個漂亮少年，性情豪爽，武藝高強，見了洪秀全那種鬼鬼祟祟的樣子，便掉頭不顧。蕭朝奉祇有這個兒子，十分寵愛的，他見兒子不信，他也不肯拿出錢來幫助洪秀全了。洪秀全正在無可如何的時候，那蕭朝貴忽然得到一樁意外良緣。

原來蕭朝貴終日在大街小巷閒闖，有一天，忽然見圍場上擠着許多人看賣解兒的；朝貴也湊身去看，大家認得他是蕭百萬家的大公子，便讓他站在前面。祇見一個黑臉大漢，站在場口，說過幾句開場白；一棒鑼響，跳出一個嬌小玲瓏的女孩兒來。看他臉上凝脂擁豔，春色橫眉，向大衆微微一笑；朝貴便忍不住，喝了一聲彩。接着那女孩兒搬弄着各樣武藝，件件精通；朝貴忍不住，喝一聲：好一位女英雄！那女孩兒聽得了，暗地裏向他瞟了一眼；朝貴是一個血性男兒，如何忍得？早被他這一眼勾了魂靈去。待他收場的時候，朝貴便上去，對那大漢說，要買這女孩兒。那大漢依這女孩兒爲活的，如何肯賣？朝貴見他不肯，情急智生，他明仗自己是當地的富豪，又生成一副銅筋鐵骨，便一橫眉，大喝一聲，說道：大膽的囚裏！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拐帶人口麼？你依便依，不依時，送你到縣太爺那裏去！你可要試試你蕭太爺的手段！說着，便上去抓住那大漢的手臂；那大漢見他聲勢煊赫，力大無窮，早把他嚇短了一大截。忙悄悄的拉他到一家小茶館裏，講妥了，朝貴拿出二百兩銀子來，把這女孩兒買回家去。誰知當夜朝貴和這女孩兒睡時，那女孩兒已經破過身了；朝貴問時，那女孩兒說是被那大漢恃強姦污的。朝貴大怒，第二天懷着刺刀，悄悄的去，找那大漢；那大漢還住在客店裏，朝貴闖進門去，劈胸一刀，那大漢倒在地下死了。朝貴抽身逃去，回到家裏，把這情形告訴他父親；蕭朝奉聽說兒子殺人，早嚇得手忙脚亂。便對朝貴說道：事已至此，速往鵬化山中去求洪教主；他手下的人多，可以救你。朝貴聽了父親的話，便帶了這女孩兒連夜投鵬化山中來。洪秀全一見了那女孩兒，認得便是他妹子洪宣嬌，宣嬌也認得他哥哥；當下兄妹二人抱頭痛哭。秀全問起情由，宣

嬌便拿過去的事說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孝穆后之撫視咸豐，其果出於仁慈之念乎？女子小人，動於虛榮，每易爲客氣所乘；孝穆之推薦四皇子，亦欲見好於道光，博一時賢后之名耳。卒至臨死嗚咽，盡露本意，於以見客氣之中，於女子也獨厚，然婦人之深心，尤屬可畏。

自來圖國家者，爲及身圖子女玉帛者十人而八九，爲子孫帝王圖萬世之業者十人而六七；其爲天下蒼生出民於塗炭者，十人而一二耳！其享國之久暫，亦視其立意之初如何耳。彼洪氏起事之初，固以出蒼生於塗炭爲辭也；然而一至金陵，惟子女玉帛是好，宜其偌大事業，及身而止矣！

洪宣嬌果是一時尤物，多少英雄，盡顛倒於石榴裙下；惜乎乃兄不圖久大，不然者充其魔力，縱橫南北，會見其天下英雄，盡墮女將軍之彀中耳。雖然，事雖不成，洪宣嬌亦足以豪矣！

第六十二回 美人計宣嬌救阿兄 烈女行文宗罷選秀

却說當時洪宣嬌把如何被那大漢姦拐，流落在江湖上，如何遇見蕭朝貴，蕭朝貴又如何替他報讎，殺死了人，亡命出來，一一說了。洪秀全這時，正想利用蕭氏的家財，如今聽了他妹子的話，正合了他的心意。當下便勸朝貴入了上帝教，拜過教主。秀全又說朝貴始得入道，祇怕他心志不堅，且朝貴正是年富力強，會中要借重他的地方很多，常常要打發他出外辦事，去暫時不能成親，須待三年以後，夫妻方可團圓。便把蕭朝奉接上山來，叫洪宣嬌跟着公公一塊兒住着，却打發朝貴出門勸道去。後來蕭朝奉因住在山上不

便，洪秀全便安頓他在桂平縣大黃江地方。那地方沿江都是高山，山上樹木茂盛。有一個山主，姓楊，名嗣龍，却是少年英俊；他手下養着四五千工人，每日在山上砍樹燒炭。那工人個個多是兇橫多力，楊嗣龍仗着人多有勢，便獨霸一方；他又十分好色，凡是山下周圍十里地方的年輕婦女，個個被他糟蹋。那桂平地方的婦女，原是不愛廉恥的，被楊嗣龍姦污過的，還覺得十分榮耀，逢人告訴。這時洪宣嬌跟蕭朝貴住着，悽涼寂寞，自傷薄命；他雖也常常想起朝貴，但這時朝貴遠在他鄉，遠水救不得近火，便也在每日傍晚時分，站在門口，賣弄風騷。幾次照在楊嗣龍眼裏，他如何肯放過，便百般勾引成了姦，慢慢的把宣嬌肚子弄大了；宣嬌心中害怕，跟着嗣龍，連夜逃到福建地界。爲洪秀全知道了，他打聽得楊氏手下人多，便打發人去勸他入會，不追究他姦拐之罪；楊嗣龍大喜，帶了他手下的工人，投奔到鵬化山來。楊嗣龍感激洪秀全一片好心，兩人便結拜爲兄弟，改名秀清；又情願把宣嬌奉還蕭朝貴。這時朝貴正從別處回來，得知他妻子被楊秀清姦污了，便拔出刀來，要和他拚命；洪秀全從中勸解，說：俺弟兄正圖大事，何必爲區區兒女之私，傷了和氣？他日大功告成，天下美人，盡是我弟兄們享用的；區區一宣嬌，何足介意？便是俺的家眷，也可以奉送與諸位弟兄的。俺們祇知道同心救世，不問其他小事。說着，便把自己那三個小老婆喚出來，替衆人勸酒；大家一桌坐着，說說笑笑，也忘了方纔的仇恨了。從此宣嬌以百戰之身，常常在蕭楊兩人間周旋着。後來馮雲山受洪秀全的命令，到仙游縣去傳道；不知怎麼，被官裏捉了去，又逼着雲山寫信，把洪秀全去騙來捉住，一齊關在死囚牢裏。信息傳到鵬化山上，急得楊秀清蕭朝貴兩人無法可想。後來打聽得那

仙游地方，有一個土豪，名黃玉崑的，他在地方上結黨營私，包攬詞訟；他仗着叔父在京中做官，凡是地方官，都要聽他的說話。任你犯了殺人放火的死罪，祇叫你肯化錢去求黃玉崑，他便可以替你去打通牢頭，禁子，把別的死罪犯去替換出來。如今見馮雲山到他地方上來傳道，又不曾去打他的招呼；打聽得他們在桂平宣武一帶地方大做，便悄悄的到衙門裏去告密，知縣官聽了，忙調集統班捕快，在深夜裏，去把馮雲山一班人捉來。又逼着他寫信去把洪秀全騙來，一問，是上帝會的教主，這洪秀全原是各省上司衙門海捕的要犯，如今仙游知縣無意中捉到了，如何不快活？他立刻去稟告上司，打算就地正法。楊秀清便想得了一條計策，便帶一百名燒炭工匠，打扮作各種走江湖的，三三兩兩的混進仙游城去，打算候着洪秀全馮雲山兩人押出牢監來的時候，上去搶劫。那洪宣嬌依舊打扮做賣解兒的，蕭朝貴打着小鑼，揀那空曠地方，立起場子來；一棒鑼響，洪宣嬌打扮得窄窄的腰兒，紅紅的粉腮，在場上搬弄着刀槍。那班看熱鬧的人，早被宣嬌一副勾魂攝魄的眉眼，吸住身體，再也走不開了。要到一半的時候，忽然人堆裏擠進一個高大漢子來，遍身綾羅，身後跟着四個家丁，內中一個家丁走上前來，對朝貴說道：俺相公請你家姑娘到府中玩耍去。朝貴問他：你相公是誰？那家丁一手指着那大漢，伸着一個大姆指道：黃相公黃玉崑，這一百里方圓誰人不知道？洪宣嬌聽是黃玉崑，正中下懷，忙對朝貴丟一個眼色，走上前去，問那大漢深深道：一個萬福。那大漢吩咐打轎，便來了一肩小轎，宣嬌坐着，抬進府去；黃玉崑和他兩人在書房裏立刻擺上筵席來。宣嬌有意勾引着他，上去勸酒勸茶，把個黃玉崑弄得心癢癢的，一刻等不得一刻了。便拿出三百兩

白銀來，要宣嬌伴他睡一夜；宣嬌含羞不肯，後來玉崑再三求着，他纔點頭答應。這時是七月下旬，天氣還熱；玉崑拉着宣嬌的手，走進臥房去，親自服侍他脫去上下衣裳，露出一身豬油似白膩的皮肉來，早把玉崑一雙眼看迷糊了。那宣嬌回眸一笑，橫陳在湘妃榻上，却是覆轉體身睡着的；玉崑一聳身，走上榻，攀着玉臂，握住腰兒，任你如何擺弄，用盡平生的氣力，也休想移動得他分毫。從下午直到傍晚，玉崑弄得滿頭是汗；宣嬌撲在榻上，祇是嘻嘻的笑，連腿兒也不會鬆一鬆。玉崑越看越愛，他真真急了，便在榻前跪下，求着宣嬌趁這機會，便說出兩樁事體來，要他依從。玉崑到了這時候，莫說兩樁事，便是二百樁事，也是肯依的了。當時宣嬌便說道：「第一件，要你入了俺們的上帝會，俺纔肯拿你當親人一般看待。玉崑聽了，連連答應。宣嬌說道：「口說無憑，須立下親筆的願書來。玉崑這時被美色迷住了，如何顧得將來的利害；宣嬌身邊原帶着現成的願書，拿出來，黃玉崑填上姓名年歲月日，宣嬌收好了。再說：第二件須在兩天以內，把俺哥哥洪秀全，道友馮雲山放出監來，玉崑聽了，便說：「這事憑俺身上，在兩天以內，俺親自送出城來。宣嬌見他都答應了，又有憑據，落在自己手裏，不怕他逃遁到什麼地方去，當下便和他成就了好事。宣嬌歡歡喜喜的走出府來，玉崑送他出府，約定第二天午牌時分，在東門外七里橋上相會。宣嬌回到下處，把這消息報告給衆弟兄知道；到了時候，大家在七里橋守候，果然見黃玉崑送着洪秀全馮雲山兩人走來。見了衆人，洪秀全稱贊黃玉崑如何義氣，又勸他入夥；宣嬌聽了，嗤的一笑，說道：「那用哥哥費心？這條毒龍，早已被他制伏住了！當時黃玉崑也捨不下洪宣嬌，便跟着一齊上鵬化山去，洪秀全便保舉黃玉崑做一個副教主。

玉崑觀空便去和宣嬌尋歡，他兩人說不盡的恩情厚愛！因此越法肯忠心辦會裏的事。那上帝會這時聲勢愈盛，黨羽愈衆，要化錢的地方也愈多；洪秀全雖搜括了幾處錢財，總是不夠使用。後來打聽貴縣有一家富戶，姓韋，足有八百萬家財；那韋家主人，年已五十多，膝下祇有一個兒子，名韋昌輝。出落得面如冠玉，個儻風流。那貴縣地方的娼家小戶，見這美貌男子，家財又富，便搶着勾引他；韋昌輝在十六歲上，便沉迷色慾，直到二十歲，還不會娶媳婦兒。他父母十分憂愁，常常對他提起婚姻的事體；韋昌輝總說：要娶一個絕色的女子。他父母也答應他，若見有絕色的女子，便來對父母說知，當即託人說媒去。從此韋昌輝便天天在外面留意，有一天，他忽然嘻嘻笑笑的趕回家來，對他父親說道：如今被我找到一個絕色的女子了！他父親問他在什麼地方？韋昌輝說：在俺前門傍小屋餅舖子裏。他父親聽了，很生氣，說：像俺這種大戶人家，去娶一個餅攤上的丫頭做媳婦麼？女子實在長得禪緞，韋昌輝在睡夢裏也想着；他便沒事，每天也要在餅舖子門外走過幾趟。兩人眉來眼去，却暗暗裏成就了好事。韋昌輝整包的銀錢捧去給那女子，每天也在餅舖子裏住宿。韋家老太爺，四處打發人找尋，也找他不到。忽然那餅舖子裏的女子，自己找上門來；對韋昌輝的父親說道：俺是天妹洪宣嬌，是上帝的貴女；如今世界大難將到，你兄子和俺有緣，俺特來救他。如今俺已將你兒子送上鵬化山去了，你若見機，快快收拾，也跟俺上山去；你若不去，官裏知道你私通上帝教，也要捉你到監裏去。那時弄得家破人亡，後悔莫及。韋老頭兒聽了他的話，嚇得目瞪口呆。那時貴縣地方，也有許多信上帝教的，連衙

門裏的差役，也是洪秀全的徒黨。韋老頭兒知道已落在洪宣嬌的圈套裏，無可逃遁的了，便跟着他上鵬化山去，見了洪秀全；那時他兒子韋昌輝，已封爲北王。韋老頭兒祇得把全部家產，捐在會裏；洪秀全帶了大衆，便在金田村起事。這裏洪宣嬌，暗暗的在蕭楊黃韋四人間周旋，他四人感激洪宣嬌的恩情，越法奮力爭先。後來蕭朝貴在長沙地方，被炮火打死，洪宣嬌便做了寡婦；因爲沒有丈夫管束，越法淫蕩了。那時東王楊秀清勢力很大，洪宣嬌便公然和東王同起同睡；黃玉崑醋勁大發，便和東王爭鬥，東王去告訴洪天皇，天皇把玉崑傳進宮去打了二十大棍，玉崑氣憤極了，便投水而死。洪宣嬌是天生尤物，他見祇有韋楊兩人，頓覺寂寞；這時太平諸王，既好女色，又愛男色。洪天皇有一個嬖童，名蒙得恩，長得娥媚白淨；東王府裏有一個男子，名侯裕寬，長得風流飄逸。洪宣嬌都去搜羅，在家裏，一床兒睡宿，一車兒出游。後來洪宣嬌越老越淫，手下的面首，竟有二十六個，每夜八人分班兒伺候他。如今在下且暫把太平天國宮中的事體攔起，再掉過筆頭兒來，說清宮的風流天子。那咸豐皇帝，不是說很聖明的麼？又有孝貞那樣賢德的皇后輔助着，便該把朝政一天一天的弄興旺起來。誰知這時天下被道光帝信用穆彰阿弄壞了，弄得天怒人怨，便出了這個洪秀全，打進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國；半個天下，已不是滿清皇帝的了。咸豐皇帝看着大事已去，索與每天躲在宮裏，醇酒婦人，竭力尋快樂去。日子多了，宮裏這幾個妃嬪，他漸漸的玩厭了；便有總豐太監獻計，向八旗官宦人家，挑選秀女去。揀有姿色出衆的，便獻與皇帝臨幸。這個旨意一下，那京中的八旗人家，頓時慌亂起來；你想誰家肯把好好的女兒，葬送到永世不見天日的深宮裏去？便有許多

人家把女兒藏起來。但是那班太監們，耳目十分多的；誰家有幾個女孩兒，誰家的女孩兒多少年紀，他們平日都打聽在肚子裏。如今聽說一聲宮中要挑秀女，那班有女孩兒的人家，早已被太監們看守住了，你便要逃避，也不能了。到這時候，幾個有錢的人家，便在暗地裏送幾百兩銀子給管事的，他便放你過去；你若沒有銀子，那女孩兒便免不了要和他父母生離死別了。那時有一個姓喜塔獵的，當了一名驍騎校小武官；年老無子，膝下祇有一個女兒，名愛姑；因他長得聰明伶俐，相貌美麗，父母自幼拿他當男孩兒看待的，一般的給他讀書識字。愛姑肚子裏讀得很通，很懂得大義；他又做得一手好針線活計，家中貧寒，便靠他做些針線，又在家中設一個學堂，教幾個童，換幾個銀錢，養着父母。這一年，宮中挑選秀女，也把愛姑的名字，寫在冊子上了；愛姑知道了，哭得死去活來，打算帶了父母逃走，又被官裏看管着，行動不得自由了。沒奈何，到了日子，跟着太監進宮去，在坤甯宮門外甬道上排班兒伺候着。這時宮門外面女孩兒有一百多個，個個嚇得玉容失色，珠淚雙流；給太監們看見了，還要吆喝着，不許啼哭。稍稍倔強，太監手中的鞭子，便向嫩皮膚上抽下來，愛姑看在眼里，已是十分怨憤。誰知他們從天色微明進宮去站班，直站到日光西斜，還不見皇帝出來；這時正是大冷天氣，宮門外地方又空曠，北風又大，刮得這班女孩兒個個皮色青紫，渾身索索打顫。他們肚子又餓，又私急了；有幾個女孩兒，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管事太監大怒，擎着皮鞭，惡狠狠的打上去；愛姑到這時，耐不住了，便搶出去，抱住太監手中的鞭子，響響亮亮的說道：俺們離了家門，拋了父母，到這地方來；倘然選上了，便終身幽閉在深宮裏，不見天日。想到這地方，那得叫俺們

不哭正喧鬧的時候，忽然噙噙的幾聲，咸豐帝出來了，大家頓時肅靜無聲。皇帝這時臉上有憤怒的氣色，大家嚇得越法不敢作聲；獨有這愛姑，嘴裏還是噁哩咕嚕，說個不休。太監暗暗拉他的袖子，他也不睬。停了一回，皇帝的軟轎已走到他跟前，問他：說些什麼？太監推他上去。愛姑便跪下來，說道：如今廣西教匪，直鬧到南京，半壁江山，已屬他人，不聞皇帝訪求將帥，保祖宗大業；反迷戀女色，強奪民間女兒，幽閉在宮中。皇帝祇圖縱慾，不思保全社稷；眼見這滿清天下，都要給皇帝送去！小女子既到這地方來，早已置生死於度外，刀斧俺都不怕，祇爲皇上不取呢！這咸豐帝正在氣憤頭裏，聽了愛姑這一番正大光明的說話，不覺把氣平了下去；怔怔的向愛姑臉上看了一回，冷笑了一聲，一摔袖子，說道：好好！都帶他們出去罷。俺也不選秀女了。總管太監，聽了皇帝的吩咐，祇得把這班女孩兒一一送還家去；從此京城裏的人，都知道愛姑是個才貌雙全的女孩兒，大家搶着來求親。後來愛姑到底嫁了一個滿尚書的公子，一雙兩好的過日子去。挑選秀女這一天，皇帝正和皇后在宮裏吵嘴；皇后勸皇帝罷了這選秀女的事體，說：如今南方大亂，皇上每天辦理軍務，還不得空閒，那有這工夫去挑選秀女？一句話，觸惱了皇帝，便大怒起來，說：皇后有意吃醋；皇后是最賢德的，平生最怕這吃醋的名氣，如今聽皇帝說他，真是一肚皮冤屈，沒有訴處，不免和皇帝爭辯了幾句。他兩人從上午直爭吵到下午，所以那班女孩兒在宮門外直站了一天；皇帝出宮來，聽了愛姑幾句話，一肚子沒好氣，便把選秀女的事體作罷。咸豐帝天生有一種古怪脾氣，他在宮中玩妃嬪玩得厭了，說：滿洲女子，粗蠢笨直，沒有那漢人的婦女好玩；他宮裏雖有幾個漢女，却都是姿色平平，又是就近

山東直隸地方人，高大身體，天然大脚。皇帝是愛小脚的，又愛南方的女人；他說南方女人，嬌小溫柔，裙下雙鈎，尤其是尖瘦動人。因此咸豐帝在沒人的時候，常常問太監：京城裏可有南方的窈窕兒嗎？內中有一個太監，名崔三的，却生得十分狡滑；他見皇上有尋花問柳的意思，平日便在外面各處閒逛，京城地面上的情形，他打聽的十分明白。這時見皇上問他，他便悄悄的回奏道：皇上貴體，想那烟花賤質，如何配伺候皇上？莫說京城地面，那蘇杭地方的窈窕兒很少；便是有，那些齷齪地方，皇上也是去不得的。皇帝說道：朕如今想南方的女子，想得很切，你有什麼法子領朕出去玩玩？便是好人家女兒，朕去見一回，和他說幾句話兒，也是有趣的。崔三見皇帝急了，便說道：這裏宣武門外面，住的都是南方紳宦人家；奴才有時打宣武門外走過，見靠晚時候，那些牆門口，都站着些小脚娘兒們。個個都長得粉裝玉琢似的，嬌聲滴滴說着蘇杭話，煞是好看。原來蘇杭地方的婦女，都有站門口的習氣；每到夕陽西下，姊妹們在深閨繡倦，便拉着手到大門口閒站去。那些油滑少年，都在這時候，打扮着大街小巷閒逛，飽他的眼福。當時咸豐帝聽了崔三的話，也心癢癢的，巴不得到宣武門外閒逛去；他和崔三說通了，兩人改扮着悄悄的溜出宮去，騎兩匹白馬，直跑出宣武門外。到大街上，買些紙張筆墨等物，自己稱是四川的陳貢生；又上館子去吃點心，延挨到傍晚；兩人便上馬，慢慢的在街頭巷尾閒走着。果然見兩傍牆門口，站着許多婦女；蠢的，俏的，老的，少的，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露着半面，向門外探頭兒。越是小脚兒，却故意把裙幅兒掛得高高的，露出尖尖的一雙紅菱似的小鞋幫兒來；還有那長得俊俏的，却故意躲在人背後，露出一點粉臉來，偷看街上的男子。

見有人走來，他故意把身體縮進去，把門遮住臉；待那男子走過了，便伸出頭來，看着男子的背影，低聲悄氣的批評着。這咸豐帝，自幼兒生長在深宮，不會到外面來逛過；如今他第一次出來游街坊，見了大街上的熱鬧情形，又見了許多美貌的婦女，把他眼也看花了。祇是騎在馬上，笑得嘴合不攏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女子而忘廉鮮恥，則何事不可爲？失節而爲國爲民，上也；爲一家一黨，次也；爲一己溫飽計，則斯下矣。噫！如今之女子，隨地淫奔，以圖一己之溫飽者，滔滔皆是。洪宣嬌以色救阿兄，以色招人才，猶不失爲其次耳。

蕭朝貴之死戰，其心目固激於洪宣嬌之情也；孰知彼一朝身死，而妻子轉眼隨人。世間女子，往往以男子爲犧牲，而供其玩弄；被爲男子者，一入彀中，至死不悟。殊不知所謂牀頭人者，其色愈盛，其情愈不能專，故曰色爲禍之階，癡兒子可以醒矣！

蘇杭女子，閒來喜站立門口，自是一種惡習，然即此亦足以見中國女子無職業無社交之害。女子小人，飽食終日，無所事事，言不及義，不爲越軌之行者幾希！故女子職業，既足以謀生，亦免閒居，爲保全名節之道，不可不注意也。

第六十三回 宣武門外名媛倚閭 釘鞋鋪中貞婦投梭

却說咸豐帝跟着崔總管，常常在宣武門外閒逛，見了許多美貌娘兒們，樂得他心花怒放，恨不得闖進人

家去，摟抱一回。還是崔總管悄悄的勸住，奏說：皇上且耐着心兒，容奴才打聽去；有可以游玩的人家，再奉皇上游玩去。有一天，咸豐帝也騎着馬，走過一家門口；見有許多浮頭少年，在這人家門口，趲來趲去，嘴裏唱着那男女私情的歌兒。再看時，那牆門口一簇兒站着四個姑娘，個個都長得芙蓉如面，楊柳似腰；裏面站着的一個年紀最小的，望去大約十五六歲，長得尤其是嬌小斌媚。那一雙眼波，溜來溜去，真是勾魂攝魄；看他下面一雙小腳兒，又尖又瘦；穿着紅緞繡花鞋兒，貼在地下，祇有二寸許長。咸豐帝看了，也不覺喝一聲好。這四個姑娘前面，還站着一個半老佳人，他一邊對那班浮頭少年低低的罵着，叫他們走開，不許他們看他的女兒，一邊却對他們搔首弄姿，那種風騷的樣兒，不覺把個皇帝也看怔了。咸豐帝騎在馬上，在他門口趲來趲去，繞了三遍；他娘兒五個人，被他們看得害起羞來，便砰的關上大門，進去了。這裏咸豐帝回到宮裏，禁不住眠思夢想；他也曾在那家門口去跑過幾次，無奈總不能和他們再見一面。便吩咐崔總管打聽去。那崔總管一連去打聽了三天，纔興匆匆的跑進宮來，對皇帝說道：陛下可知道宣武門外有一個美人兒名叫小腳蘭花的麼？咸豐帝說道：朕却不知道。誰是小腳蘭花？小腳蘭花是怎麼樣的？崔總管奏說：陛下那天看見的四個姑娘，奴才已去打聽得，他是張家的女兒，原是蘇州人；他父親張芸臺，在刑部做過侍郎，家裏原有妻子的。到京裏來，便娶了一個審姐兒竺氏做太太；生下這四個女兒，便一病死了。竺氏守着寡，祇有四個年頭，家裏已窮得過不得日子了；虧得他四個女兒，都已長大成，且長得個個都是美人胎子似的。竺氏便仗着他女兒做幌子，招惹幾個游蜂浪蝶進去，抽頭聚賭，過着日子；竺氏陪伴着一

班客人那班客人愛他長得風騷，却人人歡喜他。因此京城裏一班紈袴子弟，都在他家遊玩；他們個個歡喜他的女兒，竺氏却管束得很嚴，沒有一個人上得手的。那班富家公子，見越不得上手，越肯化錢；那竺氏見他們越肯化錢，却越不給他上手。到如今竺氏也賺下上萬家財了，他的門戶也越緊了，非是王公大臣，他是不接待的；他四個女兒，大女兒名荷兒，第二個名桂兒，第三個名蓉兒，最小的名蘭兒，因蘭兒長得最是嬌小動人，又是一雙二寸許長的小脚，滿京城人都嚷着小脚蘭花。咸豐帝聽了，便問道：「可是那天朕在他家門口看見，站他姊妹背後，臉上擦着鮮紅的胭脂，一雙水盈盈的秋波，向人亂轉的嗎？」崔總管回說：「正是他。」咸豐帝不禁把手在腿上一拍，說道：「好一個美人兒，真是名不虛傳！朕怎麼得也玩玩去。」崔總管奏說道：「陛下莫性急，奴才打聽得前門大街福記金店的掌櫃老胡，是竺氏的舊相好；奴才便託他說去。」咸豐帝聽到這裏，忙問道：「你敢是說朕要到他家逛去嗎？」崔總管搖着手說：「不，不，奴才推說有一位江西木客，進京來；他是富商，打聽得張家有四個女兒，他要去見識見識，求你做一個鄉導。」那掌櫃聽了，便去和竺氏商量。第二天回話出來，說竺氏說的那客人既愛俺家女兒，叫他每一個姑娘，拿出五萬兩銀子見面錢來；那蘭兒另外要十萬兩銀子遮羞錢，老身也要五萬兩銀子，共他三十五萬兩銀子，少一兩不得。那金店掌櫃也受五萬兩銀子。咸豐帝聽了，一算，要四十萬兩銀子，不覺伸了一伸舌頭；但是他想一想那四個姑娘的面貌，便頓時高興起來，立刻催着崔總管到庫上去提銀子，送至福記金店裏去。這一回，崔總管自己整整賺了十二萬兩銀子，分三萬兩銀子給金店裏的老胡，那竺氏淨到手了二十五萬兩銀子。這竺氏自出娘

胎也不會見過這許多銀子，便笑得合不上嘴來；一面把他女兒打扮起來，到了第三天，崔總管悄悄的僱一輛車，把皇帝藏在車廂裏，外面用布圍着，自己跨着轎兒，悄悄的趕出宣武門去。到張家門口，把皇帝扶下車來，竺氏接進院子去。皇帝看竺氏臉上，一般的膩粉紅脂，眉彎入鬢，便笑說道：「徐娘韻姿，風騷可愛！那竺氏聽了，一溜眼，伸手輕輕的在皇帝肩上一拍，掩着嘴笑說道：「打你這個油嘴！皇帝哈哈大笑，走進堂屋去；祇見上面紅燭高燒，繡氈貼地。崔總管扶着皇帝，向南坐下。停了一回，那四個女孩兒，打扮得好似四枝牡丹花，嬈嬈婷婷的走了出來；四個小丫鬟，在一傍扶着，向皇帝深深的拜了一拜。皇帝這時忍不住上去拉近身來，細細的認識一番；祇見他秀眉星眼，配着瓊鼻櫻唇，處處是好。又看他膚似搗粉，臉若凝脂；握着他的纖手，真是玲瓏豐軟。皇帝說一聲：「妙！妙！拿出四個翠玉指環來，親自替他們套在小指兒上；停了一回，擺下筵席來，四個姑娘，輪流把盞。皇帝左擁右抱，醉眼看花，愈看愈醉；他最愛的是蘭兒，便把蘭兒摟在懷裏。竺氏上來把盞，皇帝也把竺氏拉住了，叫他坐一傍陪伴着。五個人一杯一杯的把個皇帝灌得爛醉如泥。竺氏在前面引着燭，四個姊妹在前後左右攙着皇帝進房去，服侍他脫去鞋帽袍褂。忽然在臂膀下面，露出一顆小印來，拿黃帶子絡住，在手臂上；那蘭兒原是認識字，見印上刻着傳國的璽，四個小篆字，不覺嚇了一跳。忙悄悄的告訴他母親，竺氏急出去問崔總管時，他起初還不肯說，竺氏急了，說道：「如今南方大亂，京城裏禁令森嚴，像這種來歷不明的客人，任你錢多，俺家中也不敢接待。扶送他出去罷！」崔總管纔悄悄的告訴他說道：「這實是當今的萬歲爺，你母女好好的伺候着，管教你一世享福不盡呢。」竺氏聽了，心中又

歡喜，又害怕回進房去，悄悄的告訴他女兒。那皇帝見了竺氏，便拉住了不放他出房去；皇帝一玩三天，兀自不肯回宮去。被步軍統領衙門和九門提督知道了，忙派了三千御林軍，在張家圍牆外面把守着，打更吹號，通夜不息。後來一班大臣，也都知道了，便趕到宣武門外來接駕；張家院子裏，擠滿了王公大臣。內中有一位侍讀學士杜受田，直闖進內院去，切實勸諫。還有一位御史沈葆楨，他上了一本參摺，是參崔總管說他不該引導皇上作狎邪游，請皇上交內務府立行杖斃。誰知這位風流天子，一任你如何勸諫，他總是迷戀着這母女五人，不肯回宮去；後來崔總管急了，悄悄的去勸着皇帝說：請皇上作速回宮去，這四位姑娘，交給奴才，奴才能在三天以內，把他們安頓到圓明園裏去。那時皇上早晚臨幸着，有誰敢來說話？皇帝聽了，忙搖着手，說道：莫送他們到園裏去，園裏醋罐子多呢。沒得叫他們姊妹吃虧去。崔總管聽了，略思索了一回，磕着頭，說奴才又有一處極幽靜的地方，離圓明園不遠；送他姊妹四人去住下，三天以內，待奴才安頓停當，便再請皇上去團聚。現在務求皇上先回宮去，皇上倘再不回宮去，奴才的腦袋便不保了！皇帝看他求得可憐，便答應回宮去。外面擺齊鑾駕，皇帝臨走的時候，還依依不捨，和他姊妹四人分別着出來；外面文武百官接着，擁上鑾輿。皇帝忽然想起一句話來，忙喚崔總管到鑾輿跟前，低低的吩咐他道：你安頓他姊妹四人，却不要忘了那竺氏，他也是一個妙人兒呢！說着，哈哈大笑。三十二個人，抬着一肩鑾輿，回宮去了。到了宮裏，那孝貞皇后，祇怕犯嫉妒的名兒，便一句話也不敢勸諫；倒是那班妃嬪，見了皇上，不免有怨恨的氣色。咸豐帝也不去理睬他們。過了三天，皇上又到圓明園去，園裏自然有一班妃嬪伺候。

着皇帝正和那班妃嬪說笑着，忽然那崔總管上來，悄悄的把皇帝的龍袖一拉。皇帝便跟着走出藻園門來，向西繞過一個牆角，見一座高大的叢林。崔總管領着，繞過佛殿，走進西側門，是一座竹園，穿過竹林，一帶粉牆，露出一個月洞門來。走進洞門，裏面一帶湘簾，隱着六間精舍，簾外架上的鸚哥，見有人來，便喚道：客來了！客來了！屋裏面的人聽了，掀着簾子出來。皇帝留神看時，認得是竺氏，便撲向前去，拉着竺氏的手，並肩兒走進屋子去。那荷桂蓉蘭四姊妹，也迎出屋子來，圍定了皇帝，請下安去。皇帝一手一個，拉着坐上匠去。問崔總管：這裏是什麼地方？崔總管回奏說：這裏名千佛寺。原是前朝的王府，後來因為這位王爺沒有兒子，便把這府第捨做佛寺；如今奴才把寺裏的喇嘛和尚都趕到別處去，從園裏調二十名太監來伺候着，又把這四位姑娘接來安頓在此地。皇上早晚臨幸着，豈不便利。皇帝聽了，點點頭，說道：難為你費心賞你一萬兩銀子罷。崔總管謝了賞，退出去，庫上領銀子去。這裏皇帝和張家姊妹四人，早夜尋歡，也不進園去了。那時南方髮匪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那洪天皇，既得了南京，便打發第一枝兵馬，攻打鎮江。鎮江的滿洲兵，不發一箭，便棄城逃走；接着長髮兵又得了揚州。那時統帶長髮兵的將軍，名叫林鳳祥，十分驍勇；他接連攻得安徽的鳳陽，河南的歸德；又渡黃河，占領懷慶。他忽然轉向，打進山西省，奪得平陽；又從山西打進直隸，奪得平野，又占領藁城。接着攻陷深州，沿運河上去，攻得靜海獨流一帶地方。另一枝兵馬，取得念祖連鎮阜城一帶地方。匪勢離京城一天近似一天，合城的官員，和文武大臣，得了這個消息，個個害怕起來；接着南方奏報失陷城池的文書，雪片似的送進京來。那軍機處接了文書，連夜封送進宮去，無奈

這時皇帝正深入溫柔鄉裏，不理朝政，祇把一班大臣急得走頭無路，天天在午門外候旨，却總不見皇上聖旨下來。那洪天皇看看北伐的第一軍得了勝利，接着派遣戰將吉文元、李開方兩人統帶第二軍，也向北方打去。他第一步打進了安慶、桐城，舒城一帶繁華的州縣，又攻取廬州，安徽巡撫江忠源在廬州戰死。第二軍軍聲大震，接着又陷六合，陷臨清州，高唐州，山東巡撫接連飛馬快報，報進京去。這時宮裏不見皇帝的踪跡，已有五六天了。宮中頓時擾亂起來，孝貞皇后一面禁住衆人，一面把崔總管傳來，說道：「崔三總知道皇上的下落，喝叫綁起來，送交內務府去拷問。」說從前皇上出宮去游玩，是他引誘的，如今一定也是他把皇上藏過了。崔總管熬刑不過，祇得招出來，說皇上住在千佛寺裏。內務府差役押着他，到千佛寺裏，果然找到了皇上。皇帝問什麼事體，崔總管把娘娘發怒，把奴才送交內務府拷打的情形說了。皇帝聽說皇后動怒，知道他姊妹四人不能再留下了，便一面打道回宮去，一面把崔總管放了悄悄的吩咐他，把他姊妹送到禁城外安頓去。這孝貞皇后見皇帝回宮來，便又跪下來勸諫，說如今軍務變亂，皇上宵旰憂勤，還恐不及，如何可以把朝政擱置，自己一味尋樂去？皇帝聽了，笑笑說道：「朕因國事憂愁，在宮中悶得慌，出宮去打了幾天圍獵，卿亦何必如此慌張？」說着，踱出坤寧宮，到御書房裏，見案上奏本堆積如山，隨手一翻，見都是各處州縣失陷的緊報。咸豐帝看了，不覺嚇一大跳，忙召集了許多王公大臣，開御前會議。足足議了四個時辰，纔決定辦法。立刻傳旨下去，派兵部尚書勝保親統大兵，去當平野一路的髮匪；又派蒙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統領騎兵，去當連鎮一路的匪兵。這兩位都是戰將，奉了聖旨，奮勇殺賊，不多幾天，勝

保果然戰敗髮兵，收復藁城一帶；僧王也收復阜城一帶。僧王選用了那道員張晉祥的計策，決運河的水，淹斃馮官屯的匪兵；髮兵將軍李開方，到僧王大營中來投降。僧王拿囚籠關住他，押進京來。咸豐帝下諭，綁送西校場正法。從此長髮兵第一第二兩路人馬，一齊逃回南京去。皇帝看着眼前太平，便又想出宮游玩去；私地裏喚崔總管來問：他姊妹還在嗎？崔總管搖着頭說：自從皇上吩咐奴才送出禁城外去，不多幾天，他們各各嫁了京中大官做如夫人去了。皇帝聽了，也祇得嘆了一口氣。崔總管知道皇上心中不樂，隔了幾天，他忽然興匆匆的跑到皇帝跟前來，悄悄的說道：奴才近日又打聽得城南有一個美人兒，名叫冰花，又稱做蓋南城。皇帝聽了詫異，便問：怎麼他的名字叫冰花呢？崔總管回說：因為那美人長得和花朵兒一般，他性格冷得和冰一般，終日扳着一張臉兒，沒有人敢去招惹他的；倘有浮頭浪子去調戲，便要吃他冷語辱罵，因此人人取他綽號叫冰花。皇帝聽了點點頭，又問：爲什麼要叫蓋南城呢？崔總管奏說：因他面貌長得實在美麗，可以蓋過城南一帶地方的娘兒們。皇帝聽了，直跳起來道：有這樣的美人兒，待朕親自去看來。崔總管攔住，說道：皇上須謹慎些，他是有夫之婦；况他家開一爿釘鞋鋪，在熱鬧街上，怕等閒下不得手。皇帝說道：朕却不信，待朕去看看；包叫他冰花化成桃花，弄他進宮來陪伴朕過快樂日子呢。說着，崔總管快備馬去。皇帝改了裝，扮做富家公子模樣，悄悄的出了宮門，跳上馬，和崔總管兩人，一前一後，跑出南城去。一看，見一家小小釘鞋鋪子，有一個男子，頭髮禿頂，滿臉落腮鬍子，爬在櫬上，正在那裏工作，却不見那女子。他兩人故意在他店門口繞來繞去，終不見那女人出來。皇帝沒奈何，祇得敗興回來。到第二

天再去依舊是不見；打聽得那禿髮的男子，便是那女人的丈夫。皇帝嘆一口氣，說道：好一朵冰花，插在牛糞裏！到了第三天，皇帝又去，果然看到了。這一天，他丈夫不在店中，祇見一個年輕女人，蓬着頭，在櫃身裏面洗衣服。皇帝和崔總管兩人跳下馬來，一腳跨進店堂去，祇見滿地爛泥，一陣一陣臭味，送進鼻管裏來。皇帝生平不會到過這種齷齪地方，如今祇得看在這女子面上，暫時忍着。那女人見有買主來了，忙丟下衣服，擎着水淋淋的一雙手；他一邊拿衣角兒拭着手，一邊上來招呼。皇帝看他的臉時，果然長眉雪膚，望去好似一尊活觀音；又看他手時，玲瓏白潤，雖終日操作着，却沒有凍裂粗糙的紋路。又打量他身裁時，真可以稱得肥瘦得中，長短合度。把這個風流天子，看得酥呆了半截。那崔總管假裝做買他的釘靴，和他論量價錢；皇帝站在一傍，怔怔的向那女人臉上打量着。到這時，他實在忍不住了，便開口低低的向那女人問道：前幾天我也曾看望你來，你却不在店裏，你到什麼地方去了？那女人好似不會聽得一般，祇是低着頭做他的買賣。接着，皇帝又問道：你家那禿了的丈夫，今天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女人聽了，滿臉怒容，轉過臉去不睬他。皇帝到這時，胆子慢慢的大起來，隔着櫃身，伸手去捏他的手兒；那女人這纔大怒起來，拿着手裏的釘靴，直向皇帝的臉上打過去。虧得崔總管的手快，忙去奪住了。那女人倒豎柳眉，十分氣憤；大聲哭嚷起街坊鄰舍來，頓時在店門口擠了許多人。大家說：清天白日，在大街上調戲女人，真正豈有此理？俺們打這個囚囊！一個人說打，大家都接着喝打。崔總管看看不妙，忙從身傍拔出劍來，站在店門口，攔住衆人；衆人看他拔劍，越法生氣，一片聲嚷道：這死囚囊！拿刀動杖的，敢是沒有皇法了麼？俺們打上，去打

！打各人手裏擎着棍棒，擁進店門來；皇帝看看事體危急了，他便聳身一跳，跳在櫃臺上，隨手在櫥架上抓住釘鞋釘靴，向衆人擲去。許多人被皇帝拿着釘靴打得頭破血流，大家越法憤恨了，便拾着釘靴回擲皇帝；皇帝自幼練過武藝，知道躲避的法子，一時裏滿街的東西，飛來飛去。崔總管頭也被他們打破了，淌着鮮血，他還拿着劍尖兒擲人。那許多人見劍鋒利害，到底是怕死的人多，沒有一個人敢衝進店去。正在危急的時候，忽聽得開鑼喝道的聲音；大家說道：好了好了！巡城御史來了。頓時肅靜起來。那御史官見許多人打得頭破血流，跪在轎前告狀；又是滿街拋着釘靴棍棒，御史官看了大怒，喝聲：拿來！便有差役，擁進店去，要抓皇帝；皇帝高高的站在櫃臺上，只是暗笑。那崔總管見差役進來，便跟着他一塊兒走到御史官轎前去。那御史官認識他是宮裏的總管，崔總管又湊近身去，和御史官咬着耳朵；慌得那御史官，走出轎來，趕到店中，便在櫃身前拜到在地上。那些街坊，見了這情形，知道惹了禍，慌得一個一個溜回去躲着，不敢出來。欲知這冰花日後如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纏足之爲害，戕生則有餘，益身則不足；且織纖弱趾，實爲淫邪之媒介。彼蘭花者，竟以纖足喧於朝野；卒至名門等於娼侶，天子行於狎邪。上下昏靡，國之不墮者幾希！纏足之害階之厲也。

纏頭一擲，便是四十萬兩，是誰之血汗金錢耶？其取之於吾民也，鎔銖必較；用之於娼妓也，等於泥沙。專制帝皇之樂，固在於斯；而專制帝皇之罪，亦莫大於斯。坐令國日以貧，民日以弱；至今日積重難返，彼獨夫之肉，其足食乎？

調戲冰花一節活畫出一種浪子頑皮神氣來；鬧街一段寫來有聲有色，一時紛雜情形，如在目前。

第六十四回

皇恩浩蕩冰花矢志

儂情嬌媚四春承勸

却說：咸豐帝爲了看冰花，幾乎惹出一場大禍來；虧得巡城御史走過，把皇帝送上自己的轎子，抬着回宮去。一面向崔總管打聽情由，崔總管便把皇帝如何聞冰花美貌的名氣，親自來賞鑑，說了幾句戲話，觸惱了那位美人；街坊上人幫着冰花，大鬧起來。這位巡城御史，十年不會陞官；如今聽了崔總管的話，心想陞官的機會到了。他一面安慰着崔總管，又拍着胸脯說：大爺放心，這件事在下官身上，包你三天之內，請皇上如意，接着又悄悄的對崔總管說道：大爺進宮去，在皇上跟前，須替下官好言一二。崔總管聽了，點點頭，供一拱手，去了。這裏御史官便裝腔作勢的喝叫：把那丁靴鋪子的夫妻兩人，抓回衙門去審問。這時那冰花的丈夫，恰恰從外面回店來；聽說御史官要抓他到衙門裏去，嚇得他祇是索索的發抖，哭着求着，不肯去。還是那冰花，一點也不害怕，說道：去便去，俺們又不曾犯什麼王法。他夫妻兩人，把店堂託給街坊，代爲照料，便跟着差役，到御史衙門裏去。那御史官照例問過一堂，也不一定罪，也不釋放，把他夫妻兩人，分別監禁起來。監禁到第三日上，忽然來了兩個婆婆，把冰花一領，領到一間密室裏；給他香湯沐浴，拿出一套錦繡衣裳來，給冰花換上。冰花詫異起來，問什麼事？那婆婆說：皇上知道你是一個貞潔的女人，吩咐賞你一套衣服，給你洗澡穿上，便要送你回店去。冰花聽了歡喜，便重新梳起粧來；居然容光煥發，嬌媚動人。兩個婆子，在一傍贊嘆，說道：這樣一個美人兒，老身是女人身，見了也要動心，莫怪聖天子見了要動手動腳。

了。冰花聽了，不覺臉上起了一陣紅暈，說道：休得取笑。停了一回，轎子抬進院子來，婆子扶他上轎，放下簾子，四圍遮着綢幔，坐在轎子裏，黑漆漆的一絲也看不見外面的情形。轎子走了半天，纔停下來，依舊兩個婆婆上來，打起轎簾，扶他出轎來。冰花抬眼看時，祇見眼前圍着一班旗裝女人，滿身打扮得花花綠綠，個個把兩隻眼注定在自己臉直打量着，却靜悄悄的，不說一句話。又看那院子時，十分闊大，一帶黃牆，接着抄手游廊，正北一座金碧輝煌的宮殿。冰花滿腹狐疑，忙問道：這裏是什麼所在？你說送俺回店去，怎麼送俺到這個地方來？那婆婆聽了，哄着他說道：娘子莫慌，這裏是宮裏，皇后聽得娘子長得美貌，特把娘子接進宮來，一見，立刻送娘子回店去呢。冰花聽了，他便沒得話說。婆婆扶着他，從甬道走進屋子去，祇見裏面繡幕重重，落地花窗上糊着粉紅色西紗。屋子裏一色硃紅桌椅，牀上掛着葵花色羅帳，牀裏疊着五色繡花被錦，鋪着狐皮褥子。一面花瓶鏡臺，一面仕女畫屏，打扮得豪華富麗。兩個婆婆，扶他在牀前椅子上坐下，接着許多宮女，上來送茶送水。冰花到了此時，忽然覺得自己是被他們騙進宮來做妃子了，霍地站起身來，說：俺回去了。左右宮女，忙上前攔住，接着那皇帝，已踱進屋子來，搶上去，握住他的手，嘴裏連聲喚着：美人！美人！耐心些。那冰花知道自己落了他們的圈套，便覷衆人不防頭的時候，猛向牀檻上撞去，一溜鮮血，直從眉心裏流出。皇帝昏了，連說：可憐！自己忙退出屋子去，吩咐管事媽媽：好生看護着，養着傷，朕過幾天再來看他。冰花這一撞，早已暈倒，大家把他扶到牀上去睡，包着傷口，許多宮女，在牀前伺候着。停了一回，冰花從牀上清醒過來。管事媽媽在一傍勸着，說：天生娘子這一副美貌，須得嫁一個富貴兒郎，享一

世繁華，受一世富貴，纔不辱沒了；如今難得聖天子多情，把娘子接進宮來，百般的痛愛着。又怕娘子生氣，還不敢和娘子親近。這正是娘子受富貴享榮華的時候，又得這位多情的萬歲寵愛着，豈不強似在那店鋪子裏挨凍受餓辛苦一身呢？這幾句話，管家婆天天勸着，起初冰花不去理他，後來日子久了，冰花的心也一天一天懈下去了，聽聽管家婆的話，覺得也很有情理。便和管家婆說定，須得把他丈夫喚進宮來見一面兒；丈夫許他轉嫁，他便轉嫁，丈夫不許他轉嫁，他便抵死也不肯失節的。管家婆把他的話去奏明皇上，皇帝准他把他丈夫喚進宮來見面。那時冰花的丈夫，早已在宮裏補了鑾儀衛的侍衛官，進宮來的時候，冰花見他衣帽整潔，翎頂輝煌。冰花見了他丈夫，祇是哭泣；他丈夫却不哭，對冰花說道：俺夫妻緣盡於此了！你在宮裏，好生伺候着皇上罷。冰花聽了，嘆了一口氣，說道：你也好生做你的官罷！便在這一天夜裏，皇帝到冰花宮中來臨幸了。第二天，封他做貴人。從此皇帝被冰花一人迷住了，一連十多天，不理政朝；外面文書十分緊急，那太平天國，在南京定都，已佔據了八省地方。朝中文武大臣，個個提心吊胆，沒了注意；孝貞皇后沒法，祇得親自跑到皇帝寢宮門外去背祖訓，皇帝看看實在延接不過了，祇得出去坐一回朝，辦幾件公事，潦潦草草，一轉眼，又溜進冰花宮中去了。任你那班大臣如何勸諫，他總當做耳邊風，不去理睬他。那邊太平天國，却一天興旺似一天起來。他朝中用的官員，年紀沒有在四十歲以上的；洪天皇又化了六百萬銀兩，在南京造起一座極高大的宮殿來。忠王李秀成，和洪天皇自己在殿上題着對聯：他正殿上有幾副對聯，寫得十分堂皇。第一副對聯道：惟王大德日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歸我版圖。

一乃統於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千斯年。第二副對聯道：先主本仁慈，恨茲汚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藐躬實慚德，仗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江山。第三副對聯道：獨手擎天，重整大明新氣象；丹心報國，掃除異族舊衣冠。第四副對聯道：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堯舜之天。那寢殿上，也有一副對聯道：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斯誠健者！東面而征，南面而征，救廿一省無罪順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謂仁人。同時各王也都造起王府來，王府外有轅門兩座，大門三座，高有數丈，門牆壁垣上，都用五彩畫着龍虎。走進府門，中間一條甬道，甬道中間，造着一座高臺，兩傍掛着十幾面金鑼。外面有事，便鳴鑼傳報；府門裏面，不許男人進去。天皇的宮門，大門上掛着榮光門匾額，二門上掛着聖天門匾額；兩傍有硃紅木棚，木柵裏面，有許多匾額，都是臣下贊頌天皇的話。左右用玻璃瓦蓋着兩座亭子。走進二門，兩排列傍着幾十間朝房；院子西面，有一口五色石欄的御井。那石上雕刻着雙龍，十分精緻。當殿矗着一座牌坊，金柱紅梁，龍飛鳳舞，十分華麗。殿的四壁上，畫着龍虎獅象，正殿的東面，有一帶圍牆，牆裏一座方池，青石砌底，十分清潔。池上一座石船，長十餘丈，天皇常常在石船中開宴賜酒。天皇十分寵愛小天皇，特意替他在鍾山脚下蓋一座小天皇府，裏面大樹清泉，樓臺曲折，十分幽勝。那小天皇一般也是個好色之徒，他府中用的，全是女官；那女官個個都長得雪膚花貌，小天皇終日和這些女官廝混着，什麼風流事體都做出來。講到太平朝的女官，他穿的衣服，和外廷男官大致相同；最大的女官，穿黃緞繡龍袍。紅色紫色袍次之，青色藍色黑色袍又次之，帽子上，三等王，用繡全黃緞

中九品以上官，都用紗帽，九品和鄉官，都用緞紮中。女官在袍外，加穿一件背心，髮髻上戴一頂垂纓的平天小帽。天皇定下女官的品級，又定女官褲子的格式：上一等的，名叫縫裳；是大褲脚。第二等，名叫鈕裳；是褲襠不用線縫，拿鈕子扣住，是爲便於解開的意思。第三等，名叫開裳；是開襠褲。第四等，名叫散裳；是不穿褲子，祇穿圍裙的。第五等，叫做散袍；是不穿褲子和裙子，下身精赤着，祇穿一件袍子，遮住下身。此外又有一種，名叫遮腿；是女官在夏天乘涼用的。那遮腿，祇有三幅布，圍在腰裏；一幅遮住後身，兩幅遮住兩腿。天皇定下這種女官服制，原是另有意思存着；因此凡在太平朝做女官的，沒有一個能夠免得。那小天皇尤其出奇的刁惡，他在府中姦污女官，倒也罷了；他偏歡喜強姦女孩子。他見有十歲左右的女孩子，最合他的心意；在強逼的時候，那女孩子哭求叫喊，他看了十分快樂，直到那女孩子痛極而求他纔罷手。小天皇有時到洪天皇宮中去叩請父皇聖安，便在父皇宮中，和許多妃嬪公主糾纏。那班妃嬪，見小天皇年輕美貌，又是天皇的愛子，如何不奉承他；因此很有幾個妃子和小天皇結下私情的，甚知他姊妹也有和小天皇結下私情的。因爲天皇的上帝教，說男女平等，男女博愛，無論老少母妻，都以姊妹兄弟相稱呼；當着大衆，都可以捏手抱腰，表示親愛。有時洪天皇明明見他的兒子和自己的妃嬪親愛着，他也不好說什麼。從此小天皇膽子越弄越大，竟和洪天皇最寵愛的紅妃宜妃私通起來。那紅妃是揚州人，相貌雖平常，身材十分小巧，生性又十分風騷；一雙水盈盈的眼珠，被他溜一眼，管教你吊了魂魄。他又最愛笑，笑時十分斌媚；洪天皇十分寵幸他，他也仗着寵，時時去欺侮宜妃。那宜妃原是廣東地方的大家女子，長得白淨美

麗，性情又和順，身裁又苗條；洪天皇和他多年的恩情，也便帶到他宮裏宿。這時這兩個妃子都愛上了小
天皇，心中的醋念，越法不能相容；祇因小天皇是洪天皇的愛子，便也不取到洪天皇跟前，去告發，祇是
家在暗地裏鬥法便了。誰知那宜妃宮中，原藏着一個美男子；那男子原是南京地方窮苦人家的兒子，面
貌却長得白淨漂亮。宜妃跟着天皇進南京城的時候，那男子在路傍站着閒看；宜妃在車子裏望見，不覺
心中一動。到了宮中，便打發人去把那男子偷偷的弄進來，背着天皇，朝朝和他在一處起臥；後來宜妃又
結識了小天皇，他一個人輪着伺候兩個小夥子，心中說不出的快樂。誰知好事多磨，良緣天妒；有一天，宜
妃在宮中正和那美男子白晝幽會，恰到得意的時候，被紅妃進來撞破了，把個宜妃嚇得玉體打戰，把個
紅妃羞得粉臉通紅。那美男子也顧不得了，撲的跪倒在紅妃脚下，磕頭求饒；那紅妃偷眼看時，見那男子
長得眉清目秀，一身白肉，不覺一陣心跳，掩住臉嗤的一笑，轉過頭子去，低低的說道：「這個樣子，羞人答答！
宜妃在一傍看出紅妃的心事來，忙對這男子說道：「你好好的在這裏伺候妃子，俺去去便來。說着，便轉身
出去；這裏紅妃和那男子竟成了好事。從此以後，紅妃常常把那男子留在自己宮裏，不放他回宜妃宮裏
去；便是那男子，也覺得紅妃風騷放蕩，勝於宜妃，便不覺迷戀住了。宜妃失了這一個心愛的面首，如何不
怨；他便想了一個借刀殺人之計。這時小天皇也迷戀着紅妃，洪天皇也迷戀着紅妃；他打聽得紅妃正和
那男子在陽臺的時候，便悄悄的對小天皇說了。那小天皇大怒，偷偷的掩到紅妃房門外去聽時，果然男
歡女愛，正扭結在一塊的時候；小天皇一縷酸氣，從腳跟直衝腦門。正要打房進去，心想自己也不是正經

路數，須得去報告父皇，總能管得；一轉身，便趕到洪天皇宮中。那洪天皇正靠在御榻上，看那侍衛和女官，大家在榻前追着挽着玩兒；聽了他愛子的話，氣得他鬍鬚倒豎，跳起身來，帶了侍衛，趕到紅妃宮中。那紅妃驟不及防，衣裙顛倒，釵鬢散亂，和那男子一塊兒捉出來。天皇見了，也不審問，吩咐便在宮門口斬了；那紅妃臨死的時候，還極口喊冤，說中了宜妃的計，這男子原是宜妃引進宮來的。洪天皇雖聽得這個話，却不敢相信，依舊把這一對癡男女殺了。洪天皇殺了紅妃以後，宮中缺少一位妃子，立刻傳諭各將領，隨時物色美人。這時右都督部下，有一位樊將軍，在蘇州地方，得了一個美貌姑娘；那姑娘名叫明姑，原是蘇州世家小姐，知書識字，又懂得刀劍。太平軍到蘇州的時候，明姑跟着他父母逃到鄉下，又被兵士們捉住；兵士們要殺他的父母，明姑便上前去攔住。那兵士們見了這美貌的姑娘，便也放去了他父母，把明姑捉到營裏去；兵士便要行非禮之事，明姑說道：你們若要姦污我，我祇有一死。不如把我獻與你們將軍。那將軍愛我美貌，你們便大大的可得到一筆賞錢。那兵士們聽他話說得有理，真的把他去獻與樊將軍。樊將軍見了明姑，便賞兵士五十兩銀子，把明姑留在帳後。到了夜間，樊將軍便進帳來，要犯他；明姑娘便拿勸兵士的一番話，勸樊將軍，勸他把自己去獻與天皇，便可得高官厚祿。這時天皇正下旨，着各將領物色美人，明姑一句話，提醒了他；樊將軍便親自送明姑到天京去，天皇見了明姑，十分歡喜，便傳諭賞樊將軍銀十萬兩。明姑長得白淨苗條，第一夜，洪天皇臨幸過，知道還是處女，便格外寵愛，封他做明妃，便補了紅妃的缺分。洪天皇一連在明妃宮中住了一個月，正是同起同臥，十分恩愛；明妃趁此機會，求着洪天皇，把他父

母傳進宮來，見一面兒。天皇便依他，明姑見了他父母，禁不住大哭一場；見沒人在跟前，便悄悄的把自己的心事對父母說了。他父母知道女兒要行刺天皇，自己的性命終是不保；母女兩人，撲抱着又哭了一陣。明妃向天皇要了一面小黃旗，交給他父母；他父母身傍藏着這一面旗，在太平天國，隨處可以去得。明妃悄悄地叮囑他父母，逃到北方去；將來自己鬧出大事來，不致延害父母。明妃送父母出宮，諸事停當；明妃便在臥房裏擺下一桌酒，請天皇來吃酒，自己也在傍吃酒陪伴着。吃酒的當兒，有說有笑，又做出許多媚態來，哄天皇吃酒；洪天皇吃不多幾杯，早已被明妃的美色醉倒。一手搭在明妃的肩上，要扶他上牀睡去。那明妃看看是時候了，便吩咐宮女收拾筵席，親自扶天皇上牀，自己也御了盛裝，看宮女收拾過桌面出去了。明妃便起身去關上房門，聽聽牀上天皇睡得靜悄悄的，忙去牆上拿下一柄寶劍來，捏在手中，輕輕的掩到牀前一看，那牀上空空的，沒有人，天皇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明妃正詫異的時候，一回頭，見天皇滿面怒容，站在他身後；原來今夜明妃請天皇吃酒，已是犯了天皇的疑。明妃從不吃酒的，今夜忽然吃起酒來，豈不可疑？因此洪天皇假裝酒醉，先去睡在牀上，暗暗的覷着明妃的動態；他見明妃關上房門，轉身向牆上拿劍，便知道他居心不良，便悄悄的從牀後面溜下地來，跟在明妃身後。待到明妃拿着劍趕到牀前去時，天皇已把佩刀抽出來，拿在手中；心中一腔怒氣，按捺不住，趁明妃回過頭來的時候，便吃嚓一刀，砍下腦袋來。一面打着小鐘，傳喚宮女，吩咐把明妃的頭，掛在宮門外去號令。頓時明妃謀刺天皇的消息，傳遍宮中；許多妃嬪和皇后，都趕來叩請聖安。天皇見殺了明妃，自己不會遭他的暗算，心中十分快樂。

傳諭宮中，連夜擺起慶祝筵宴來，自己連喝了幾大觥。這時三宮六院的妃嬪，都陪坐在左右；一時脂香粉膩，鶯鳴燕啣，天皇左擁右抱，調情打趣，到高興的時候，便揀了十個美貌妃子，到寢宮去臨幸。又傳十個妃子進帳去賞春，在一傍拍手歡呼助興。洪天皇天天和那班妃嬪女官尋歡作樂，一個人敵着幾十個少女，身體慢慢的淘虛了；那精神也覺得有些不濟事了。太平朝諸位王爺，不但是好女色，且又好男色；每一個王府裏，總養着三五個俊俏少年。天皇宮中，竟養着二十多個，一般的畫眉搽粉，打扮得妖妖嬈嬈，望去幾認不出他是男子來。洪天皇玩女人的本領，慢慢差了；便沒日沒夜的玩起相公來。那班王爺，都看了他的樣子，人人撲着一個男孩子睡覺；凡是玩相公的，都容易害眼病，一時洪天皇和各王爺都害起眼病來。且下身害起毒瘡來。天皇十分害怕，忙去求醫；這時有兩位御醫，一個名叫何潮元，一個名叫李俊良。他兩個都是外科能手，當時替王爺們的眼病都醫好了。何潮元又弄了許多媚藥，獻給天皇。天皇用了，果然十分靈驗，便給他做御醫院中的正醫官。李俊良見何潮元得了意，便弄了許多避胎藥，悄悄地去送與各妃嬪和天妹洪宣嬌；那洪宣嬌十分合用，便去對洪天皇說知，把李俊良薦進宮去，替妃嬪治病，做了一位內廷供奉醫官。那班妃嬪，仗着李俊良有的避胎藥，便暗地裏勾引許多美男子進宮來，放膽偷情；大家祇瞞住天皇一個人的耳目，終沒有敗露的日子。便是洪天皇，也仗着有何醫正的媚藥，便沒日沒夜的和那班妃嬪歡樂。一班蕩子妖婦，拚命胡鬧着，宮中便鬧起花柳病來了。洪天皇和東王眼病復發，何醫正便獻了一個秘方。說要選二十個童男童女，年紀在十四歲的，每天十個人，在清早時候，用甘露漱着嘴，替天皇王

爺舐着眼睛。二十個人輪班舐看，不到一個月，果然痊愈了。見那班童男女，有長得俊的，都吃天皇和王爺奸污了；留在宮中，不放出來。天皇又聽了何醫正的話，每天吃兩粒珍珠，一方白玉，調養着身體。他又傳出烹煮珠玉的法子。那珠子須揀精圓，毫無糙癢的；裹在豆腐中心裏，隔水燉着，煮半天工夫，把豆腐取出，那珠子便漲大三數倍，白嫩和豆腐一般。珠有糙癢的地方，便硬僵不化；所以一定要揀那精圓珍珠。煮熟的珠子，放在嘴裏，一咽氣，便酥化入喉了。煮玉的法子，拿上好白玉，和地榆樹的根，一塊兒煮着；煮二十四小時，不給他出氣，那玉便酥爛可以吃了。吃的時候，調下冰糖去，十分可口；煮酥的玉塊，凝結着和凍一般。倘是有癍玷，或是下等的玉，便煮不酥。因此天皇御廚房裏，有專管煮玉烹珠的廚子四人；那四人都是珠寶商人，能識得珠玉的真假和好壞。祇因天皇要吃珠玉，那御廚房裏每月便多添十多萬銀子的開支。講到洪天皇的御膳，說出來也叫人聽了詫異。洪天皇每次用膳，除十六品副膳外，又有二十四品正膳；那二十四品正膳，稱做二十四牲。便是六樣禽類，六樣獸類，六樣魚類，六樣介類。禽類最愛吃鴿雀雉鷲，祇不吃雞鴨；獸類最愛吃牛羊獐兔，却不吃猪肉；魚類最愛吃魴鯉鱒；介類最愛吃蝦蟹蛤蜊；每日掉換，不能重出。每一桌御膳，須化錢數千金。烹調的法子，不論什麼一類，總是整個的。大如牛羊等，都是把全隻擱在大盒子上，陳橫在御席上；最可笑的，那禽獸類煮熟以後，仍須掌禽獸的毛貼在肉上，望去好似活的一般。直到下著的時候，女官們上去替他拿去毛。天皇又喜怒無常，正在喜笑飲食的時候，倘有小事不如意，便把怒氣出在侍衛身上；喝一聲用刑，便有刑官，把那受刑的侍衛抓去。太平朝宮中有一種極刑，名叫點天燈；

那點天燈的法子，是把人上下的衣服剝去，從頭到腳拿棉花紙張裹住，用麻油浸透，外面塗着松油白蠟，活似一支大蠟燭。燒的時候，把這人倒豎在地上，拿火燒着；起初裏面的人還能夠叫喊，聲音悽慘得和鬼叫一般。燒到腿上，那叫喚的聲音慢慢的低了；燒到小肚子上，隔了一回，大叫一聲，直至燒到心坎頭，纔斷了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宮庭景色，最非易事；太奢則近於浮誇，太儉則落於寒酸。是須應有盡有，次序井然，寫來却到好處。如冰花入宮一段，從貧家婦人眼中寫出種種奢華闊大氣象，自覺切實得體。

婦人行妬，大都以枕上進讒；今宜妃即以心愛之面首讓之紅妃，使其自入陷阱而不知之覺，雖殺其面首亦所不惜。其用心之險，設計之工，出於尋常蹊徑以外；惜乎如此計謀，而行牀第之間耳！明妃行刺，其貞烈可嘉，然其計則平庸不足取。

第六十五回 金蓮貼地瓊兒被寵 粉龐失色紫瑛喪生

却說洪天皇用御醫專製媚藥，果然是一件可笑的事體；但那時的咸豐帝，也常常用媚藥。他年紀雖輕，祇因好色過度，宮中既有許多妃嬪，園裏又住着許多美人，叫他一個人血肉之軀，如何抵當得住？早也慢慢的有些支撐不住了。那時候宮中一個崔總管，原是壞蛋，他時時勾引帝皇去幹那偷香竊玉的事體，他見皇帝精神不濟了，不知什麼地方弄來一種極靈驗的媚藥。咸豐帝服了媚藥，得了妙處，便朝朝和那班妃嬪尋歡；仗着藥力，格外玩得利害。咸豐帝還有一種極古怪的脾氣，他玩女人，不揀地方，不揀時候，也不避

人耳目；他懷裏藏着媚藥，不論走到什麼地方，見有中意的宮女，他拉住便幹。幹過了，那剩下的媚藥，也不收藏起來，隨處亂丟。有一回，在御書房裏闖出一件大笑話來：這時咸豐帝愛游玩，常常住在圓明園裏，又常在園裏召見大小臣工；有一天，咸豐帝在園中召見一位翰林，名丁文誠的。那丁文誠進園來，時候過早，皇上還不會叫起；小太監便領他到御書房去坐着守候。那書房中，擺設得十分精緻；丁文誠在裏面看着消遣，一眼見那小几上白玉盆中有一串鮮蒲桃，紫果綠葉，約有十數粒，粒粒肥大。這時五月天氣，什麼地方來的蒲桃？丁文誠看了，又是詫異，又是心愛，便忍不住伸手去摘下一粒蒲桃來，送在嘴裏吃時，覺得十分甜美。正要吃第二粒時，忽然覺得一股熱氣，直攢到小肚子上；那東西忽然長大起來，長到一尺許。這時丁文誠穿着紗袍套，那東西隔着衣服都看得出來，嚇得他彎着腰，兩手按着小肚子，不敢走動。心想如此形狀，停一回皇上起來，如何進見？他情急智生，立刻倒臥在地上，大聲喊痛；那班太監聽得了，一齊趕來問時，丁文誠推說是發急痧，肚子痛得利害。他一邊嚷着痛，一邊在地上打滾；太監拿痧藥給他吃，也是無用。沒奈何，太監扶着他走出園傍小門回家去；一面立刻上奏，說是急病不能進見。這丁文誠回到家裏，在牀上僵睡了五天，纔慢慢的復原。這豈不是一件大笑話嗎？第二次，丁文誠進園去，見了咸豐帝，便勸諫說：皇上調養玉體，最好每天飲鹿血一杯，燥燒之藥，切不可用。咸豐帝道：飲鹿血有無功效？奏說：鹿血為壯陽活血之妙品。從此咸豐帝吩咐內務府，買花鹿百數十頭，在園中養着；天天取鹿血吃着，果然有效。這時東南的太平軍，勢力一天強似一天；咸豐帝在宮裏，天天接到打敗仗失城池的消息，他越法心灰意懶。後來他

連文書也不願看了，天天找那班妃嬪玩耍去。皇帝新得了冰花，十分寵愛，十天倒有七八天宿在冰花宮中的；那冰花見皇帝恩情深厚，便也有說有笑，屈意逢迎着。皇帝最愛摟着妃子在白天睡覺，却叫那小太監和宮女們都在龍牀前追趕跌撲着玩耍。皇帝看到高興的時候，自己也跳下牀來，打在一堆；他玩到高興的時候，拉着四個宮女，走到院子裏去，脫了上下衣服，叫他們每人站在一個牆角下面。皇帝自己拿着一架彈弓，站在臺階上，拿鐵彈子向那宮女打去。那宮女身上脫去衣服，無可躲避；見皇上要拿彈子打他，嚇得他們混身發抖，哀聲求告着。皇帝看了，不禁哈哈大笑。後來還是冰花上去，把皇帝手中的彈弓接過來。說道：「臣妾代皇上射去。」皇帝便把彈弓交給冰花。那班宮女見冰花替皇帝打彈，便暗暗的罵他。同時女人身體，怎麼這樣狠心？誰知那冰花把彈弓接在手中，却不射。問皇帝道：「這四個宮女，什麼事冒犯了皇上，却要拿彈弓打死他？」那皇帝笑着說道：「那宮女原不犯什麼罪，祇是朕看他們長着一身白肉，拿彈子打破他們的皮肉，看雪白的皮膚上，淌着鮮紅的血，豈不有趣？」冰花聽了，笑說道：「原來如此，臣妾却有一個法子，能叫宮女身上淌着血，又不打破他們的皮肉。」說着，便吩咐別的宮女，把胭脂水灌在皮紙球裏，把彈子打上去；有打在宮女乳頭上的，有打在小肚子上的，有打在肩窩裏的，有打在頸子上的。雪也似的皮肉，淌着鮮紅的胭脂水，果然是十分好看。皇帝看了，不禁拍手歡笑起來。便賞這四個宮女，每人一件繡花旗袍。從此皇帝拿女人的身體，除淫樂以外，又拿他們的身體想出種種玩意兒；倘然觸了皇帝的怒，他便把宮女喚到跟前來，跪着，用種種刑罰加在那宮女身上。看他在地上翻騰着，銷他的氣惱。有一天，有一個妃子章

佳氏，原也受過皇帝寵愛的；如今皇帝有了冰花，便把他丟在腦後。章佳氏在背地裏，不免有許多怨言；那湊趣的宮女，把章佳氏的怨言傳給皇帝知道。皇帝便去把章佳氏傳來。那章佳氏忽聽得皇帝宣召，認做是要臨幸他，忙裝扮着走來。皇帝見了他，也不發怒，仍和他有說有笑；吩咐賞妃子三杯酒。章佳氏是不會吃酒的，如今奉着聖旨，祇得直着頸子，喝下肚去；頓覺臉紅耳熱，心跳眼花。章佳氏最愛打鞦韆，皇帝便說道：章佳妃打鞦韆的本領，是諸妃嬪所不能及的；現在朕便吩咐他打鞦韆給大家看。說着，又吩咐把章佳氏身上的衣服脫去了，扶他上鞦韆架；那章佳氏被酒灌醉了，混身打顫，如何有氣力打鞦韆？皇帝聖旨不能違背，便懶洋洋地上了鞦韆架。宮女們拉起繩子來，那鞦韆架在空中飛動着；起初飛得低，那章佳氏在上面還支掌得住。後來那宮女越拉越高，竟把個赤條條的章佳氏，送在半天裏；他在上面支持不住了，便嬌聲哭喊：萬歲爺救命！那皇帝聽了，非但不叫停止，反吩咐宮女叫他再拉高些。祇見那章佳氏大喊一聲，一脫手，從半天裏拋下地來；祇聽得拍的一聲，把章佳氏摔在地下，早已摔得頭破骨斷，死過去了。宮女們見了，個個同過臉去，不忍看他。皇帝却微微一笑，吩咐內監把章佳氏屍身拖出去收殮了。自己一手拉着冰花，走進房去。從此皇帝越發把冰花寵愛着，那冰花也慢慢的恃寵而嬌，把皇帝霸佔住了，不許他臨幸別的妃嬪。但是這時皇帝天天玩着冰花，也有些玩厭了，便不免背着冰花有許多偷偷摸摸的事體；冰花知道了，便和皇帝嘔氣，皇帝也慢慢的有些厭惡起來。咸豐帝最愛小脚，前回已說過；如今他雖寵愛冰花，但冰花一雙弓鞋在四寸以上，咸豐帝常對着冰花的脚嘆說：美中不足！聽得崔總管說起揚州女人的小

脚，端正尖瘦，在全國中算最美；可惜那時揚州城失陷在太平天國手裏，不能前去游幸。便暗暗的吩咐太監，在京城裏留心，有小脚的女人，想法子弄進宮來，便有重賞。從來崔總管依舊在宣武城外，覓到一個小脚女子，名叫瓊兒。他原是個揚州的小家女子，祇因避難到京城裏來，住在舅舅家裏；他舅舅是東大街德興飯館裏跑堂的，家中十分窮苦，瓊兒住在舅舅家裏，他家房屋也淺促，他幫着舅母每天做些針線。祇因屋子裏又黑暗，又齷齪，他便搬一張小机襪，每天坐在門口，湊着天光做活兒。他一雙脚，尖小玲瓏的脚，擱在門檻上，穿着紅鞋白襪，十分清潔；有在他家門口走過的人，見了他一雙小脚兒，誰不讚嘆幾句。有幾個好色的男子，見了他一雙小脚，便好似把魂靈兒吊住在他脚尖兒上，每天沒事，也要在他門口轉回了十七八轉，再也丟不下他。無奈這瓊兒面貌雖長得美麗，性情却十分貞潔；任那班閒蜂浪蝶如何挑逗，他總是低着頭，不睬。後來他的名氣一天大似一天，傳在崔總管耳朵裏，便也前去探視，果然長得不差，他一雙小脚兒，尤其是纖瘦動人。崔總管打聽得他舅舅是在飯館裏做跑堂的，便去找着他舅舅吳三興。那吳三興正苦得走頭無路，聽說宮裏的崔總管來找他，又聽說給他一萬兩銀子，弄他到宮裏去御廚房裏當一名廚子，吃着每月五十兩銀子的俸祿，祇叫他外甥女送進宮去，他如何不願意，如何不快活。回家去便和他妻子商量；他妻子便把外甥女瓊兒拉進內房去，再三勸戒，說你性格又高傲，脾氣又愛潔淨，非嫁給大戶人家，不能如你的心願；但俺們這種人家，門當戶對，至多嫁了一個經紀人家，依舊累你吃苦一世。如今宮裏來要你，你好好的進去，得了萬歲爺的寵愛，你也可以稱了一生的心願，俺們也得攀個高枝兒。

去，豈不是兩全其美？瓊兒聽他舅母的話說得有理，便也依從了。第二天，崔總管兌了銀子，悄悄的把瓊兒送進宮去；皇帝在山高水長樓召見，那瓊兒一雙小腳兒，貼在地下，祇有二寸多長，瘦小玲瓏。皇帝看了，不覺先喝了一聲好；兩邊宮女攙扶着，慢慢的走近御座前來，嬈嬈婷婷的拜倒在地，低低的稱着萬歲。皇帝吩咐，賜他平身；瓊兒站起來，那一搵腰肢，和風擺楊柳似的，搖拽不定。皇帝把他喚近身來，捏着他的手，細細打量一番；祇見他肌膚白膩，眉目清秀，當夜便在樓中臨幸了。第二天，把他安頓在絳雪軒中，寵幸一天一天的深起來。皇帝祇因瓊兒腳小，終日叫兩個宮女攙扶着他走路；有時在召幸的時候，皇帝自己扶着走路。偶然放了手，讓他一人站着，他便腰肢搖擺着，好似風吹蓮花。皇帝越看越愛，便在他房中滿地鋪着繡花軟墊，瓊兒穿着白羅襪，在上面走着。瓊兒又歡喜清早起來，在花間小步。這時冰花那邊，皇帝慢慢的冷淡他起來；冰花打聽得皇帝新近寵上了一個瓊兒，心中十分妬恨，又打聽得瓊兒十分愛清潔的，他便打發宮女，悄悄的把污穢東西去塗在花枝兒上。第二天，瓊兒清早起來，扶着一個宮女，到花間去小步。忽覺得一陣陣穢惡的氣息，送進鼻管裏來；瓊兒四面找尋，看時，那花枝上都塗着污穢東西，連他衣袖裙衫上都染得斑斑點點。急退縮時，脚下踏着一大堆糞；瓊兒哎喲一聲，跟踉蹌蹌的逃去，脚下被石子絆住，他小腳兒原站不住的，一個倒栽葱，那額角碰在臺階上，早淌出一縷鮮血來。宮女忙上去扶住，走進門，他聞得渾身臭味，便撐不住哇的一聲翻腸倒肺大嘔起來。宮女服侍他脫去衣裙，香湯沐浴；瓊兒撐不住，便病了。這一病，整整鬧了一個月；皇帝格外體貼他，他在害病的時候，不叫他侍寢，祇在冰花宮中臨幸。那冰

花看看自己的計策靈驗，心中十分快活；後來瓊兒的病，慢慢的好了，皇帝又丟去他，臨幸瓊兒去了。冰花心中萬分憤恨，他和宮女們商量，總要想一個斬草除根的法子。這時慢慢的到了暑天，瓊兒越法愛潔淨，每天要洗五次澡，洗一次頭髮。他洗頭髮總在清晨時候，洗過了頭髮，便披在背上，和宮女兩人搖一隻小艇子，到荷花深處，披散頭髮，給風吹乾，又把荷葉上的露珠漱着口，直待到太陽照在池面上，他纔打着漿回宮去。這個消息傳到冰花耳朵裏去，冰花又有了主意，便打通了太監，悄悄的買了毒藥進宮來，又把毒藥化在水裏，便把那藥水暗暗的在夜深時候去倒在荷葉面上。第二天，瓊兒不知道，去把毒藥吃在肚子裏，不到半天工夫，藥性發足，皇帝眼看着他在牀上翻騰了一回，兩眼一翻死去了。皇帝正在寵愛頭上，禁不住撲着屍身大哭一場，便吩咐用上等棺殮，抬出園去棺殮。從此以後，這咸豐帝想起瓊兒，便吊眼淚；一任那班妃嬪在一邊勸着，也是無用。皇帝越想起瓊兒的好處，越是傷心，想得十分利害，便生起想思病來。崔總管看看皇帝的病，不是醫藥可以治得的，便在外面暗暗的物色，居然給他找到了一個和瓊兒一模一樣的一個美人兒，送進宮來服侍皇帝的病。這時皇帝昏昏昏迷迷的睡在龍牀上，見了那美人，認做是瓊兒轉世過來的，問他名字，他自己說名叫紫瑛。皇帝看紫瑛的聲音笑貌，和瓊兒活着一一般，他慢慢的把想念瓊兒的心冷淡下來。皇帝病痊愈已後，把紫瑛封做貴妃，紫瑛生長在窮苦人家，却愛讀書。求着皇帝，替他去請一個老先生到園中來教讀；皇上心想上書房中侍讀，原是不少，但他們見又納了一個新貴人，便又要鬧什麼勸諫的奏章，實在討厭。如今不如另外去請一個老先生來，在園中教讀者。皇帝便和崔總管

商量；崔總管略一思索，便想起了一個人。原來這裏大柵欄有一家長安客店，店中有一位姓鄭的舉人，他進京來會試，落任客店裏。誰知會試不中，回家去的盤纏又化完了，流落在客店裏，替人寫信寫門對換幾個錢；崔總管和那長安客店的掌櫃是同鄉，因此常常到他客店裏去閒談，那鄭舉人崔總管也常見的。年紀已五十歲了，花白鬍子，做人極和氣。如今皇帝要替紫瑛請教書先生，崔總管便想起那鄭舉人來，和皇帝說明了，便跑到長安客店裏請去。在那鄭舉人，原不認識崔總管是什麼人，認做他是大戶人家的二太爺；如今聽他說要請自己去教書先生，他便認是到他主人家裏去教公子哥兒的書，便也答應了。崔總管僱一輛車，四面拿青布圍住了；鄭舉人坐在裏面，一點也看不見外面的景象。曲曲折折，走了許多路；耳中覺得離熱鬧市街漸漸的遠了，車子在空曠地方又走了一陣，便停住了。揭開車簾一看，見粉牆一帶，牆內露出樓臺屋頂，夾着樹梢；這鄭舉人認做是大戶人家的花園。但心中十分疑惑，既說是請先生，怎麼不由大門出入，却走這花園邊門？走進門去，果然好大一座園林；望去花木扶疎，樓臺層疊。崔總管領着他，在園中彎彎曲曲走着，度過九曲橋，露出一座月洞門來。門上石匾，刻着藻園兩字。走進月洞門去，見靠西一溜精舍，曲檻紗窗；走廊下，一字兒站着四個書僮，大家上來，蹲身下去，齊聲說：請師爺安。上去打起門簾，鄭舉人踱進屋子去，見裏面窗明几淨，圖書滿架。崔總管請先生坐下，書僮送上茶來；崔總管又拿出聘書來，雙手遞給先生，裏面封着整整二百兩白銀。說：這是第一個月束脩，先生倘要寄回家去，便交給我，包你不錯。鄭舉人看那聘書，下面具名，寫着養心齋主人，並沒有名姓。便問：你家主什麼名字？書僮回說：俺主人

是京城裏第一位王爺，先生不必問，將來總可以知道。如今俺王爺出門去了，家中祇有女眷，不便出來招呼先生；先生祇好好的指教學生讀書，俺王爺決不虧待的。鄭舉人看看這班下人，都是大模大樣的，心中不很高興；又想到地方精雅，束脩豐厚，也便勉強住下。到了第二天，學生出來拜見先生，鄭舉人看時，原來是一位絕色的美人，有四個豔婢陪伴着。每天讀書，不到兩個時辰，便進去了。第二天，查問功課，却都熟讀，沒有遺忘的。鄭舉人見學生十分聰明，心中也快活；每天吃着山珍海錯，睡着羅帳錦被，書僮服侍也很周到，祇是行動不得自由，莫說出園門一步，便是在書房左近略略走遠些，便有書僮上來攔住。說園裏隨處有女眷游玩着，先生須迴避的。鄭舉人到園中三個月，頗想到大街去游玩一趟，再三對書僮說了，書僮說：須去請命主人。後來鄭舉人忍不住了，自己偷偷的走出園去，祇見園外一片荒涼，莫辨南北，走了幾步，又折回來。那書僮已候在門口，說道：這地方十分荒野，常有狼豺盜賊，傷人性命，如必要出去，須坐着驢車，派人保護出去。那僮兒真的去僱了一乘車子來，兩個雄赳赳的大漢，跨着鞵兒；鄭舉人坐在車廂裏，外面依舊用青布密密圍住，車子曲曲折折的走着。走有兩三個鐘點，慢慢的聽得市聲，又在熱鬧街上，走了一陣。車子停住，揭開布圍，走下車來，看時，依舊在大柵欄長安客店門口。那客店掌櫃的見了鄭舉人，忙搶出來迎接；又拿出兩封家書來，鄭舉人看時，信上面說三次匯銀子六百兩，都已收到，家中人口平安。鄭舉人看了，心中十分快活，便拉這掌櫃上飯館去。吃酒中間，鄭舉人問：那教書的人家，是什麼功名？主人的姓名是什麼？掌櫃聽了，也搖搖頭，說：不知道。他兩人吃完了酒飯，出來，在大街上閒逛了一回；兩個大漢，催他上車。

回去。從此每隔兩個月，便出去一趟；那女學生在一年工夫裏，讀的也不少。鄭舉人年老慈祥，女學生也慢慢的和他親近起來，說長道短；獨有鄭舉人問起他家裏的事體，他却絕口不肯說。過了幾天，看看已是年近歲逼，鄭舉人在客地裏，不覺勾起了思鄉的念頭；正淒涼的時候，那女學生從裏面出來，四個丫鬟扶着。他鄭舉人向他臉上看時，見這女學生紅潮滿頰，頗有酒意；鄭舉人上去問他：怎麼了？那女學生向先生嫣然一笑，坐在椅子上，動不得了；忽然聽得他大喊一聲，兩手按住肚子，說十分疼痛。接着珠唇也褪了色，眼珠也定住了；嚇得這四個丫鬟，手忙腳亂，把這女學生抬進內屋去。祇見那班書僮，也慌慌張張的跑來跑去；丟下鄭舉人一個人在書房中，他看了，莫明其妙。直到傍晚時候，崔總管急急匆匆的走出來，說道：可憐！這女學生急病死了。主人吩咐請先生出園去；這裏有五百兩銀子，先生拿去，回到家裏，千萬莫把這裏的情形對人提起。說着，一輛驢車，已停在園門口；崔總管送先生上了車，闔上園門進去了。這裏鄭舉人回到客店裏，把這情形告訴掌櫃。又悄悄的問掌櫃：這到底是什麼人家？到這時，那掌櫃纔告訴他：你去的，地方便是圓明園；那女學生，便是當今皇上新納的貴人。原來那女學生便是紫瑛，皇帝因他愛讀書，便吩咐崔總管把這鄭舉人去請來，在園中讀了一年書；紫瑛却十分聰明，識得的字也不少，皇帝看了十分歡喜。誰知那冰花打聽得皇上又寵上了一個貴人，天天臨幸着，自己這裏頓然冷落起來，懷着一肚子的怨恨，却故意和紫瑛好，常常暗地裏來往着，又送許多好吃好玩的東西給紫瑛。紫瑛到底是小孩兒的心性，他知道什麼奸計，便也和冰花好，兩人背着皇上，把肺腑裏的話也說了出來。後來他們打夥得日子久了，冰花看

紫瑛慢慢的有些入港了。有一天，紫瑛悄悄的告訴冰花說：皇上服下春藥，十分精神，常常一夜到天明，纏繞不休；俺們女人嬌怯怯的身體，如何抵當得住？冰花聽人心中越法妒忌，便想了一條毒計，暗暗的弄了一小瓶毒藥給紫瑛。說：這是提神的藥酒，須早晨空肚子喝下去，到夜裏自然有精神了。紫瑛聽了他的話，他和皇上正在恩愛頭裏，要討好皇上，便背着人把這一小瓶毒藥一齊倒下肚子去，點滴不留。他原不會吃酒的，吃了這酒，頓覺臉紅耳熱，心頭亂跳。他便忍着，依舊上學去。誰知一到了書房裏，那藥力頓時發作起來；這毒藥發作，先封住喉嚨，所以紫瑛祇說得一聲痛，便說不出第二句說話來。皇帝見自己最愛的美人快死了，急得他把紫瑛摟在懷裏，連連嚷着召御醫。待御醫召進宮來，這薄命的紫瑛已死在皇帝懷抱裏。皇帝見接連死了兩個美人，都是中毒的樣子；知道他們一定是遭人的毒手，便立刻要搜查宮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丁文誠誤服春藥，思之令人噴飯；而在當時倉皇驚詫之狀，描來確有此景。於以見帝子之風流放誕，已達極點。一國之君，不以國家人民爲念，飽暖無事，宜其孜孜於淫慾之念，而國事愈不堪問矣！皇帝之殺章佳氏，極人世未有之淫惡，讀之另人髮指；爲帝王者，視女子爲無物，愛則加之膝，惡則墮諸淵，會無絲毫情愛於其間。不獨皇帝爲然，即富家兒之於羣雌也，亦何獨不然？然而女子貪於財勢，有願爲夫子妾者，是亦自取其咎耳！

宮中女子，因妒而自戕，其同類；被戕者固屬可憐，彼行戕者，自身亦在藩籠之中，在帝王目中，同一玩

物耳，生殺予奪，朝不保暮。彼之行妒也，非真妒也，亦欲以固寵耳。紫瑛之死，讀者咸惜之；實則彼冰花何嘗不可憐耶？

第六十六回 目成心許載激蒸族姑 歌場舞榭玉喜識書生

却說：咸豐帝見兩個心愛的妃子，都中毒死了，心中又悲傷又憤怒，便吩咐太監們，在宮中搜查。先從紫瑛手下的宮女查起，又在各妃子的房裏搜查了一遍，都沒有什麼形跡可疑的地方。那冰花做事體十分秘密，他手下的宮女太監，都得了他的好處，誰敢多嘴。皇帝看看查不出憑據，也祇得罷手。祇是想起那瓊兒和紫瑛兩個美人兒，和小鳥依人一般；如今死了，眼前頓覺寂寞起來。想到傷心的地方，不覺吊下淚來。這時他也不召幸別的妃子，祇是一個人，在涵碧山房住宿；左右自有宮女太監們伺候着。那冰花謀死了紫瑛以後，天天望皇帝召幸他，終不見聖旨下來；氣得他一般也是在房裏唉聲嘆氣。那皇帝因想美人想得利害，便昏昏沉沉的病了。咸豐帝性子原是躁急的，如今害了病，越是嚴厲了；那班伺候的宮女，常常吃打。他在病中，喜怒無常，有時把宮女摟在懷裏，有時推下牀去，有時胡亂姦淫一回，有時揪着頭髮，摔到門外去；到十分憤怒的時候，便拔下佩刀來，砍去宮女的腦袋。那班宮女，真是有苦沒有訴處。御醫天天請脈下藥，也沒有效驗。這消息慢慢的傳到坤甯宮裏，給孝貞后知道了；忙擺動鳳駕，親自到園裏去，把皇帝接回宮來。又親自服侍着皇帝。咸豐帝原是很敬重孝貞皇后的，他如今見了孝貞皇后殷勤侍奉，便也感動了夫妻的情分，那病勢也一天一天的減輕了。那恭親王奔訴，是咸豐帝的弟弟；兄弟兩人，平日十分親愛的。

孝貞皇后便去把恭親王請進宮來。那奕訢見了皇帝，便勸諫說：如今國家多故，正賴皇上振作有爲；皇上宜保重身體，恢復精神，勤勞國事。上保列祖列宗之偉業，下救百姓萬民之大難。咸豐帝聽了皇弟的一番勸，頓時明白起來；看看病體已大好了，便傳諭坐朝。那時滿朝文武，許久沒有上朝了；聽說皇上坐朝，大家都歡呼萬歲。皇帝不問國事多日，到此時纔知道南京失守，杭州不保；各路的駐防兵隊，不戰自退。接着又是兩廣總督耆英奏報，說英國兵打進了廣州城。咸豐帝聽了，連說：怎麼辦！怎麼辦！那在朝的官員，大家都和封了口的葫蘆一般，一言不發。後來還是戶部尚書蕭順，奏道：俺們旗人，都是混蛋！只知道吃糧，不知道打仗。請陛下下旨，諭在籍侍郎會國藩，速率鄉團助戰。這個聖旨一下，那班滿洲統兵大員，都覺得丟臉。便有向榮，從湖北打下來，屯兵在孝陵衛，稱做江南大營；琦善也帶着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去攻打揚州，稱做江北大營。這兩路兵馬和太平軍大戰，那東王楊秀清，帶領神兵迎戰。什麼是神兵，原來他兵隊前面，先把十二三歲的男孩子，身披五綵，打扮得和天神模樣，綁在竹竿頭上；一手放着烟火，一手舞弄刀槍，弄得隊前烟霧蔽天，稱做天魔陣。天魔陣後面，跟着一隊女兵，打扮得十分妖嬈；有廣東女人蕭三娘，統帶着女兵，寶髻珠冠，蠻靴紫袴。那三娘長得實在美麗，他走在陣前，祇叫把寶劍一揮，那些兵士便拚命殺去。琦善也統領馬軍，死力殺來。他要洗去旗人都是混蛋一句話的羞恥，便打得十分勇猛；殺了五陣，得了五次勝仗。洪天皇看看清兵來勢甚勇，便不用力敵，而用智取，打發細作，到孝陵衛去，放一把火，燒得江南大兵棄甲而逃。這裏太平軍中林鳳祥，帶兵殺出江北大營，聽得江南大兵吃了敗仗，便也立刻潰散。琦善一

時走頭無路，心中又十分氣憤，便在馬上，拔下佩刀，自刎而死。從此太平軍勢餒大盛，林鳳祥一支兵馬轉戰江北，楊秀清也帶了二萬兵馬，直攻河南歸德；鳳祥又擄了煤船，渡過黃河，打進山西省去。接連飛報到京，咸豐帝立刻召集各部大臣，開御前會議；下旨派直隸總督訥爾經爲欽差大臣，專辦河南軍務，一面催會國藩招募湘勇，在湖北勦辦。會國藩和張亮基創辦長江水師，纔把太平軍制住。咸豐帝自從聽了恭親王的勸諫以後，便十分親信他。咸豐帝祇因平日好色過甚，身體也淘虛了；這時軍務正忙，皇帝也沒有精神辦理，所有一切軍國大事，都由恭親王在宮中幫同辦理。皇帝怕他進出勞苦，便留恭王在宮中住宿。恭王一連在宮裏住宿了十多天，誰知他大兒子在家裏却鬧出一件風流案子來。原來恭親王有一個大兒子，名叫載澂的；宮裏的人，都稱呼他澈貝勒。這位貝勒爺，是嫖賭全才；終日和一班京城地面上的混混，攬在一起，聲色狗馬，沒有一樣不好。尤其是好色，北京地面上的窰姐兒，私窩子，沒有一個不認識他的；大家都稱他太爺。這澈大爺，還生成一種下流脾氣，他家裏雖有錢，他玩女人不愛光明正大拿錢出去娶姨太太，也不愛到窰子裏去化錢做大爺，他最愛偷偷摸摸。他玩窰姐兒，最愛跟別人去吃鑲邊酒；趁主人不防頭的時候，便和窰姐兒偷情去。待偷上了手，便肯把銀子整千整萬的化着。他逛私窩子，也是一般的脾氣。他又最愛姦佔人家的窰婦處女，打聽得某家有年輕的窰婦，或是處女，他不問面貌好壞，便出奇的想法子偷去；待到偷上了手，那女人向他要銀子，五百便是五百，一千便是一千。因此有許多窮苦人家的少婦，都把丈夫藏起來，冒充着窰婦去引誘他。澈貝勒終年在外面無法無天的玩着，化的銀子也不少了；家裏

祇有一位福晉，却沒有姨太太。那位福晉，也因為和貝勒不合，終年住在娘家的時候多。激貝勒天天在外面胡混，慢慢的惹了一身惡瘡，給他父親恭親王知道了，便抓去，關在王府裏；一面請醫生替他服藥調理，在王府裏關了半年，惡瘡已平復了，恭親王放他出來，他依舊在外面胡作妄為。這時正在六月火熱天氣，北京地方愛游玩的男女，都到十岔海去游玩；這十岔海地方，十分空曠，四面荷蕩，滿海開着紅白蓮花。沿海都設着茶座子，又搭着茶棚；有許多姑娘，在茶棚裏打鼓唱書。許多游客，也有看花的，也有聽書的，也有喝茶乘涼的，也有一班男女，在這熱鬧地方，做出許多傷風敗俗的事體出來的。這一天，激貝勒也帶着一班浮頭少年，在那海邊揀一處僻靜地方喝茶；一眼見那欄杆邊有一個年輕的旗裝少婦，坐着，也在那裏喝茶。再看時，那少婦身傍並沒有第二個男子，看那少婦，長得眉清目秀，鵝蛋臉兒，嘴唇上點着鮮紅的胭脂，穿一身白羅衫兒，越顯出細細的腰肢，高高的乳頭來。那粉腮兒上配着漆黑的眼珠。激貝勒見了這樣一位美人兒，禁不住勾起他的舊病來，便接二連三的飛過眼風去；那婦人見了，不覺微微一笑，也暗地裏遞過眼色來。激貝勒見了，喜極欲狂，恰巧有一個孩子，背着竹筐走來，筐子裏裝着蓮藕，過來喊賣。那婦人伸出手來，向那孩子招手兒；激貝勒見這婦人的手，長得白淨尖細，越發動了心。趁他在那裏買蓮藕的時候，便打發一個小廝過來，替他給了那孩子的錢。說道：「這蓮蓬是俺們大爺買着送你的，俺大爺想得你利害，要和你見一面談談心，不知你可願意嗎？」那婦人聽了，笑罵道：「想扁了你家大爺的腦袋！誰有空兒會你家大爺去。」這婦人一邊罵着，一邊卻剝着蓮心吃着。那激貝勒如何肯干休，再三叫那小廝說去，又解下一

方漢玉珮來，送過去，求那婦人；那婦人看他求得至誠，便答應了。說道：俺家裏人多眼多，不便領你家大爺進門去；請你家大爺揀一個清靜地方，俺們會一面罷。激貝勒聽了這話，歡喜得心花怒放，便站起來，把這婦人領出了十岔海，又領到一家酒樓上。這酒樓名叫長春館，激貝勒常在他家喝酒的；店小二認得他是貝勒爺，見他帶了一個婦人，忙把他兩人一領，領進一間密室裏。一邊吃着酒，一邊調笑起來。那婦人原是十分風騷的，三杯酒下肚，越法越媚動人；激貝勒實在忍不得了，便把店裏掌櫃的喚來。這掌櫃原帶着家眷的，激貝勒給他一張一千兩的銀票，要他搬掌櫃奶奶的牀鋪讓出來。那掌櫃的見有銀子，又知道這位大爺是當今皇上嫡親的姪兒，勢力很大，他如何不依；便立刻答應下來。當夜激貝勒和這婦人，便在長春酒樓中，成其好事。他兩人你歡我愛的過了一夜，第二天直睡到日上三竿，纔懶洋洋的起牀來；激貝勒下了牀，那婦人還盤着腿兒，坐在牀沿上，雲鬢半墮，星眼微潤，露着十分春意。激貝勒越看越愛，向他怔怔的；看着那婦人禁不住嗤的一笑，說道：看什麼和你睡了一夜，難道還不認識你姑母嗎？激貝勒被他這一說，不覺又詫異又疑心起來；心想這婦人怪面熟，却在什麼地方見過的？怎麼他自己稱姑母呢？便連連的追問；那婦人祇是抿著嘴笑，不肯說；後來激貝勒問急了，那婦人說道：你先跪下來見過禮兒，俺們再攀親眷。那激貝勒被他風騷樣兒迷住了，真的對他跪下；那婦人伸手去把激貝勒拉起來，說道：我的乖乖，姪兒，待俺告訴你聽罷。你可記得你娶福晉的那年，俺會到你府上來吃過喜酒，你還趕着俺喊小蘭姑媽呢？激貝勒聽到這裏，纔恍然大悟，說道：你的丈大可是蘭大爺嗎？那婦人點點頭。激貝勒一拍手，說道：說可了不

得了！你真是俺家的姑太太呢！俺們五年不見，怎麼老記不起來？昨天見面的時候，你又不說。那婦人聽了，伸手在激貝勒的臉上一擰，說道：俺擰下你這張小嘴來！俺昨天看你急得利害，一刻等不得一刻的了；俺說了出來，豈不掃你的興？再者，你那姑丈，做了一個窮京官，一個月幾個大的官俸，夠俺什麼用？俺也要到外邊來找幾個錢活動活動。如今既遇到了你，俺們便宜不出自家門。說着，便哈哈大笑起來。激貝勒雖明知姑母姪子，有關名分；但看看那婦人實在迷人，迷得利害，他兩人依舊戀戀不捨，天天到這酒樓中來私會。後來日子久了，激貝勒和那婦人商量，要接他回家去住着。那婦人說道：俺家中有婆婆有丈夫，如何使得！大爺倘真要俺，快去，在冷靜地方買下房子，買通幾個混混兒，在路上搶俺去，住在那房子裏，俺和你一雙兩好的住着，豈不甚妙？激貝勒聽了他的話，便在南下窪子地方，買下一所宅院，看看又到了夏天，他姑母依舊一個人到十岔海去喝茶乘涼。正熱鬧時候，忽然人叢中搶出五七個無賴光棍來，攔腰抱住那婦人，搶着便走；那婦人假裝做叫喊着，便有人要上去幫着奪回來。傍邊有人認識那班光棍，是激貝勒養着的；忙說道：這是激貝勒打發來的，誰敢奪去？那人聽說激貝勒，也便嚇得縮在一邊，眼看着這婦人被他們搶去。從此以後，京城地面上沸沸揚揚的傳說，激貝勒強搶良家婦女，好在這種事體，在那時地方上常常有的；大家聽了，也不以為奇。那激貝勒和他姑母，真的在那新宅子裏甜甜蜜蜜的做起人家來；獨丟下那婦人的丈夫孤孤淒淒的，他官也不做了，終日哭哭啼啼的，滿京城裏找尋他的妻子。找來找去，不見他妻子的踪跡；蘭大爺想妻子想瘋了，終日披散了頭髮，坦開了胸膛，哭哭啼啼，在大街小巷裏逢人便告訴他。

妻子被激貝勒搶去了。後來這風聲慢慢的傳到都老爺耳朵裏，便一面派人把蘭大爺送到醫院裏去醫治，一面上奏章參了激貝勒一本。這時激貝勒的父親恭親王奕訢，正在宮裏幫着皇上辦軍務重事，皇帝見了這本奏章，也不說話，遞給恭親王自己看去。恭親王見奏參他兒子姦佔族姑一款，嚇得他忙跪下地來，向皇帝磕頭。皇帝說道：你也該回家去照看照看了。那恭親王帶了奏摺，出宮來，趕到激貝勒家裏，一問，知道貝勒爺多日不回府了。恭王一聽，這事體是真的了，便傳齊府中奴僕，一一拷問，有幾個家人，熬刑不過，便供出說：貝勒爺新近在南窪子買一所宅子住着，爺有沒有荒唐的事體，奴才却不敢說。恭王聽了，便帶同家役人等，趕到南窪子地方，打門進去，果然雙雙捉住。恭王一看，認得那婦人是同族的妹子，這一氣，把個王爺氣得鬍子根根倒豎，一揚手，在激貝勒臉上打了無數的耳光。親自扭着，送到宗人府裏，一面進宮去，先自己認罪，把激貝勒姦佔族姑的情形一一奏明了。咸豐帝聽了，也大怒，下諭革去載激貝勒功名，打落在宗人府高牆裏，永遠圈禁。那婦人也由宗人府鞭背三百，監禁三年，限滿交丈夫嚴加管束。後來恭親王的福晉死了，激貝勒託人去求孝貞后，放他回家奔母喪去，誰如載激一出宗人府，便又橫行不法起來。在他府中的丫頭老媽子，都被他姦污到；他有的是錢，那些丫頭老媽子得了他的錢，便也願意。府裏有一個趕車的，名叫趙三喜，他娶了一個媳婦，住在府裏，人人喚他喜大嫂。却是一個爛污不過的女人。府中上上下下的人，都和他有交情，給激貝勒露了眼，忽然也看中了他，把這媳婦喚進書房去睡了幾夜；誰知這喜大嫂是有毒的，不上一個月，激貝勒渾身惡瘡大發，暗地裏請醫生醫治，終是無效。這時候到了夏天，

惡瘡潰爛，滿屋子臭味薰蒸；激貝勒躺在牀上，不能行動，終日大聲叫着痛。看看到了秋天，那病勢愈重；醫生說不中用了，激貝勒自己也知道不中用了，求着人去把他父親請來，要見一面兒。那恭親王聽說兒子害病，反十分歡喜，天天望他快死；後來激貝勒打發人去請，恭親王不願去見他兒子，連請幾次，他總不去。不知怎麼，給孝貞后知道了；便勸他姑念父子一場，去送一送終，也是應該的。恭親王看在皇后面上，便到他兒子家裏去看望激貝勒。這時激貝勒直挺挺的睡在牀上，祇脹一口氣；恭親王掩着鼻子，走進屋子去一看，見載激穿着一身黑綢衫褲，用白絲線遍身繡着百蝶圖。恭親王見了，連罵該死！該死！一轉身，便走出屋子去。那激貝勒不久便死了。那班王爺們知道了，都說他自作孽。這時英法聯軍，在廣東鬧得十分利害；太平軍趁此機會，沿長江占領太平、蕪湖、池州、安慶一帶地方。南京的李忠王，又帶兵打進杭州一帶。咸豐帝起初原打起精神管理軍國大事，後來看看大局一天糟似一天，便又心灰意懶起來，慢慢兒也不高興坐朝了；在宮中祇和那班妃嬪宮女們玩笑解悶。咸豐帝是最愛南方女子的，他見宮中一班滿洲婦女，總是粗蠢可厭，便暗暗的囑託崔總管在外面物色江南女子。圓明園裏雖也有一個冰花，但他也因日久生厭了；不多幾天，崔總管居然弄了四個江南美人到園子裏來住着。這四個美人，皇帝特賜他四個名字：一個名叫杏花春，一個名叫陀羅春，一個名叫海棠春，一個名叫牡丹春。這四春在園中分住四處，杏花春住杏花春館，陀羅春住武林春色，海棠春住天然圖畫樓，牡丹春住央鏡鳴琴室。他們住的地方，都是十分清幽。咸豐帝在四處輪流臨幸着，十分快樂，越法把國事丟在腦後了。講到這四春裏面，要算牡丹春的面貌最是

濃豔。這牡丹春，是蘇州山塘上小戶人家的女兒；他家門口，是來往虎邱的要道，凡是豪商富紳，每天車馬在他門口走過的很多。那牡丹春閒着無事，又愛站門口；這時有一個姓郭的，原是揚州鹽商，十分豪富，他跟了許多朋友到虎邱來游玩，見了這女孩兒，便十分歡喜，立刻到他家去，願意拿出一千塊錢來，買他回家去做姨太太。這時牡丹春有一個老母，聽說有一千塊錢，十分願意；祇有牡丹春不願意。後來那姓郭的再三挽人來勸說，牡丹春說，定要揀日子和那姓郭的拜過天地做夫妻，纔肯嫁他。後來那姓郭的想牡丹春實在想得利害，便也答應他；揀日子揀在八月十二。誰知到了七月時候，太平軍打破揚州城，那姓郭的逃到蘇州來；趁便把牡丹春母女二人，帶着逃進京去。沿路牡丹春避着姓郭的，不肯和他同房；直到了京裏，這時崔總管正在那裏打聽江南來的人家，可有美貌婦女。後來聽說姓郭的家裏有一個美人，崔總管和姓郭的去商量，願意拿六千兩銀子，把牡丹春買進宮去；又答應給姓郭的五品京堂功名。那牡丹春聽說進宮去，他十分不願意；無奈這姓郭的因貪圖功名，把牡丹春哄進園去。祇見裏面池館清幽，水木明瑟；曲曲折折，到了一座大院子裏。有兩個旂裝女人，上來纔扶他；走進屋子去，見一個男子，方盤大臉，坐在榻上。那男子身後，也站着許多旂裝女人；那男子的衣服，渾身黃色的。許多男人，穿着袍褂，大家都喚坐在榻上的那男子叫佛爺。牡丹春進了屋子，便有老媽媽上來，領他到榻前跪下見禮。對他說：這位便是當今的萬歲爺。牡丹春到了這時，也便無可奈何，祇得暫時依順着。皇帝却十分寵愛他。同時進園來有五六個漢女，內中有一個揚州女子，年紀祇有十五歲，却十分活潑；他進宮來不多幾天，覺得厭悶，常常嚷着要出去。

牡丹春勸他耐心守着，他不聽；有一天夜裏，他覲宮女不防備的時候，溜出園去，被園外的侍衛捉住了，送進園來。皇帝知道了，大怒，立刻發給管事媽媽，拿白羅帶絞死。從此江南來的美人，見了都害怕，死心塌地的住在園中了。講到那海棠春，原是大同地方的一個女戲子，小名玉喜；常常到天津戲園子裏來唱戲，唱青衫子，面貌又標緻，嗓子也清亮，又能彈琵琶，吹羌笛。那班王孫公子，天天替他捧場；在他身上化的錢，也整千整萬了，却一個也看不上玉喜的眼。內中有一個窮讀書人，名叫金宮蟾的，也迷戀着玉喜的美色，天天到他戲園子裏去聽戲。每去，總是坐在臺口，仰着頸子，目不轉睛的看着聽着；雖是刮風下雨的天氣，他總不間斷的。這金宮蟾原也長得眉清目秀，白淨臉兒；天天玉喜在臺上唱戲，也看見臺下有這麼一個人，在那裏癡癡的看着他。起初玉喜還不覺得，後來日子久了，玉喜也不覺詫異起來。這時候正是大熱天氣，平日那班捧場的王孫公子，都怕熱不來聽戲；池子裏賣座很少，獨有這金宮蟾依舊恭恭敬正的坐在臺口，臉上淌下汗來，他連扇子也不帶。玉喜在臺上一邊唱戲，心中不覺感動起來，因此臺上唱的越法有精神，臺下聽的越法有趣味。別人都不曾領會這意思。待玉喜唱完了戲，卸了裝，便悄悄的走下池子來，在金宮蟾身傍陪坐着。這金宮蟾幾年來一片至誠心，如今竟得美人屈駕，真是喜出望外。但是他雖是想玉喜想得利害，到底他是一個書獃子，在這人衆之下，見了這位美人兒，不覺怕起羞來，一時裏找不出話來和他攀談。後來還是玉喜先開口，問他尊姓大名；這是他們唱戲的對於老看客的老規矩。那池子裏四面的看客，也不看臺上了；大家把眼光注定在他兩人身上，嘴裏嘖嘖稱羨，說這客人豔福不淺。金宮蟾被衆人

的眼光逼住了，越法說不出話來，除告訴了他名姓以後，漲得滿臉通紅，也找不出第二句話來問他。玉喜看他怕羞怕得利害，心中越法愛他，悄悄的告訴他家住在那街某某衙門，對他嫣然一笑，轉身去了。這金宮蟾待玉喜去了半晌，纔把飛去的魂靈，收回腔子裏來；正要站起身來出園去，忽然想到自己原是一個窮讀書人，進京來趕考，銀錢原帶得不多，偶然到園子裏來聽戲，却被他的美貌迷住了，每天買戲票的錢，還是典質得來的，如今已把皮袍質了錢，在這客地裏，借無可借，當無可當，兩手空空，如何去見得我那美人？欲知這金宮蟾後來能見得玉喜的面否，且聽下回分解。

「許多窮苦人家少婦，都把丈夫藏起來，冒充着寡婦去引誘他。」載激之淫惡，固是可殺，然彼少婦之夫，人格之墮落，亦已盡矣！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於以嘆世風澆薄，道德淪亡；世界愈繁華，名節愈不可問，此實虛榮之罪也。

北京十岔海，男女雜沓，每至夏季，不知鬧出若干風流事故；人徒見載激蒸族姑耳，實則凡此熱鬧市場，滅倫傷紀之事，無日無之，無地無之。此其大病，一在於閒蕩無業者多；一在於虛榮引人，不覺傷其名節也。

名優名妓，每鍾愛於窮酸；以其樂於就範，而足供我玩弄也。其性質亦如男子之玩寵姬。玉喜之與金宮蟾，人徒見玉喜之有情真熾，金宮蟾之癡迷顛倒，爲一雙兩好；而於其分離，則咸爲之悼惜。實不知情天無圓滿之日，彼玉喜與金某，苟長此一雙廝守，則缺憾亦隨之而起矣！

第六十七回 傾心一笑杏花春解圍 祝髮三年陀羅春守節

却說金宮嬪迷戀玉喜，又苦得沒有銀錢，祇站在戲園門口發怔；心中想不去呢，又捨不得丟下這美人兒，要去呢，又苦得囊中空空。後來發了一個狠，把身上穿的紗大褂子脫下來，到長生庫中去典了幾吊錢；穿換了一件夏布大褂子，踱到玉喜院子裏去。玉喜見了，滿面堆下笑來，迎接着；他師傅見了這樣一個窮書生，連眼角兒也不去看他。玉喜見房裏人看他不起，便替他說道：他是六王爺家裏的師傅，很有勢力的；你們倘然怠慢了他，能叫俺們立刻存不住身。他家裏的人聽了也害怕，停了一回，擺上酒來，玉喜陪着他在房裏；兩人密密切切的一邊談着心，一邊喝着酒。金宮嬪這時快活得好似登了天一般，吃完了酒，金宮嬪從袖子裏抖出幾吊錢來，放在桌上，轉身便要告辭出去；玉喜一把抓住他的袖子，笑說道：你真是一個傻子！誰要你的錢來？再者，你既到了俺這裏，也由不得你回去了。說着，便把他捺在椅子上。這原是金宮嬪求之不得的，便樂得嘻開了一張嘴，再也合不攏來。他兩人在房中調笑了一陣，便雙雙入幃，同圓好夢去了。第二天，清早起來，玉喜自己拿出錢來，替他開發了房中婢女和師傅們，整整化了一千兩銀子。那班下人得了銀錢，便千多萬謝；從此以後，院子裏的人都拿他當貴客看待。玉喜每天戲園子裏回來，金宮嬪便早已恭候在他房裏了；那班王孫公子，還睡在鼓裏，還在玉喜身上拚命的化錢。玉喜拿了他們的錢，暗暗的去貼給金宮嬪。後來玉喜打聽得宮嬪家裏不會娶過妻子，便打定主意要嫁他；拿出歷年的體己銀子來，悄悄的去給宮嬪，在三不管地方，買下一所宅子。他兩人天天商量着如何打扮這座屋子，買了許多木器，

把個屋子鋪設得簇新；揀了一個吉日，打算第二天他們成雙作對的搬進新屋去住。宮嬪僱了許多婢僕，先一日在新屋子裏住着；到了第二天，僱了一輛車兒，趕到玉喜家裏迎接他進屋去。宮嬪走進院子去一看，頓覺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走到玉喜房裏去一看，祇見脂粉凌落，幃帳蕭條。祇有一個老婆婆守着空房。宮嬪急問時，他模模糊糊的說道：進宮去了。宮嬪再三問時，也問不出一個細情來；沒奈何走到戲園子裏去候着，直候到曲終人散，也不見玉喜的影踪。祇聽得一班看客，沸沸揚揚的說：玉喜昨晚被宮裏拿三萬兩銀子買去做妃子去了。宮嬪聽了，心中一氣，魂靈頓時出了竅。原來玉喜果然被崔總管訪到了，連夜和他老鴇說明了，買進宮去。皇帝看他兩朵粉腮兒紅得和海棠花似的，便取他一個名字，叫海棠春。宮嬪在外面打聽得千真萬真，便悄悄的回到新屋子裏去，一條帶子吊死在牀上。那海棠春進得宮去，也因想宮嬪想得利害，一病不起，抑鬱死了。在四春裏面，年紀最小，皮膚最白的，要算是杏花春。講到這杏花春，原是好人家女兒；祇因從小死了父母，他叔父拿他賣在一家姓石的大戶人家，做陪房丫頭去。那石家祇有一位小姐，杏花春便終日陪伴着這位石小姐；石小姐的父親，進京做官去，把家眷帶在京裏。後來石小姐嫁了一位徐尙書的少爺，杏花春也跟着到徐家去做陪房丫頭；那徐少爺也是一位侍郎，見石小姐長得標緻，便出奇的寵愛起來。因寵愛，便變成了一個懼內的丈夫。這時杏花春年紀也到了十五歲，懂得人事了；長着水盈盈的兩粒眼珠，蘋果似的兩朵粉腮兒，一張櫻桃似的小嘴，嘴邊長着兩個酒渦兒，笑一笑，對人溜一眼，真要叫人丟了魂靈。他小主人石侍郎，趕着要調戲他；祇因夫人的醋勁大，又不敢放膽下手，祇

得在背地裏動手動脚。那丫頭也因主母寵愛他，一心要想嫁一個如意郎君；任你主人如何調戲他，總是不肯。後來石侍郎忍不住了，向他夫人跪求，要這個丫頭做姨太太；他夫人聽了大怒，忙把這丫頭藏起來。這時有一位宗室福晉，和石侍郎夫人最說得投機，硬把這丫頭去寄存在宗室家裏；那宗室貝勒，原是和崔總管通聲氣的，知道那崔總管正在外面物色江南美人，見了這丫頭，便讚不絕口，忙去和崔總管說知。崔總管到宗室家裏去一看，連聲說妙。貝勒福晉立刻去把侍郎夫人請來，和他說明。崔總管願拿出二萬銀子來，買這丫頭進宮去。侍郎夫人聽了，滿口答應。心想這魚腥攔在家裏，難免被丈夫偷上手；如今送他進宮去，落得眼前乾淨。石侍郎便辦了一桌酒，請這丫頭上面坐着，夫妻兩人雙雙跪下，對他拜着求他見了萬歲爺，替他說些好話。這丫頭也點頭答應。一進宮去，取名杏花春。受皇帝的寵幸。杏花春也常常在皇帝跟前，替石侍郎說許多好話。後來這石侍郎果然很快的陞了官，不到一年工夫，直放河南布政使。這杏花春生性善笑，笑的時候，靚犀微露，星眼也斜；咸豐帝便在盛怒時候，見了這杏花春的笑容，也便立刻轉怒爲喜。咸豐帝又愛吃酒，酒醉的時候，常常發怒；每到發怒的時候，便有一二個太監或是宮女遭殃，輕的吃打，重的被皇帝殺死。到酒醒的時候，又十分悔恨，拿出整千萬的銀子來撫卹那遭殃的。祇有杏花春陪侍皇帝，從不會吃過虧，每到盛怒時候，祇叫杏花春展齒一笑，倒在皇帝懷裏；皇帝也立刻把怒容收起，滿面堆下笑來，伸手把杏花春摟在懷裏。說道：這真是朕的如意珠兒呢！因此別的妃嬪，遇到皇帝盛怒時候，便來求着杏花春去替他討饒，皇帝沒有不准的。宮裏上上下下的人，都稱他歡喜佛，又稱他劉海喜。杏花

春看待那班宮女，也是十分和順。祇有一樣，是杏花春最壞的脾氣；他別的不愛，祇是愛錢財。他房裏藏着一個大撲滿，有時得了皇上的賞賜，他都拿去藏在撲滿裏；一任同伴無論如何哄騙恐嚇，他總不肯拿出一個錢來。皇上知道他的脾氣，格外多賞他些。因此杏花春的私藏很富，他祇怕有同伴的妃嬪向他借貸，他見了人，便說自己窮得利害。他在宮中，終日無非想弄錢的法子；他仗看皇帝寵愛，有時有別的妃嬪求他去，皇帝跟前討饒，他便伸手向那人要錢，一開口便是五百兩一千兩，缺分文不可，那人爲要保全自己的性命，沒奈何祇得如數給他。任你事體如何急迫，銀錢倘不如他的數，他總不肯去。那人急了，真正沒有錢，也須寫一張借票，他纔肯去。票子到了期，他便百般索取，少一文不行的。許多妃嬪在背地裏怨恨他，牡丹春原是十分奸刁的，他見杏花春太不講交情，便想出一個法子來捉弄他。知道杏花春是愛賭錢的，便在暗地裏和同伴說通了，哄他入局；起初故意給他得些小便宜，杏花春看自己贏了錢，便十分高興，從此他在日長無事的時候，便四處拉人入局。後來他慢慢的輸了，起初小輸，他還肯拿出錢來照賠；後來輸得大了，一輸便是幾千，他便不肯拿出現錢來，總是推三阻四，約定了償還的日子，到了期，他又抵賴不認。有一天，咸豐帝一人在園中閒走，從尋雲榭繞過貽蘭亭後面，祇聽得亭前一片鶯鳴燕啣的聲音，接着又是嬌聲喝打。皇帝悄悄的趨向亭前去，祇見亭前草地上，一羣宮女圍着；從人叢裏望進去，祇見兩個漢裝妃子，揪住了在草地上打架。一個瘦小的，被一個長大的，按在地下，祇見他擎着兩隻小腳兒亂頓；那長大的妃子，一幅石榴裙兒，浸在草地上一汪泥水裏。正扭結不開的時候，皇帝看了也發笑；忙推開衆人，上去

親自扶他們起來。他兩人還各自低着頭，子揪住雲鬢，不肯放手。皇帝看時，認識一個是杏花春，一個便是牡丹春。兩傍的宮女齊聲喊道：萬歲爺來了！還不放手嗎？他兩人聽得了，纔放了手。看他們雲鬢蓬鬆，嬌喘噓噓；皇帝問：爲什麼事？牡丹春一邊喘着氣，一邊奏說：杏花春賭輸了錢，祇是抵賴不還。皇帝問杏花春輸了多少錢？杏花春回奏說：一共輸欠了六千多兩銀子。皇帝聽了，不覺一笑。說道：朕替你還了罷，不用鬧了，快陪朕吃酒去。牡丹春聽了不服氣，把粉頸兒一側，小嘴兒一撇，說道：顯見杏花春是佛爺寵愛的，佛爺替他賠賭賬，一賠便是六千兩；俺們是趕不上，怪不得一個大也不見賞下來。皇帝看牡丹春這種嬌嗔模樣，不覺哈哈大笑起來，忙說道：朕賞你，朕賞你也賞你六千兩銀子如何？傍的妃嬪一聽說皇帝有賞，便齊聲鼓噪起來；你也要賞，我也要賞，皇帝統統答應。每一位妃嬪，賞銀三千兩；每一個宮女，賞銀三百兩。頓時一片嬌聲說：謝萬歲爺賞！咸豐帝聽了也快活。一手搭住杏花春的肩頭，一手搭住牡丹春的肩頭，後面跟着一羣妃嬪宮女，迤邐向雲錦墅正屋走來。便在屋中開懷暢飲。當夜牡丹春和杏花春兩人，同被召幸。從此以後，杏花春開了例規，凡是自己輸了錢，總求皇帝代還賭賬；那班妃嬪見有皇帝代他還賬，便索興大家串通了騙他的錢。後來杏花春的私房錢越積越多，竟積到十萬多銀子；却悄悄的叫太監拿出宮去，交給他主母布政使太太，替他存放生息。那銀子利上滾利，一天天多起來了；杏花春祇怕他主母起黑心謀吞他的銀子，便打發太監去對他主母說，要他主母出一張憑據。他主母聽了，十分生氣，立刻要把銀子退回宮去還他。杏花春害怕起來，情願拿一萬銀子孝敬主母；他主母不肯收，杏花春無法可想，便在皇帝跟前，

替侍郎的兒子說了，賞他一個小京官，纔罷。後來外國打進京城來，西太后趁忙亂的時候，叫太監暗地裏去把杏花春勒死了；把他的銀子，統統拿了去。這都是後話。如今再說那陀羅春進宮時候悲慘的情形：皇帝得了杏花春牡丹春海棠春三個美人以後，立意要再去一個美人來，湊成四春。有一天，皇帝喬扮作客商模樣，出宣武門閒玩去；走過金鎖橋下，遠遠望見對岸一個女孩子，在河埠洗衣服。那面貌長得十分美麗。急過橋去看時，那女孩兒已走進一座黑漆臺門裏面去了。皇帝在門外守了一回，不見他出來；當日回宮去，便吩咐崔總管，明天多帶幾個侍衛，到他家打聽去。那總管奉了聖旨，第二天趕到金鎖橋，先在他四鄰探問，纔知道這家姓李，家中祇母女二人，母親是個寡婦，女兒今年十七歲了。崔總管聽說都是女流之輩，諒來總是容易弄到手的，便去金店裏兌了一千兩銀子，分開裝在四隻紅盤裏，叫四個侍衛捧着；崔總管前面領着，打門進去，把銀子攔在廳屋裏，把來意說明了。那寡婦聽了，一口拒絕，說道：俺女兒已訂有婆家了；便是沒有婆家，也不願葬送他到深宮裏去。誰希罕你的銀子來！快拿出去！雖說是皇帝家裏，也要講個理，怎麼可以強逼良家女子做這下賤事體？快出去！你若不出去，俺便到提督衙門告狀去。崔總管聽了，不覺大怒，說道：量你一個婦人，怎能跳出俺家萬歲爺的手掌？俺如今且去，在這十小時內，管教你家破人亡。那寡婦聽了，正要說話；還是他女兒走來，把母親拉進屋子去。直待崔總管去遠了，他女兒對母親說道：孩兒聽說當今皇上，是個色中餓鬼；那班強徒，雖暫回宮去，便要再來。孩兒若不避開，便要遭他們的毒手。孩兒不如暫時避到姨母家中去。他母親聽了女兒的話，便把女兒送去姨母家中藏着。到了傍晚時候，

那崔總管帶了十數個侍衛，淘淘湧湧的打進門來；原打算搶劫他女兒的。後來在四處一搜，搜不出他女兒；便揪住了這寡婦，在大街上走去。頓時沸沸揚揚，滿京城都說着。消息傳到他女兒耳朵裏，便要挺身而出救他的母親；後來被他姨母攔住，說道：你這一出去，便是自投羅網了。他們便拿你母親恐嚇着罷了。照我的意思，不如趁此機會找你女婿去；你兩口子立刻成了親，拉着你女婿一塊兒求統領老爺，那老爺見你是有夫之婦，便也無法可想。便是當今皇上，也不好意思硬折散你們夫妻的。這女孩兒到了此時，也顧不得了，祇得託他姨母找媒人到婆婆家說去；誰知他那女婿已在兩年前到南邊去，還不會回來。如今落在亂兵手裏，生死還未卜呢。女孩兒聽了這個話，自己想想命苦，悲切切的哭了一場；到半夜時分，解下腰帶，向牀上上吊尋死。被他姨母知道，從牀上救他活來。祇怕鬧出人性命來，將來宮裏向他要人，又要擔許多干係。便勸女孩兒自己投到尼庵裏去削髮爲尼，李小姐也依從了他姨母的話。他母親原有一個尼姑認識的，名叫月直，是這裏西山上白衣菴中住持。當時李小姐便投奔了他去，那月直接着問起，知道李家太太被官裏捉去，皇帝要把李小姐取進宮去；聽了又可憐又可怕，忙勸住李小姐的哭。照李小姐的意思，便要立刻剃下頭髮來。後來還是月直勸住說道：你既到了菴裏，那官家也決不敢到來搜查。況且你那女婿生死未卜；你若剃了頭髮，倘然你女婿回來了，叫我如何對答？你既是借我們蓮佛地來避避災難的，儘可以帶髮修行；待你母親放出來了，你家女婿回來了以後，再和他們商量去。他們許你落髮，你便落髮，那是老尼也就不着干係。李小姐聽了他一番勸說，便也依了他，暫時帶髮修行；跟着那老尼晨鐘暮鼓，清聲

紅魚度他寂寞的生涯。那官裏天天搜尋李小姐，兀自不肯罷手；他們打聽得李小姐躲在他姨母家裏，也會到那姨母家裏去搜尋過，尋不到李小姐的踪跡，便連他姨母也捉去監裏關着，天天拷問。可憐那李家寡婦年紀也大了，在牢監裏挨凍受餓，肚子裏又氣，身上又受着刑罰，莫說是一個老年婦人，便是強壯少年，也要給他們磨死了。果然不到幾天，那李家寡婦便死在監裏。官裏明欺李家沒有人，便給他一口薄皮棺材，裝着屍身，抬去義塚地埋下。那姨母却因他姨丈上下化錢，便放了出來。李小姐住在菴裏，却一點沒有知道；直待他姨母從牢監裏放出來，悄悄到菴裏去告訴，這一番傷心，直把這位李小姐哭得死去活來。他口口聲聲說母親的性命，是被他害死的；如今願跟着他母親一塊兒死去，他終日尋死覓活。那月真和菴中的衆位師太，晝夜隄防，李小姐看看死不得，便另打了一條主意，求着月真說自己的命已苦到極地，求師父准他落髮苦修。月真看他心志虔誠，便也答應他，揀了一個好日子，給他剃度。到了那日，佛座前香花供養着，李小姐跪在當地，有兩個年長的女尼上來，把他頭髮打開，分兩股梳着，披在兩傍。月真上來，念過一卷經；那女尼拿起快刀，颼颼的剪下去，那李小姐的眼淚，到了此時，也不覺撲簌簌的落下來。頭髮剪去，留一圈頂髮披上袈裟；月真給他一串牟尼珠，可憐玉貌花顏女，長伴青燈古佛傍。合個菴裏的女尼們看了，誰不可憐他。誰知他命宮燬，災星未退；有一天忽然白衣菴裏來了十數個太監，喝女尼們齊來接駕。那月真帶領衆徒弟，匍匐在地；停了一回，風軒駟馬，果然皇帝到了，衆女尼齊呼佛爺萬歲萬歲。那皇帝直入內殿裏，拜過佛，便高坐坑上，把菴中女尼一一傳喚過來見過。太監傳話下去，問菴中女尼是否到齊？

如有未到的，快快喚出來見駕。若有半個不字，管叫你白衣菴立刻搗成齋粉。月真沒奈何，祇得上前來跪奏說：還有一個初來徒弟，年輕怕羞，不諳禮節，怕犯了聖駕。皇帝傳旨下去，叫把那徒弟傳喚出來，恕他無禮。李小姐這時躲在殿後，原聽得親切，心想吾命休矣！不如趁此自盡了罷。一眼看桌上擺着一柄剪刀，他拿起剪刀，向喉嚨裏刺去；說時遲，那時快，早有三四個太監搶進屋子來，把他剪刀奪去，不由分說，一個人拉着一條臂膀，後面兩個人推着，橫拖豎拽的推上殿來。這時李家小姐雖已剪去頭髮，但一圈劉漢髮兒，後面襯着粉頸，前面齊着蛾眉，豐容盛鬋，不減從前在金鎖橋下遇見時的一段風姿。皇帝看了，禁不住笑逐顏開，說道：美人美人，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如今好好的跟朕進宮去罷。李那小姐跪在下面，祇有哭泣的分兒，却說不出一句話來。皇帝看他哭得可憐，又被他美色感動了，便親自走下座來，拿袍袖替他拭乾臉上眼淚，用好言勸慰他，說道：朕和你也是前世有緣，自從那天在金鎖橋下見面以後，害得朕眠思夢想，廢寢忘餐；如今來喚你，也並不是要硬逼你失身於朕，朕求美人可憐朕一片癡心，早早跟朕進宮去住着，使朕得每日望見美人的顏色，亦已心滿意足了。倘然美人要立志修行，朕也不敢相強。祇是這種齷齪狹小的地方，也不是美人可以住得的；朕圓明園中佛殿很多，美人進園去，愛在什麼地方修行，便在什麼地方。朕便打發個宮女伺候美人，絕不相強。皇帝這一番話說得溫存體貼，左右侍從的太監們，從不會聽得皇帝說過這種溫柔話，聽了十分詫異。接着皇帝問外面可曾預備美人坐的車兒？大家齊聲答應說：早已備齊。皇帝吩咐：把這美人好好的扶出去。李小姐見太監上來扶他，急得逃到月真跟前，

向月真懷裏躲去；那月真到了此時，看看也庇護他不得了，便親親切切的勸慰他一番。又附耳低低的對李小姐說道：小姐到了這時候，也倔強不得了，皇上一動怒，性命便不保。如今皇上既答應聽你宮裏去修行，我看這位皇帝也還懂得可憐女孩兒；祇叫小姐立定主意，不肯失志，皇上也無可如何了。李小姐聽了月真的話，心中便打定了一個死字的念頭，一任他們把他接進宮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美人一笑解千愁，杏花春有焉。

女子一入宮中，則萬千幸福，俱已銷沉。得寵幸者，供帝王朝夕之玩弄，會無情愛之可言。不得寵幸者，長門永巷，坐老玉人。因此彼妃嬪所事者，非爭寵，即愛財；杏花春惟利是圖，亦有獨到之處。宣武門外，何美人之多也？然李家女兒，已開到荼靡矣。卒能以堅柔保其貞，爲人間女子所難能。陀羅春之雅號，惟此貞潔之美人足以受之。

